

書書 目評

13



設計 / 楊國台

BOOK REVIEW AND BIBLIOGRAPHY 版出日1月5年62國民華中

今天——
就是一個新的開始

學習語言，您曾為缺乏一種有効工具而失望困擾嗎？郊遊旅行、欣賞音樂，您曾想望一種時髦又完美的錄音機嗎？那麼……從今天開始，就讓最佳音質、音響的“國際牌提跟聽錄音機”為您拉開這個新年的序幕吧。



強韌伸縮提把，攜帶方便。

隱藏式麥克風，靈敏度高。

自動錄音，音質純美，永不失錄。

交直流兩用，使用自如。

RQ-711S

National Cassette Recorder

* 請向各大電器經銷商及百貨公司電器部選購。



國際牌 提跟聽 錄音機

國際電化商品股份有限公司 總代理

書書 目評

BOOK REVIEW & BIBLIOGRAPHY

13期 目錄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一日出版

專論	陳芳明 [21]	細讀顏元叔的詩評
	吳魯聲 [55]	新批評
書評	謝惜亭 [45]	當代福音書研究
	唐吉松 [15]	「只有一個地球」
讀隨筆	張欣伯 [71]	淺談「移愛記」
隨筆談	陳鼎環 [87]	關於「紅樓夢原理」及其他
	朱西甯 [112]	評「變不出的掌聲」
短評	徐士佳 [42]	讀「春天華爾滋」的一點感懷
	丹扉 [78]	談呂秀蓮的「新女性主義」
	野人 [81]	「新女性主義」讀後
	林森 [68]	作家要多讀書
書目	單雲生 [126]	電影藝術·黑澤明的世界
	本刊資料室 [6]	內銷中文雜誌目錄
	本刊資料室 [103]	作家書目
專訪	藍祥雲 [109]	三月新書
書簡	邱秀文 [117]	「兒童文學」周刊總目錄
	喬治高 [62]	訪魯稚子談「讀書先生」
	左秀靈 [85]	喬治高書簡
前後語欄	李師鄭 [114]	我譯「源氏物語」
	林以亮 [127]	書評信箱
	呂秀蓮 [12]	「林以亮論翻譯」後記
	覃雲生 [54]	「尋找另一扇窗」再版序
	莊園 [3]	遠來的和尚：談內銷的中文雜誌
	本刊資料室 [122]	「查拉杜斯屈拉如是說」
	本社 [93]	作家話像
	社 [135]	編後
	邁 [①]	批評索引

封面設計：楊國台 刊頭設計：古統賢 作家畫像：沈臨彬

■ 本刊文字及圖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

歐美地區定價(含郵費)：

每冊：美金一元(平郵) 美金2元(航空)

一年(12期) 美金10元(平郵) 美金17元(航空)

亞洲地區定價(含郵費)：

一年(12期) 美金6元(平郵) 美金10元(航空)

長期訂閱請將支票或郵局滙票逕寄本社，海外訂閱

請以美金支票抬頭 Mrs. Celia Hong

逕寄本社：P.O. Box 39-33, Taipei, Taiwan, R. O. C.

本社美方聯絡人

Mrs. Jane Shih

304 Bliss Dr.

Urbana, Illinois 61801

U. S. A.

書評書目

每月一日出版

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一日創刊

(一至八期為雙月刊，第九期起改月刊)

發行人：洪敏隆

出版者：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編輯者：書評書目編輯委員會

社址：臺北市博愛路五七號(四樓)

信(稿)件請寄：臺北市

郵政信箱三九——三三號

電話：三三三七六三

劃儲戶：一九二七四號

總經理：遠東書報社

印刷者：協林印書館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誌第三七四〇號

臺灣郵政管理局新聞紙登記執照三三二二三號

二年

(2412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定價每冊20元

郵撥戶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遠來的和尚：談內銷的中文雜誌

覃雲生

這一次，我們整理的是內銷的中文雜誌，所謂「內銷雜誌」是指在臺灣以外的地區印刷，編輯及出版，並且也銷至臺灣本地的中文雜誌。在這項整理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我們的心情不是很愉快的。

這批內銷雜誌從後面所列的目錄中可以知道，絕罷。

大多數是來自香港一地，固然說香港與臺灣同是中國人的世界，但是由於時空條件的不同，使得兩地儼然就有了如東、西方的差異了。至於其他有雜誌內銷進來的國家，與我們之間的時空差異就更大了，有了這樣的基本認識，我們且開始做一番整理後的心得報告

中國有句諺語，說「遠來的和尚會念經」。這句話有三層指義：第一、遠來的和尚，經的確念得好。第二、本地的和尚，經念得不好。第三、相較之下，遠來的和尚竟然較諸本地的和尚更會念經？因此這句

話中就含有許多的自卑、無奈以及自嘲的意味。我們發現自外地內銷進來的中文雜誌，正是呈現着這種使我們無言以對的局面。因為這批雜誌在單位數量上是薄弱的，它的份數不及本地份數的四分之一，然而它的銷售量却委實的驚人，竟然擁有數倍於本地雜誌的讀者。（這一點是可以利用該雜誌在市場上流動的能力作為證明的，再簡單地說，在路上是看着（或執着『書評書目』的人抑是看着（或執着『讀者文摘』的人多？）那麼，有心人就應該捫心自問：是什麼原因使得廣大的讀者羣，樂於去照顧這批遠客，而對本地的雜誌却少人寒暄呢？

我們且暫越的從上面所說及「遠來和尚會念經」的三層指義上，試着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首先討論第一層指義。

不錯，這些遠來的雜誌的確在許多方面優於本地的雜誌，就外在的形式而言，無論在印刷、裝幀、紙張、編排各方面，是十分精美的，這種「精美性」的程度，端賴其中所蘊涵着的某種「異國情調」，猶如其雜誌的內容。在各國的神話傳說中，總有「不得開啓某一扇門」的故事，但在故事的結尾，那門總是會

被好奇心所驅使的人所打開，由此可知，人的求知慾是天成的，加上我們地處狹島，因此對於外地風土人情的需求瞭解也愈迫切。所以外地內銷雜誌在內容上自然擁有的「異國情調」，再加上外在形式的愆惠，一個平凡的讀者怎能不被刺激起購買慾呢？再就其發行對象來說：也許是由於外地的生活水準高於我們（尤其是香港），因此它的雜誌對象多半是中等以上階層的人家，雜誌中的類型也多半是有關汽車、電器、音響的，或者是有關娛樂圈中種種「偉大戀情故事」及所謂上流社會之生活種種的文藝等等，當然還包括了武俠及現代「俠義」。這種種哪裏是我們這裏的小市民平日所能見到的呢？於是在這種「異國情調」的刺激之下，衆人紛紛擇其所好，終於造成了這件事實——也就是崇洋媚外的心理作祟。

現在討論第二層指義。

那麼，在這種比較之下，本地的雜誌究竟有哪幾個地方比不得這批遠客呢？我們願意大膽的指出：

一、包容力不够強。凡是一份好雜誌，它的作用不外乎傳播知識與淨化人心等的文化功能，在這個前提之下，一份好雜誌的編輯必須對內容有所取捨，首

貴在精確，次為新穎，再次為實用，這正是外地雜誌的長處。

二、文字不够簡潔。這點毋庸贅述。

三、印刷不够精美。也就是在裝幀上不够慎重，但今天是一個「推銷自己」的時代，多費些神裝扮自己的外表總是件樂事。

接着我們就導入了第三層指義的討論了。

是否我們的雜誌，竟然比不得外地的內銷雜誌麼？我們以為不是的，因為內銷的雜誌固然有甚多的優越處，但這些優越處也正是其致命傷。

從知識的傳播上說，我們且以銷售量居於首位的「讀者文摘」為例，它的包容力極強，文字之簡潔、優美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而且裝幀十分精緻，這些都是為旁人所不及的長處，但是它所傳播的，很不幸的，我們不能稱之為「知識」，只能說是「常識」，一本「讀者文摘」其內容之廣泛，可以說囊括了所有雜誌的可能性，然而它却不能提供讀者任何體系完整、脈絡分明的知識，只能作常識性的說明，但是何以

讀者們樂予去購閱呢？我們覺得無非是一種讀書人依賴心罷了，往往讀過了某些文摘，便自以為讀過了那本書，年久月深，其所造成知識性的殘缺，其結果是很可怕的，因此，本地有些雜誌的東施效顰倒反而是貽人笑柄了。

再者，就人心的淨化上說，由於地域性道德觀念的不同，加上無能傳播完整的知識，因此內銷雜誌在這方面的功能可說是完全的喪失了。尤其是一些消遣性質的雜誌，更是以腐蝕人心為一大號召，本地竟然也有起而效仿者，真是不可思議。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外地內銷的雜誌在其外在的形式上多勝於本地雜誌，而本地雜誌在內容上較諸內銷雜誌則要純樸、完整很多，但是却少吸引力，就這點而言，截長補短的成就是指日可待的，但是取人之長並不意味着全盤的模仿，想當年玄奘取回卷帙浩繁的梵文經典，也未嘗使中國變成一個宗教國家，反而充滿了哲學意味哩。其功夫就全在於如何的運用這些外來的經書了。

內銷中文雜誌目錄

覃雲生

學術類

- | | | | | | | | | |
|-------------|-----------------|-------------|----|----|------|---------------|------------------|-----|
| 雜誌名稱 | 發行人 | 主編 | 開本 | 定價 | 創刊年月 | 社址 | 臺灣地區代理處 | 註 |
| 紅樓夢研究
專刊 | 香港中文大學
學新亞書院 | 紅樓夢研
究小組 | 廿四 | 四五 | 五六、四 | 九龍郵箱K八九九
號 | 弘道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 半年刊 |

綜合類

- | | | | | | | | | |
|------|-----|-----|----|----|------|-----------------------|--------------------|----|
| 雜誌名稱 | 發行人 | 主編 | 開本 | 定價 | 創刊年月 | 社址 | 臺灣地區代理處 | 註 |
| 新聞天地 | 卜少夫 | 編委會 | 十六 | 一〇 | 三四、一 | 香港德輔道中四四號
日發大廈九〇三室 | 臺北市開封街一
段一〇〇號二樓 | 週刊 |

今日世界

- | | | | | | | | | |
|------|---|-------------|----|----|------|-------------------|---------|--|
| 今日世界 | 今日世界出
版社 | 今日世界
出版社 | 十六 | 一〇 | 四一、三 | 香港九龍郵政信箱
五二一七號 | 新亞出版社 | |
| 讀者文摘 | De Witt Wallace
Lila Acheson Wallace | 林太乙 | 卅二 | 二二 | 五四、三 | 香港皇后大道中五
號恒昌大廈 | 臺灣英文雜誌社 | |

應用科學類

- | | | | | | | | | |
|------|-----|-----|----|----|------|------------|---------|---|
| 雜誌名稱 | 發行人 | 主編 | 開本 | 定價 | 創刊年月 | 社址 | 臺灣地區代理處 | 註 |
| 汽車世界 | 張雲波 | 曹英明 | 十六 | 一五 | 五九、四 | 香港郵箱二〇一八六號 | 新亞出版社 | |

汽車雜誌 張勛賢

蔡旭 十六 二十

香港九龍木廠街三六號九樓B四座 大觀出版社

無線電技術 陸明機

編輯部 十六 二·五

香港九龍彌敦道三七五號四樓十一室 兩辰書報社 港幣定價

宗教類

雜誌名稱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社址 臺灣地區代理處

註

時兆 時兆出版社

郭繼依 十六 全年 光緒三十一年

香港雲地利道一七五三號 臺中市民權路一五三號 基督教

景風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編委會 卅二 一 四七、二

香港新界沙田道風道聲出版社 基督教 港幣定價

藝術類

雜誌名稱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社址 臺灣地區代理處

註

音樂生活 中廣有限公司

陳浩才 十六 二〇

香港德輔道中德成大廈九〇七室 新亞出版社

通俗文藝類

雜誌名稱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社址 臺灣地區代理處

註

文壇 盧森

盧森 十六 二二九

香港九龍彌敦道平安大樓十五樓五號 港幣定價 自六十二年二月起休刊

文藝世界 張勛賢

編委會 卅二 一五五九、十一

香港九龍土瓜灣木廠街三六號聯明興工場大廈九樓B四座 黎明圖書社

婦女家庭類

雜誌名稱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社

址

臺灣地區代理處

註

婦女與家庭 周曾鏗

陳衛中

十六

一五

四九、九

香港北角七姊妹道一九六號

新亞出版社

姊妹畫報 張勛賢

編委會

卅二

一五

五九、十

香港九龍木廠街三六號九樓B四座

雨辰書報社

旅遊類

雜誌名稱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社

址

臺灣地區代理處

註

旅行雜誌 卜少夫

編委會

十六

一五

五四、六

香港德輔道中四四號日發大廈九樓九〇三號

臺北市開封街一段一〇〇號二樓

半月刊

消閒類

雜誌名稱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社

址

臺灣地區代理處

註

國際電影 林冰

林冰

十六

一五

四四、十

香港九龍葵涌葵昌路九十一九十八號和美工業大廈十六樓

雨辰書報社

中外畫報 蘇錫文

蘇錫文

八

一六

四五、六

香港北角清風街十二號四樓

遠東書報社

南國電影 邵維欽

編委會

十六

一五

四六、十二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二二〇地段

臺北市昆明街九十六巷十七號

武俠世界 羅輯

羅斌

十六

二

四八、三

香港新街七十三號三樓

呂氏書店

星島畫報	星島報業有限公司	編輯部	八	四九	香港英皇道六三五號	臺北市紹興南街十二號三樓	半月刊
國際畫報	胡肇樺	編委會	八	一五 五三、二	香港電氣道七五號六樓H座	雨辰書報社	
香港影畫	邵維欽	朱旭華	十六	二〇 五五、一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二二〇地段	新亞出版社	
武俠春秋	張勛賢	李漫山	卅二	一五 五八、十二	香港九龍木廠街三六號九樓B四座	雨辰書報社	
電影小說畫報	張 隨	黃 鐘	卅二	一五	香港官塘天香街六號十二樓四座	雨辰書報社	半月刊
銀河畫報	李 焯	編委會	十六	一六	香港九龍太子道二三二號A二樓	雨辰書報社	
銀色世界	劉亞佛	劉顯廣	十六	一六	香港九龍荔枝角美孚新村百老匯街二號B座二十樓	雨辰書報社	
當代武壇	張勳賢	馮兆榮	十六	一五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七十二號三樓	大觀出版社	
嘉禾電影	梁道堅	梁道堅	十六	一六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一二二號B二樓	雨辰書報社	
(風物) 中文文摘	焦毅夫	焦毅夫	卅二	一二二	香港高士打道二七五號五樓F	新亞出版社	

附錄：代銷書報社要目

名 稱 地 址 電 話 郵 撥

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一二三巷二弄一五號 七一八八五七 一六二六三

新亞出版社	臺北市懷寧街八二號	三三〇二一五	一三二九四
臺灣英文雜誌社	臺北市長沙街二段六六號	三六二一五一	三一一
新聞天地、遊行雜誌臺灣辦事處	臺北市開封街一段一〇〇號二樓	三七一二〇七	二〇七〇
雨辰書報社	臺北市中華商場義二樓二五號	三三九一五〇	
道聲出版社	臺北市杭州南路二段十五號	三二〇七二〇	三〇八五
黎明圖書社	臺北市重慶北路一段九五號	五四一五五八	
大觀出版社	臺北市東園街一〇一巷九九弄二二號二樓	三七一三一五	一五二五七
呂氏書店	臺北市中華商場信字二樓一〇九號	三八六〇五九	一三三六六
遠東書報社	臺北市博愛路四十二號二樓	三六四八七二	
時兆月刊臺灣辦事處	臺北市八德路二段四二四號		一二九九四

全國中文雜誌目錄補遺並勘誤

一、補遺部份

雜誌名稱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地址	電話	話郵	撥註
世界觀光	賴子良	編委會	十六二〇	六二、十二	〇六號四樓	臺北市長安西路二	五四四二七三	一〇一四五三	月刊
郵購雜誌	蕭松瑞	編委會	卅二一五	六三、四	二四一之一號	臺中市復興路四段	(〇四二) 三	中二四六一	四月刊
無線電世界	黃鑑村	編委會	十六二五			臺北市復興南路十	七一二七六五	二七五八	月刊
合電子電視	黃鑑村	編委會	十六二五			臺北市復興南路十	三之一號二樓		

「林以亮論翻譯」後記

林以亮

我在十六歲時開始就翻譯的文學作品發生極大的興趣。當代的創作文學既不能完全滿足我對文學的饑渴，只好求助於翻譯。那時候愛好文學的青年有誰能拒絕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羅亭；巴基的「秋天裏的春天」；拉馬丁的「葛萊齊拉」呢？到了後來，我對翻譯作品幾乎嗜之成狂，明知拙劣和幼稚的譯文，也照單全收，連冷門如阿志巴綏夫的「沙凡」都曾閱覽。後來自己讀外文原作的的能力漸增，對從英文日文轉譯過來譯作的盲目崇拜日漸降低，但一種先入為主的看法——翻譯引導青年欣賞外國文學作品，然後登堂入室，是不容置疑的——則數十年如一日。可是我自己翻譯工作的開始却是在二十一歲那一年，第一篇作品是拜崙的抒情詩。這是一個奇特的開端，自那一次之後，我就和翻譯工作結上了不解緣。這三十二年來，翻譯工作中比較令我滿意的是我所編譯的「美國詩選」（自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二年已印行了八版），其餘都是編校、善後、別人放棄由自己接手譯的非文學作品和一些零星的詩或散文。但另一方面，由於工作包括編輯、校訂、審查、授課、寫作，都和翻譯有關，這些年來遂發表了不少有關的翻譯的論文和講詞。然後由葉珊的敦促，經夏志清和喬志高不斷的鼓勵，終於將文稿彙集成書出版。

「翻譯的理論與實踐」一文先於一九六五年香港「現代雜誌」第一卷第六期及第七期發表。

這完全歸功於「現代雜誌」編輯蘇明璇的催促，其後復經修潤，在一九六七年香港「明報月刊」重載。然後由一九六九年香港辰衝圖書公司出版的「翻譯縱橫談」採納為論文之一。

「評傲慢與偏見的中譯本」一文曾於一九六七年「明報月刊」第二十四及二十五期發表，並分發高級翻譯班的同學作為參考論文。

「顏色的翻譯」一文原稿一九六九年二月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主辦的「翻譯問題研討會」中宣讀，一直到一九七三年才整理成文，於香港「文林」月刊一月號發表。

「文學作品的翻譯」一文曾於一九六九年四月八日香港大學學生會中文學會宣讀，一直到一九七三年才發表於香港「文林」月刊十一月號。

「翻譯絕唱」是我對趙元任先生——一位第一流的學者，出其餘緒譯了兩冊妙書——尊崇的表現。該文發表於一九七〇年香港「純文學」月刊七月號。

「翻譯與社會發展」乃應新加坡南洋學會之邀，於一九七一年五月在新加坡所舉行之星港學人交換講座所發表之講詞，後由該會彙集成書：「星港學人演講及座談錄」，於一九七二年四月由南洋學會出版。

「戰地春夢的新譯本」是應今日世界社之邀為湯新楣的新譯本作序。湯新楣從事翻譯工作二十年如一日，無論量與質均極可觀，堪為翻譯工作者的表率。

「翻譯教學應從什麼階段開始」是香港翻譯學會於一九七二年八月廿六日所舉行的香港翻譯教學研討會所宣讀的論文之一，後於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明報月刊」第八十三期發表。

「紅樓夢與鴉片煙——一個翻譯上的問題」一文，於一九七二年九月三日「星島晚報」星期專刊發表。

以上計論文五篇，講詞四篇，現編成文集面世。筆者願借這個機會向各機構及各刊物的支持

表示衷心感謝，同時因此引起了幾點感想。

第一，翻譯雖小道，可是誠如喬志高「序」中所說，却是一種「層出不窮」的藝術，並且「應當至少由『另一副眼睛』通過，假使沒有職業編輯，那末就請太太過目一下也好。」筆者有幸，有一位賢內助，非但爲我擋掉很多雜務，使我得以專心寫作，而且爲我的文章詳細校訂，不論鉅細，不嫌麻煩，查詞典，翻參考書，減少了許多魯魚亥豕之誤，務使行文更爲簡潔可讀。這本書理應獻給她的，可是仔細一想我們之間何必分彼此，也就不必多此一舉了。

第二，最近看到譯壇上有少數人不喜歡已經爲人所接受的譯名而另起新名，因而引起不便和混亂。例如：莎士比亞實在譯得不好，嚴復試譯過狹斯丕爾，沒人加以理會，友好蔡思果曾建議譯爲謝士丕，但莎士比亞此名已普遍採用，恐怕以後只好一直沿用下去了。原籍美國而入英籍的現代大詩人 T. S. Eliot 早於三十年代卽爲葉公超、趙蘿蕙、邢光祖等一致譯爲艾略特，偶而有人譯爲艾略脫，最近有標新立異的人，將已通行三十餘年的譯名改爲歐立德。艾略特九泉下有知也許會喜歡這名字，但與錢鍾書開玩笑將之譯爲「愛利惡德」同樣不足爲訓。這和將 W. H. Auden 奧登改譯爲鄔仁，同樣在故意製造混亂。

第三，最近國人對翻譯已開始重視，無論在出版刊物或書籍的數量上均有顯著的增加。此外，學會、教學、研究各方面均有人提倡和參加。但從事翻譯工作者往往缺乏聯繫，爲了商業而搶譯我們不必理會，很多嚴肅的工作者却犯了重複之病而不自知。後來居上固然是好事，明明有珠玉在前仍自不量力去重譯，則未免有勇無謀了。

從事翻譯工作多年，看到目前翻譯界蓬勃的現象，其高自不待言；看到不合實際的情況，則有如骨鯁在喉，不得不一吐爲快了。但願今後能多譯一二冊文學作品，以求有所貢獻，並望與志同道合的翻譯工作者共勉。

「球地個一有只」

亭 惜

地球是人類的家。這一顆星星不但由人類居住，也由人類管理。管理得好，是子孫萬世的安樂窩，管理得不好，它可能逐漸變壞，它可能壞得不適合人類居住、生存。到那時候，人類的命運極其悲慘，因為地球只有一個，沒有「備份」。

難道真的有一天，人類沒有辦法在地球上住下去了嗎？答案是非常可能，因為地球正在改變，這種改變可以用三句話來做總結的說明：

天然資源的匱乏，
環境污染的累積，

世界人口的增加。

在原始的洪荒時代，人類在地球上的處境，本來是很痛苦的，所以人類要改變地球的狀況，要創造一種環境來適合自己的生存，於是產生了文明。經過科學文明改變以後的地球，也反過來影響人類的的生活，甚至影響人類的前途，現在科學文明的開發，已經改變了地球本身的生態系統，對地球進行破壞和掠奪，留下了許多嚴重的後果。這種趨勢如果不改善，人類將有一天沒有辦法再生存下去。

。所謂開發，實際上正是對自己的一種毀滅。

所以，「人類是地球的管家」，應該學習如何做聰明的管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就這個問題從事一項國際合作研究工作，研究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廣泛的影響，研究人類跟自然環境的關係，檢討到目前為止人類對地球的開發究竟犯了那些錯誤，以及如何防範未來的災難。有五十八個國家的學術界領袖人物和第一流的權威專家，參加這一項研究計劃，他們的意見經過濃縮和整理，完成一本精簡的報告，書名是「只有一個地球」。

在這裏，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人類是怎樣「侮辱」了地球，弄壞了地球，造成未來的危機。這個例子就是工業化的燃燒造成空氣的污染。

空氣污染的原因很多，工業化的燃燒是主要的原因之一。現在撇開別的因素不說，單就這一個因素來說明它的前因後果。報告書舉美國的情形為例，因為美國是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而且美國專家在這一方面研究有深入的、詳細的資料。報告書指出：在七十年代開始時，空氣中的污染物每年要增加大約兩億噸，平均每一個活着的美國人都要分攤一噸。當然，現

在和將來都會有許多反污染的技術，但是工業化燃燒的需要，今後也會繼續不斷地增加，這就是說，反污染的技術儘管有進步，但是空氣中的污染物也同樣地在不斷的增加。拿汽車來做例子，現在有好幾種方法減少汽車排出來的廢氣，但是，汽車的數量在增加之中。如果反污染的技術能够使汽車排出來的廢氣少一倍，但是美國汽車的數量還要再增加一倍，那麼汽車能够造成污染的現象，也還是一樣，不過那是出於更多的車輛而已。

在過去，人類一向把空氣當做「無主財物」，認為空氣是沒有主人的，所以就大氣當做一個垃圾箱，並且認為這是最經濟的辦法，因為這樣處理廢物，不需要增加成本。報告書提出幾個新的觀念：第一，它指出，空氣的主人是人類全體，不容許任何人糟蹋、破壞。第二，把廢氣排入大氣層，應該估計它的成本。

我們怎樣來估計這種成本呢？空氣裏的灰塵和侵蝕酸類，足以污染建築物、家具，損壞衣服，增加植物和園藝的病害，使房地產的價格下降，這些損失應該計算在成本之內。充滿污穢和毒質的空氣，損壞生

物的器官，增加醫藥費的支出。以私人的立場來說，各種形式的公私健康保險也許可以減輕這種負擔，但是對整個社會而言，把有用的人力和物力用來修補各種損毀，總還是不上算的，因為這種損毀本來就不該造成。這些都應該算在成本裏面。

核子發電對於空氣污染的程度較輕，但是分裂反應器和滋生反應器也會產生高度的熱污染。除此之外，分裂和滋生反應器都構成放射性的問題，除了它的排泄物之外，還有大規模崩潰的危險，儘管這樣的危險很小。爲了要把核子發電所產生的一切放射性物質都藏在隱密封閉的容器中，已經作了非常巨大的努力，但是某些滲漏仍不可避免。我們都知道這種滲漏都很危險，但是只有專家才知道，某些放射性元素有長達一千年的半化期，它的危險簡直不可想像。雖然直到目前爲止，尚無任何大型核子反應器曾經產生過一種不能控制的連鎖反應，但是，人類對於核子發電的利用，目前還不够普遍，將來核子發電廠增加，反應器的利用增加，這種機會也就必然會隨着增加，到那時候，人類所能得到的固然是比較多的電力，但是也同時得到一個逐漸退化的人口。

在這世界上，依照經濟開發的程度，分成所謂已開發國家、開發中的國家、和未開發的國家。空氣污染的嚴重性，只有在已開發中國家才完全顯露出來，但是未開發的國家和開發中的國家，也正一步一步的從後面追上來。如果現在被稱爲開發中的那些國家，不久都努力達到已開發國家的標準，那時候大氣被污染的程度，很可能造成一個毀滅性的災害。報告書一再強調，自然世界在生存上需要維持一種平衡，而這種平衡又是非常的脆弱，很容易毀掉，只要有極輕微的變動就可以擾亂整個系統，好像在支點上只要作一個極小的行動，即可以使一塊蹺蹺板完全失去平衡。我們的地球能够保持一定的溫度，是靠大氣層某種微妙的作用，過去數年間由於人類工業燃燒的結果，使排入大氣的二氧化碳每年要增加〇·二。由於工業化仍在向前推進，所以被排入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分量也會日益增加。在另一方面，廣泛的開發森林，減少了樹葉從大氣中自然消除二氧化碳的能力。這樣多的二氧化碳排入大氣之後，很可能使地球的平均溫度增加，使兩極的冰河溶化，使自然平衡突然產生劇變，帶來難以想像的嚴重後果。

空氣污染僅僅是環境污染的一個項目，此外還有海洋的污染，水的污染，土壤的污染，也隱藏着世界的危機。而污染又不過是人類環境問題中的一個問題，此外還有人口的壓力和資源的匱乏。資源的匱乏基於人類對資源的浪費，而所謂經濟開發就是提高這種浪費的能力，「今天的浪費就是明天的災難。」這種危機在已開發的國家已經顯露出來，但是未開發的國家和開發中的國家，正在拼命向已開發國家看齊。假使到公元二〇〇〇年，在已開發社會中的十五億人口，有每年二萬美元的人口平均所得，並且以每年五萬元為理想目標，則在物資、能量、金屬、土地使用、廢物處理等方面所造成的「負荷」，會使這個行星的基本生命支持系統受到難以預測的損毀。這種情況如果不及早預防，總有一天地球會變得不適合人類居住，人類將不能以地球為家。但是那時候人類還有什麼地方能够立命安身呢？地球只有一個啊！

有關人類環境的問題是世界性的。不用說，海洋和大氣圍繞着地球，晝夜流動，任何一個地區所造成的污染，都可能是全人類的公害。就拿土壤來說，專家們從生活在北極的企鵝的身上，發現了DDT殘

存的現象，人類沒有理由到冰天雪地的北極去噴撒DDT，大量的殺蟲劑多用於熱帶，但是所有的生物既然互相依賴，那麼各種生物之間，必然會引起連鎖性的反應。北極的企鵝究竟經過多少次「轉手」，輾轉間接跟殺蟲劑攀上關係，有辦法可以追蹤調查出來。世界性的問題，不能由那一個國家單獨負責，因此這本報告書建議全人類聯合起來共同擬定一項生存的戰略，建立全球性的秩序，挽救未來的浩劫。

最使我感覺興趣的倒還不是這些。報告書對於開發中的國家有若干懇切的忠告，這些忠告由當代各國學術界的領袖人物提出，却跟我們的三民主義相當吻合。這本報告書，不但使我們深切感覺到三民主義的思想萬古常新，不受時間的淘汰，同時，這本書也給了我們新的角度、新的資料、新的修辭方法，來解釋發揚三民主義的價值。

報告書給我們最重要的忠告，是叮囑開發中的國家，要拿那些已開發國家所犯的錯誤、所遭遇的困難做前車之鑑，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這是我們多麼熟悉的一種主張，若干年前，國父就告訴了我們，所謂哥倫布航線，只有哥倫布走過一次。哥倫布是在摸索

簡 窳 著
書 評 目 叢 書 之 六

葉歸何處

本書初版由大江出版社印行，早已銷售一空，現經本社取得版權，再版發行

從沒想到出了國仍有這麼多問題，在國內四年大學都被申請學校、考「托福」、補英文填得滿滿；出了國，又是一座高山等你去爬；等上了山頂，又上不去，又下不來，就懸在那兒，任它飄盪、墮落；：外向的人還可以嘻嘻哈哈過日子，不去想那些虛無飄渺的問題，但何嘗沒有無着的空虛？內向的人可更孤獨了……爲什麼這一代的婚姻要有那麼多的條件呢？

定價每冊30元，本刊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郵票通用）

中探險前進。可是新大陸發現以後，航海家知道了美洲準確的位置和距離，就可以一路上直線儘量採取，不必再像哥倫布那樣迂迴曲折。現在已開發國家好比是勇往直前的哥倫布，我們自然不必也不會照它的原路再走一趟。

報告書用很多的篇幅，說明現代的都市由於人口集中，已經造成各種的污染破壞，逐漸變成人類不適合居住的地方。爲了糾正這種現象，報告書強調土地政策和都市計劃的重要。它所說的土地政策我們並不陌生，那就是三民主義的「均富」思想。它所說的都市計劃，其中最精到的部份，也早已在我們總統所著的育樂兩篇裏面提到。這本由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主持，由五十八個國家的第一流權威專家共同完成的報告書，無意中照亮了我們的三民主義，使我們覺得三民主義的思想仍然是世界上最新的。

（附註：「只有一個地球」，鈕先銘譯，正中書局出版。）

田讀顏元叔的詩評 陳芳明

近年來，顏元叔推介「新批評」可謂不遺餘力，不僅是積極提倡新批評的理論，而且也嘗試運用新批評的方法來分析中國的古典詩和現代詩。經過他最近四、五年來的鼓吹，雖然沒有在中國文學界獲得普遍的響應，但至少他的批評所引起的辯論都是相當熱烈的，無論是古典詩或現代詩方面，多少已刺激了一些批評的風氣，就這點來看，顏元叔的努力並非徒勞無功。

• 21 •

自從顏元叔在「中外文學」二卷七期（六十二年十二月）發表了「現代主義和歷史主義」以後，他的批評更成爲衆目所矚的對象；同時最近兩期的「中外文學」（二卷九、十期），連續刊載了王曉波的一封信，和李國偉的一篇文章，對顏元叔的新批評的論點

呈現「一面倒」的傾向，不難看出他的提倡畢竟是產生影響的作用了。以他豐富的文學知識及其「筆鋒常帶感情」的說服力，在日後的批評界必有很大的作爲，對於沉寂已久的中國文學批評，當可收到推波助瀾之功。

新批評理論和方法的輸入，究竟對中國文學是幸還是不幸，目前我們還不能遽下論斷；不過，觀察顏元叔撰寫的幾篇詩論和詩評，我們可以發現新批評已呈露出它的優點和缺點，這是無可避免的。每一種新知識的崛起，往往同時兼有優劣兩面，新批評的誕生自不例外；雖然新批評在西方文學界已經式微，對於中國來說，却還是一門非常新鮮的學問。在新批評的局面尚未展開之前，我們如能及時檢討它的得失，以

後我們或許能避免它的缺陷而蒙受其利。因此，筆者藉顏元叔的詩評，來探討新批評的長短，並非是毫無意義的事。

本文所採取的再批評的方法，大多是得自顏元叔的理論，從消極的意義來看，這是「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從積極的意義而言，乃是就文學論文學。相信這種以文評文，以評證評的方法，也許能更接近新批評的真義也未可知，尚祈文壇先進明以教我。本文論及的詩論和詩評，大多收在顏元叔著的「談民族文學」（學生書局，六十二年六月）；爲了不使行文淪爲廣泛的討論，這篇文章將分成三部份：第一、「新批評」理論的考察；第二、古典詩批評的考察；第三，現代詩批評的考察。

一、「新批評」理論的考察

顏元叔在「就文學論文學」中，首先提及新批評的原則，他說：「第一、承認一篇文學作品有獨立自主的生命。第二、文學作品是藝術品，有它自己的完整性與統一性。第三、所以一件文學作品可以被視爲

獨立的存在，讓我們專注地考查其中的結構與字質等等。」（頁四八）以上三點可視爲新批評的指導方針，根據這些方針，新批評認爲文學作品是一自給自足的獨立生命體，它不強調文學作品與外在環境的關係，諸如：作者的創作動機，產生作品的時代背景等等，都不是新批評所要考慮的條件。文學作品既是孤立的絕緣體，批評家在面對作品時，可以充分發揮自身的觀點，做最大自由的解釋，只要批評家能够「自圓其說」，則其批評自可成立。

他進一步指出：「新批評對作品與作家的關係的看法，類似兒子與母親；兒子生下來便有獨立性，脫離母親而存在；要了解兒子，便直接研究兒子；不可老是研究母親，想從母親身上獲得兒子的答案。」（「中國古典詩的多義性」，頁七〇。）因爲，母子的關係並不是研究兒子的必然條件，唯有就文學論文學，才能真正論斷作品的好壞。因此批評家應該努力的，便是研究詩的意象語及意象結構、象徵、影射、音響效果等等。

由此可以瞭解，新批評的最大優點便是能够集中批評的力量於一點，專門探討一件文學作品的成敗，

而不會因受到外在的許多因素的干擾，致使討論距離作品越來越遠。將這種方法運用到詩的討論，批評家只要能注意作品的內涵，只要能「忠於字裏行間」，便是達到文學研究的目的了。顏元叔指出中國過去詩評家的一般弊病，乃是過份側重創作者的歷史背景，往往使文學研究到了最後，變成歷史傳記的研究了。要言之，顏元叔的批評是強調「義理」的重要性，過去的批評則偏重於「考據」方面；他提倡新批評的目的，乃在於使考據的批評取得制衡，而呼籲批評家應在義理方面多下一點功夫。

「義理」和「考據」之爭，原是中國舊學問裏的一大公案，如今顏元叔能注意到這個問題，不啻是批評家的一個重要的警覺。不過，由於他在新批評方面的提倡過力，乃無可避免地發生矯枉過正的弊病，這不能不令人感到可惜。新批評的最大貢獻，是賦予作品更多新的生命，只要批評家的方法得當，則不難收到起死回生之效；現在的問題是，批評家應如何操作妥當的方法？在此，願就顏元叔提出的「自圓其說」和「忠於字裏行間」這兩點來討論。

新批評既主張文學作品有它自己完整的生命，那

麼批評家就有責任去挖掘作品生命的內容，顏元叔提出「自圓其說」和「忠於字裏行間」的看法，無非是勸告批評家不要過份被創作者的歷史背景所牽制，而能够全力去發現作品的新意義。他的這番用心是無可厚非的，但也應該考慮到「自圓其說」和「忠於字裏行間」實有它的限度：

第一、批評家首應注意的是，「自圓其說」的基礎建立在什麼之上？假如批評家沒有提出新的意義來，反而戕害了文學作品原有的生命，則其批評不僅徒勞無功，並且導致破壞有餘的惡果，其影響實令人不堪設想。根據顏元叔在「現代主義和歷史主義」的說法：「（新批評）的基本精神是拿文學當文學研究，不拿文學當歷史或傳記文獻來研究；這種研究着重文學的結構和字質兩方面；外加一點佛洛伊德及佛勒哲等人對人性的理論，作為文學內涵解說之助，如是而已。」乍看之下，新批評似乎有它的理論基礎，而且是拿文學當文學研究；但如果我們三思的話，便可發覺所謂「自圓其說」，也只不過是拿文學當做心理學來研究，特別是供佛洛伊德的學說來研究。讀完顏元叔的全部有關新批評的理論，他處處強調批評家過份

注重歷史傳記，而應重視文學作品本身；可是觀諸他的理論和方法，却自己走偏了，他的文學批評反而有淪為心理學的附庸之嫌（這點將在第二節申論）。如果歷史傳記的研究會妨礙批評家的工作，那麼以心理學來評詩又如何呢？他一再呼籲「文學研究就是研究文學本身——這是『主』，其他的考慮只是『賓』而已。」（頁五四）仔細考察他的古典詩的批評，則完全是拿佛洛伊德的「性心理學」來解說詩的內涵，這種喧賓奪主的方法豈不和自己的理論相背？

第二、顏元叔在提倡新批評之際，不時地非難歷史傳記研究法的弊病，這種嫉「史」如仇的觀念似乎過於偏頗了。假使新批評要達到「自圓其說」的目標，那麼在評析古典詩之前，實有重視歷史傳記的必要。誠如葉嘉瑩在「漫談中國舊詩的傳統」所說：「：：：想要把新理論融入中國舊傳統以前，我們就勢不可不對中國舊詩的評說傳統先有一番認識。」（「中外文學」二卷四期，頁五）無可否認的，新批評確實有心為古典詩創造新義，以成一家之言；但如果他辛辛苦苦為一首詩解析之後，竟發現古人已有同樣的說法，則其解析豈非前功盡棄？為了避免發生這種弊端

，批評家應有義務也應有耐性認識古人的詩評和詩話，此其一。當然，顏元叔也承認傳統是活的，他引用艾略特的「傳統與個人天才」的觀點說：「在一個活生生的傳統裏，過去不僅影響現在，現在也可影響過去。」（見「現代主義和歷史主義」，頁卅八）譬如：從前的人解釋「關關雎鳩」，認為是形容文王后妃之德，今人則認為只是普通人的情詩；又如希臘史詩「奧迪賽」，前人只把它當做冒險的故事，今人則以為是一個流浪和追求的大象徵，所以前人的作品落在後人的意識裏，便會顯出不同的面貌和精神。不錯的，今人有今人的解釋，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些新解釋並沒有離開詩的原有的精神，而且把新解釋依附在舊解釋之上，不僅沒有衝突，反而更形繁複，原因無他，乃在於說詩人對舊有的說詩傳統有全面的瞭解。王曉波的書簡引用 R. G. Collingwood 的話：「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歷史。」這句話也是不錯的，英國史家卡爾（E. H. Carr）也有更精闢的說法：「歷史是歷史家和事實之間不斷交互活動的過程，也是在和過去之間無盡的對話。」我們必須注意，不斷交互活動的過程和對話的基礎，都是建立在史實之上，

如果不瞭解事實而信口開河，那只不過是在唱獨角戲罷了，何「對話」之有？其境界和蘇東坡的「想當然耳」的態度並無二致，實令人覺得可笑。顏元叔對「歷史主義」的界定也未免太狹窄了，他說：「現代主義必須輔之以歷史主義，而歷史主義的界說當是：重建歷史。」其實不但是重建歷史而已，而且也在創建歷史的新意義，其精神都不脫離史實。因此，顏元叔辛勤地為「現代主義和歷史主義」辯護，歷史家則早已為之道破；新批評所企圖努力的目標，歷史家也早已在實踐了。同樣的，詩評家在解說古典詩之前，也應釐清作品裡所容納的時代背景，欲以現代意識影響過去，就必須先走入歷史之中，接受傳統的洗禮，然後才能構成「對話」的功能，此其二。一位批評家不憚其煩地解說作品，其目的不但是在發掘作品中所暗藏的「真」和「美」；同時他應該還有另一個目的，就是為作品論斷適當的歷史地位。批評家如果完全不瞭解整個文學史的流變，不清楚作者的歷史背景，又如何定奪作品的位置呢？無論是解析古典詩或現代詩，身為一位批評家就應該有責任為作品論斤秤兩，找出作品在它的時代裏的相關位置；如果只是「自圓其

說」，只求「忠於字裏行間」，看到一首就解析一首，在下評語時，往往有偏重或偏輕的危險，褒貶之間難有定則，又怎能令讀者信服呢？此其三。

第三、新批評強調的是忠於作品的字裏行間，顏元叔說：「對於中國古典詩的研究，正如對任何文學作品的研究一樣，最重要的是講求文義格式主義（Contextualism），這便是說，一切解說之能否成立，端賴文義格式能否容納。」這句話是非常對的，因為中國文學的語法和語意往往變化多端，說詩人可以藉語法和語意的模稜，做各種不同的解析；例如：葉嘉瑩著的「杜甫秋興八首集說」，竟然搜羅了三十五種不同的注本，她也指出：「對杜甫這八首詩有著何等紛紜歧異的解說，而綜合起來一看，就會發現這種種不同的解說在杜甫詩句中原來都有着相當的可能性，而如果想要擇一固執把其他說法都一概抹煞，則反而是愚拙而淺薄的看法了。」（葉著「迎陵談詩」，頁二六二）足證中國自古以來的批評家，就已和文義格式主義不謀而合了，固不待新批評之努力鼓吹也。但是，我們仍應注意在做字句解析時，必須顧慮到原作者的創作技巧與精神，否則僅憑說詩人有限的知

識及其一時的情緒，任意剖析作品的內容，意義新則新矣，恐怕已「姦污」了作者的精神也說不定。也許顏元叔會抗議說：「作者不一定百分之百瞭解自己的作品，作者的筆下有什麼東西溜進字裏行間，他自己不會察覺。」這句話是不錯的，正如李國偉也說：「作者不是作品的唯一詮釋人。」然而，詩評家難道就百分之百瞭解原作品嗎？作者固然不會察覺筆下有什麼東西溜進字裏行間，說詩人又怎能保證會發覺呢？我們知道，說詩人的解析通常都有兩個目的：一是窺探原作者的真貌；一是嘗試創說新義；「窺探」與「嘗試」都只是說詩人的企圖而已，每一種企圖並不能百分之百的成功，它也有失敗的時候。如果說詩人的字句剖析既符合作品的精神，又能說服讀者，就表示說詩人的成功；一旦他說得過於離譜，很難取信於人，說詩人就應自我反省了，任何的饒舌爭辯都是無益的。

總之，顏元叔孜孜不倦地提倡新批評，其精神實值得佩服，他頗能點中考據式批評的缺陷，而積極地申論義理式批評的優點。問題是，他都只看到一面而已，認為凡考據的批評即難以進入作品的內涵，凡義

理的批評才是最恰當的方法。其實這兩種批評都各有其利弊，今後說詩人所要追求的方向，便是如何把這兩種批評方法融合在一起，截長補短，互通有無，使批評的方法更健全更紮實。

二、古典詩批評的考察

顏元叔在古典詩的批評方面，包括下面幾篇文章：「中國古典詩的多義性」，「析『江南曲』」，「細讀古典詩」，「分析『長恨歌』」，「析『自君之出矣』」，以及「音樂的宣洩與溝通——談『琵琶行』」。這幾篇批評都是根據「新批評」的理論着手的，其中當以最後一篇寫得比較完整，比較能說服讀者，其他幾篇則有頗多可議者。

「中國古典詩的多義性」與「析『自君之出矣』」兩篇文章，解析的都是同一首作品，他以北宋王融的樂府詩「自君之出矣」為對象，全詩如左：

自君之出矣，金釵香不然；
思君如明燭，中宵空自煎。

他分析得最精關的地方，便是指出「以閨房喻婦人之

身體，則金鑪是他心臟矣。」為整首詩點明雙重複合的關係，為讀者提供兩條足可咀嚼的思緒，筆者認為顏元叔的批評，如果都能保持這種敏銳的觀點，對古典詩批評的貢獻將是至深且鉅的。可惜的是，在分析的行文當中，却有許多不無商榷之處。例如他說：「『金鑪』之『金』，可作黃金之金，亦可作金屬之金，如較賤的黃銅。但作低賤金屬解，似不合宜。因為婦人必定是大家閨秀，養尊處優，如此才有閒功夫與敏感度去害相思。」（頁五七）這種鑽牛角尖式的解析也未免太浪費筆墨。金鑪就是金鑪，為何非辨明是黃金或黃銅不可？原是意義廣闊的字句，反而被他說窄了。詩中的人物明明是一位普通的婦人，又何必規定她是林黛玉型的貴婦人呢？只要是人，不分男女不分貴賤，都自然會害相思病，難道相思病才是有錢人家的特權嗎？這種解釋實在過份迂腐了。這首詩無論是以前批評或新批評的觀點來看，都知道詩的主題在表現天下婦人的相思之情，唯其能刻劃天下普遍的感情，才能顯出這首詩的可貴，如今顏元叔的說詩，却把它導入狹窄的思路，使得此詩變成了一首「貴族詩」，這種「以大見小」的方法實不足取。

論及此詩音響結構的分析也值得商榷，他將這首詩的羅馬拼音譯寫如下：

Tzyh Jjun Jy Chu Yi Jia Lu Shiang

自 君 之 出 矣 金 鑪 齊

Buh Ran

不 然

Sy Jjun Ru Ming Jwu Jong Shian

思 君 如 明 燭 中 宵

Kongh Tzyh Jian

空 自 煎

他指出「君」(Jjun)與「煎」(Jian)押了半韻，所以第一行的「自君」，第三行的「思君」，第四行的「自煎」構成全詩謹嚴的音響，而「第二行在音響上與其他三行似不相關。但是，相異的音響，正好產生變化，不致使相同的音響太多，流於單調；而第二行的相異音響，正好阻遏了這種可能的單調趨勢。」（頁六八）姑不論以羅馬拼音來分析中國文字的音響是否可行，筆者認為他的這段解說並不高明。無可否認的，音響在詩的結構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能發現到「君」和「煎」押了半韻，足見費了一番苦

心去研究了；可是他有沒有發現到第二行的「金」(一三)也押了半韻，那麼又如何能說第二行的音響和其他三行無關呢？好了，第二行既沒有相異的音響，不知顏元叔要將此詩的結構解釋為更嚴謹還是更單調呢？事實上，以中國古典詩的結構而言，第二行的音響是最重要的，第二行的尾韻關係全詩的音樂節奏，譬如此詩第二行最後一個「然」字押了「安」韻，第四行以「煎」字同韻對了上去，令人有抑揚頓挫之感，其音響結構早就自給自足，相當完整健全。顏元叔的新見並未有令人折服之處，他處心積慮硬要把第二行從音響結構上剔開，以滿足個人的分析理論，結果反而把詩說壞了。

以性心理學來解說古典詩，是顏元叔的詩評的一大特色。在他的眼中，「思君如明燭，中宵空自煎」這兩句詩充滿了「性」的暗示，讓我們看看他是如何引導我們做性的聯想：「在西洋文學中，蠟燭是一個常用的男性象徵。中國古典文學雖然無男性象徵之類的說法；但李商隱的『無題』這類的詩，蠟燭與性的關係頗為明顯：『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所以，我們有理由在此把蠟燭看成男性象徵。」

(頁六三)他首先讓國人有一先入為主的觀念，即西洋文學常以蠟燭喻為男性象徵，也就是說，西洋人有何種的想法，國人也應該接受。他舉出一個「孤證」，說明國人雖然沒有類似的說法，但李商隱的「無題」詩已在實踐了；有趣的是，他並沒有分析「蠟炬成灰淚始乾」究竟和性有何種的關係，只以「頗為顯明」四字便算交代過去了，接着就動用「所以」二字做為結論，這種演繹未免太容易也太輕率了吧。如果這也算是新批評的方法，我們實在很同情新批評的理論基礎太脆弱了。

他又以句構的分析來支持自己的觀點，他主張在「思」字下句讀，而使「君如明燭」自成一句；「明燭」成了「君」的代名詞，因此「明燭」就變成了男性象徵。這種「取巧」的解釋似乎有其道理在，但我們必須顧慮到它的適用性。因為「樂府詩集」裏，以「自君之出矣」為題的作品共有二十首，其結構都是相同的，因此有這首詩可以如此句讀，在另一首詩裏也應該能適用。遺憾的是，顏元叔的句讀只適用於王融的作品，遇到陳後主、范雲、辛弘智的作品便束手無策了，例如范雲的「思君如蔓草，連延不可窮」，

辛弘智的「思君如百草，撩亂逐春生」，如何可以解析爲「君如蔓草」、「君如百草」呢？這樣的情詩已不是「相思」了，而是「咒詛」了。葉嘉瑩在她的評文中早已駁斥這種方法的不當，未料顏元叔竟是如此的答辯：「葉女士知不知道『肉蒲團』裏就有以蠟燭做『男性象徵』的？葉女士是否知道『花間集』裏也有許多類似的影射？一句鄙語『銀樣蠟鎗頭』又是什麼意思？」這種搶白不僅是蠻橫的，而且也犯了「論旨不合的謬誤」；「肉蒲團」、「花間集」、「銀樣蠟鎗頭」固然都有男性象徵，但這些象徵和王融的作品究竟有什麼關係呢？如果說，「肉蒲團」的作者是王融，「銀樣蠟鎗頭」一詞也是王融創造的，尙有理由可以說明，實際上並不是那一回事，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捕捉，越說越離譜了。只要讀完「樂府詩集」的其中二十首作品，便可瞭解創作者的原意，批評大家大可不必如此下功夫去曲解。「讀書不求甚解」乃是批評家的大忌，只讀一首詩，而不理會剩下的十九首，這樣的「就詩論詩」，這樣的講求「文義格式主義」，已經走火入魔了。顏元叔口口聲聲要求別人「就詩論詩」，我們也有理由要求他「就中國詩論中

國詩」。如果要超越前人的見解，並非是抄小路走捷徑就可獲致，必須是一點一滴鑽研古人的心血；前人的努力完全不予理會，就企圖直探虎穴，只能算是「暴虎馮河」的匹夫之勇，這也是治學者所不屑一爲的。

「析『江南曲』」一文，也是從性心理學的觀點來探討古典詩的文章，朱炎在「評顏元叔的『談民族文學』」裏，譽之爲「近年來所見的一篇最佳的古詩詮釋」（「中外文學」二卷十期，頁一三八）。筆者的觀點正好和朱炎相反，這是近年來很壞的一篇古詩詮釋，願舉兩個證據以說明它的壞處：

第一、李益「江南曲」的原詩如下：「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顏元叔爲了強調詩中的女人對「性」有熱切的渴望，乃故意將「瞿塘賈」形容得很壞，而將「弄潮兒」形容得很好。讓我們看他的解釋：「首先『瞿塘賈』之『賈』，發音爲『鼓』，有大腹便便的味況。」（頁七五）真是有趣的解析法，令人覺得好像在猜謎解字，大概是屬於「諧音格」吧。其實「賈」就是商人的意思，商人有胖也有瘦，爲何因發「鼓」音就解爲大腹便

便呢？如果「賈」發音爲「假」，相信顏元叔將解爲「有虛情假意的味況」了。他的這番苦心，無非是想引導讀者去痛恨這位「瞿塘賈」罷了。這位可恨的商人沒有像潮水那樣守信，沒有按約回到家裏團聚，顏元叔說：「潮有信，『信』、『性』同音，則豈不可讀作潮有『性』，瞿塘賈無『性』？如此說來，李益莫非在此作『雙關語』，而使詩行含義更見豐富嗎？」（頁七六）「信」和「性」是不是同音，姑且不論；只要辨明古人對「性」的解釋和今人對「性」的說法不同，便可知這段話是如何「信口雌黃」了。宋明理學家在談論「明心見性」時，恐怕不是當做「性愛」解吧，遑論唐人李益了。

第二、這篇文章並未超越前人的見解，打開中華版的「唐詩三百首詳析」便有如下的說法：「本詩以潮之有信，怨賈人的屢次失約延期，結果竟發癡想，不如嫁與弄潮兒來得有信，這也可說是雙關語。」寥寥數語，便點中整首詩的主題和精神；顏文則長篇大論，仍不脫前人的看法，我們寧取前者的精簡，不取後者之喋喋。

「細讀古典詩」共分析了兩首詩，一是長恨歌裏

的一句「梨花一枝春帶雨」，一是朱慶餘的「近試上張籍水部」。前者和另外一篇「分析『長恨歌』」，可合成一篇來看；顏元叔認爲「長恨歌」這首詩，當以「梨花一枝春帶雨」的意象最爲突出，這兩篇長文均不憚其煩地一再圍繞這句詩來討論，他特別指出，這行詩是白居易的詩藝的結晶，他說：「好像一切其他詩行皆壓服其上，而皆以其精髓結晶於這七個字裏。」（頁八三）這是顏元叔獨具慧眼，發現整首詩的重心。遺憾的是，由於他過份看重這行詩，却忽略了全詩發展的氣勢，終沒使詩的長處發掘出來。當「長恨歌」裏的悲哀情緒發展到最高潮時，也是「梨花一枝春帶雨」出現的時候，白居易的詩藝就在這裏表現，他以這股悲哀的力量來衝擊讀者的心靈。「長恨歌」的主題是側重在「恨」之上，唯其恨之切才能反映出愛之深，以其長恨來襯托永恆的愛情；所以從詩的開始，便不斷醞釀甜美的氣氛，我們可以承認詩的最初充滿了性美，白居易有意使前面的美好，與後面的悲劇造成強烈的對比；詩發展到「漁陽鼙鼓動地來」，是全詩轉折的關鍵，是樂極生悲的轉捩點，「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正是悲哀落寞的寫照

；詩進行到「忽聞海上有仙山」，又是一層轉折，使其悲情更加深一層，然後以「梨花一枝春帶雨」做為最高峯，也是恨得最深的時候，因此，讀此詩必須注意情緒的演進。可是，顏元叔却將這句詩抽離出來，單獨處理，並且不忘以「性」的眼光讀這句詩。一個人在最悲哀傷心的時候，會不會聯想到性愛，這是相當可疑的，反而有不倫不類之嫌，他說：「『春帶雨』含義不過是一枝梨花開放於春雨之中；就暗喻而言，它的性影射是強烈的——而且也是充滿性之美的。『春』含有著由於性成熟或性慾求而產生的肌膚之光澤，『雨』更能顯示由於此類或慾求而形成之潤濕。」（頁一〇一）這種解釋完全違背全詩的精神，所謂「文義格式主義」根本就是僵硬的理論，任憑評者如何分析都可以說得通，但總需顧慮到全詩發展的氣勢。顏元叔是最重視詩的結構的一位批評家，分析這首長詩反而顯得非常不智；我們只能說，他如此喋喋不休分解一句詩，拋棄了全詩的主題，其努力可謂徹底失敗了。

「析『停紅燭』」是析論朱慶餘的「近試上張籍水部」，他認為這個題目只說明了寫詩的場合，與詩

的內容毫無關係，因而將之改為「停紅燭」。這裏他立刻犯了兩個錯誤：一、這詩的題目和內容大有關係，「全唐詩話」已記載了這段故事，朱慶餘藉詩中的「畫眉深淺入時無」這句話去問張籍，請教張籍看看自己的文章是否合時式；二、此詩另有一題目，謂之「闈意」，將之改成「停紅燭」，會使讀者誤解它只是一首新婚詩而已。這裏就牽涉到歷史傳記的問題了，「全唐詩話」有如下的記載：

「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索慶餘新舊篇二十六章，置之懷袖而推贊之，時人以籍重名，皆繕錄諷詠，遂登科。慶餘作闈意一篇以獻，籍酬之曰：『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紈未足時人貴，一曲菱歌敵萬金。』由是朱之詩名流於海內矣。」

這段記載正好說明歷史傳記對詩的內涵的瞭解，有很大的幫助；這是諷喻詩的寫法，詩中暗藏一則耐人尋味的故事，只要這首詩存在，這故事就永遠流傳下去；同時，這首詩又可當做新婚詩來看，以史實和內容對照起來，使得詩更具「雙重意義」，更具有雙關性。顏元叔却強調，新婚詩就應該當新婚詩來看，此外

不做他想，經過他的批評，乃使詩失去了雙重意義。「新批評」居然是如此不知變通，爲了堅持自己的理論，寧可犧牲詩的本質，以符合理論分析，這樣的批評是教條式的批評，也是削足適履式的批評。

顏氏家訓有云：「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非，此以爲是，……不可偏信一語也。」（勉學篇）相信這段話可以做爲批評家的座右銘。細讀顏元叔的古典詩批評，處處可以發現到他的偏差，認爲新批評才是批評的唯一利器，而且他對詩的內在探討，永遠只堅守一個觀點，即是唯「性」是圖，唯「性」至上，令人懷疑新批評乃是「唯性論」的化身。他曾說過這麼一段話：「我們若始終堅守一個觀點，便永遠只能看到同一個面貌；古雖古矣，傳統雖傳統矣，却也可能把古典詩看『僵』了。」（頁七一）筆者很樂意把這段話的「古」字改成「新」字，「傳統」改成「現代」，將同樣的話獻給他，以做爲他的新批評的一個借鏡。

三、現代詩批評的考察

顏元叔在現代詩方面的批評，是毀譽參半的。二十年來，由於缺乏有力的批評者出來做諍諫的工作，乃使得現代詩的發展益形惡化；顏元叔的出現，正好爲現代詩帶來一股制衡的力量。平心而論，他的新批評比較適合運用在現代詩的作品上，因爲，大多數的中國現代詩人受西方文學的影響非常鉅大，他們寫出的作品也幾乎都是西方文化的化身，所以利用西方的批評理論來分析，正是現代詩的最好「剋星」。自從他發表「細讀洛夫的兩首詩」之後，便立即引來原作者的辯護，原作者的朋友也跟着聯合起來圍攻；觀察雙方的文章，顏元叔的批評容或有誤解之處，但我們寧取他的冷靜，而不敢苟同後者集體之喧囂。就現在可以看到的，他一共寫了一篇總論，即「對中國現代詩的幾點淺見」；以及五篇個論，包括：「余光中的現代中國意識」，「梅新的風景」，「細讀洛夫的兩首詩」，「羅門的死亡詩」，和「葉維廉的『定向疊景』」；最近還有一篇短論：「審詩雜感」，發表於「中外文學」二卷九期。

大致上說，他對現代詩的各種弊病都觀察得很清楚，他在「對中國現代詩幾點淺見」與「審詩雜感」

二文中，已都指出了現代詩的一些缺陷，在此願再歸納成幾點，重申於後：

第一、他認為現代詩人缺乏追求形式的努力。從文學史的觀點而言，中國的古典詩歷經各種變化，都充分顯示非常嚴謹的形式，而此形式乃來自中國文字固有的本質。今日的現代詩，固然受西方影響很大，但也應該回頭和傳統銜接，做為文學史的延續，他建議詩人應努力去摸索和追求新的形式。從美學的觀點來看，他認為若干詩人缺乏誠意去追求內在的形式，今日的中國詩壇已過份的放縱，使作品趨於混亂，他主張詩人應在「有機形式」和「機械形式」之間，做一番調和的工作。

第二、他指出現代詩缺乏謹嚴的結構，詩人該自覺到在作品中應暗藏合理的結構，如中國古典詩講求的「起承轉合」，西方文學所要求「有頭有尾有中腰」。降及今日，現代詩人已完全捨棄這方面的約束，往往一首詩有始無終，或是虎頭蛇尾，特別是以「超現實主義」指導出來的作品，常犯了自由成性的弊病，一首詩屢見佳句，不見佳篇；只見啓幕，不見結局；再加上「自動寫作」、「下意识」、「反理性」等

西方武器的破壞，乃使現代詩更不堪蹂躪了。他主張詩人應在結構方面下功夫，使作品有一完整統一的篇章。

第三、他認為現代詩的「意象語」往往過份跳躍，而發生各自為政的現象；他特別指出，這是「超現實主義」帶來的壞影響，詩人刻意以個人的「視景」(Vision)入詩，表現出來的詩也只是個人的經驗，讀者不能分享到詩人的視景和經驗，致使詩人和讀者造成了隔閡，此乃晦澀詩產生的主因。

第四、在詩的語言方面，他認為臺灣詩壇所流行是「假文言」或「假白話」，也就是「文白夾雜」的一種語言。他強調要使文學帶來生機，端賴文學的題材再度走向人生，以及文學的語言再度接近活用的口頭語，他並且鼓勵詩人應大膽走入口頭語內，以他文學創造的力量，將口頭語化為文學語言。

以上四點意見，是他對中國現代詩人的一些諍言，無疑的，其中的許多論點已針砭了詩的要害，譬如：他要求詩人應重視詩的結構，也應慎用詩的意象，這些都是要挽救現代詩的命運所應努力的方向；筆者認為，這些問題的提出並非是苛刻的要求，而是相當

莊嚴的忠告。讓我們回頭看看過去詩人遺留下來的成績，固然不乏佳作存於其中，但畢竟是佔了少數；大部份詩人大多只是爲寫詩而寫詩，沒有意識到自身在現實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演到最後，詩乃走向孤絕的道路，這個事實是相當可悲的。如今，顏元叔能够毫不留情地揭開現代詩的缺陷，他的膽識實令人佩服。相信以他客觀的態度和見解，必能切中時弊，爲現代詩帶來生機。

不過，對於語言的問題，他堅持應以純粹的白話文入詩，似乎還有產權的餘地。自新文學運動以來，文言文與白話文之間的爭論是作家所關心的一大課題；文學發展到現在，白話文運動確實已推展出相當可觀的成績，但就我們親眼看到、親身體驗到的事實，文言文的力量仍是根深蒂固的，要使詩的語言完全進入純粹白話文的境地，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按照他的看法，認爲白話文才是活用的，而文言文是死的語言，這種見解實有待修正；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語言中，也有許多借助文言文的地方，倘使我們承認詩的語言是取自生活中的語言，則文言之入詩是難以避免的。只要語言仍有足够的力量傳達人們的觀念，能够毫

不費力地溝通人們的思想，那麼不管它是文言或白話，或是白話和文言的雜交，它就永遠是一種活用的語言；只要我們的民族有一百位成熟的詩人，便會有一百種操作語言的方法，相信他們能够在白話和文言之間，出入自如。因此，顏元叔堅持詩人「不應該退守在文言文與白話交界之黃昏區域」，並不是最正確的建議。詩人應該努力的是，如何把文言熔鑄在白話之中，使我們的民族語言永遠富於活潑生氣的力量。從語言的操作來看，要判斷它是不是好詩，或者說，如果它要成爲一首好詩，就要看它有沒有再鑄語言的力量？而不是夾在文言和白話之中爭論。再進一步而言，今日詩的語言之所以不斷引人詬病，主要不在於文言和白話的運用，乃在於詩人駕馭語言能力的程度；有不少的詩人動輒以「破壞固有的語法」、「扭斷語言的頸子」等離蟲小技，耽溺於文字障的遊戲；像這種情形，無論詩人用文言或白話，都足以戕害詩的生命。如何喚起詩人的意識，以更嚴肅的態度來面對我們的語言，相信是今後批評家的一大責任。證諸顏元叔的詩評，就可看出他品判詩的語言並不以文言或白話爲標準，而是以操作語言能力的高低來論斷；試以

「余光中的現代中國意識」與「細讀洛夫的兩首詩」這兩篇文章做爲引證。

他認爲「余光中的語言比較乾瘦」，又說：「乾瘦的語言在詩之中也自成一家，不必盡是狂野沸騰的意象與音響。」（頁一八六）換言之，所謂乾瘦的語言，是指意義和意象較爲準確的語言。這是余光中創作的優點，能夠讓讀者容易把握作品的主題和精神，而增強作品的說服力；這種語言也有它的缺點，便是很容易流於平舖直敘，不能喚起讀者更多的聯想，例如顏元叔指出的「在冷戰的年代」一詩，乃是由於意象過於準確，沒有太多的彈性，使得讀者沒有回味的餘地。洛夫的語言就比較富於伸縮性，作品的意義可大可小，詩中有足夠的空間可供讀者的思想自由運轉；然而這種語言最大的流弊，便是意象不夠準確，整首詩的進行如天馬行空，令讀者難以捉摸。試看顏元叔的批評就可得到證明，在「細讀洛夫的兩首詩」一文裏，他全部的批評很辛苦地陷於「打通全詩血脈」的工作之中，使得批評停頓在一字一句的推敲之上，而不能再進一步去探索全詩的精神，足證這種詩讀起來既傷神又費時，非常吃力不討好。以余光中的收斂

的語言，來對照洛夫的奔放的語言，便可看出語言的操作是很重要的，而無關白話與文言的運用。

就實際的作品來看，余光中的語言往往是文白夾雜的，並且他常常藉稠質的文言來輔助鬆懈的白話，使詩的力量更見充實。洛夫則大多以白話入詩，不過他擅長利用矛盾語的曲折，以填補白話的缺陷。顏元叔在討論這兩位詩人的作品時，沒有比較他們的長短得失，否則對他們的作品可能觀察得更清楚些；從這裏也可瞭解「新批評」的缺點，往往只是就一個人的作品來討論，看不出詩人之間的相關位置。如果要比較余、洛二人的作品，從詩的結構來看，就可看出他們的利弊。余光中很少運用矛盾語，而長於運用矛盾的主題，質言之，他的矛盾技巧不在單獨的詩行句子，而在於全篇的結構；在顏元叔的觀念裏，總以爲詩的結構只有兩種：一是亞里斯多德所講求的「頭，腰，尾」的結構；一是中國古典詩所講求的「起，承，轉，合」的結構。僅用這兩隻鞋子來套余光中的詩，自然是很難套得上，無怪乎他對余光中的長詩甚以爲病，他認爲「較長的詩篇中，如『在冷戰的年代』，『忘川』，『敲打樂』等，結構上就顯得相當零亂」

；以這段話印證余光中的長詩，事實並非如此。余光中的詩的結構正如前述，都是運用矛盾的技巧，因此詩的進行總是辯證的，即「正，反，正，反」，或是「正，反，合」等的結構；「敲打樂」一詩的結構便是如此，「自塑」、「火浴」等詩更是如此，只要讀者反覆咀嚼幾次，便可體會到這種結構暗藏在詩裏面。筆者的兩篇文章：「冷戰年代的歌手」（「龍族詩刊」第六期），和「一顆不肯認輸的靈魂」（「龍族詩刊」第十期），對「敲打樂」和「自塑」有初步的分析，此處不贅。

顏元叔拿同樣的兩隻鞋，去衡量洛夫的作品，更是格格不入。洛夫喜歡運用矛盾語句，使意象和意象之間相剋相制，相衍相生，如果運用得恰到好處，當可使詩的產生和諧力量；運用不當的話，則容易造成主題不明、結構混亂的惡果。洛夫作品的缺點便是佳句屢現，佳篇不多，他把全部的精神貫注在各個詩行之上，以致忽略了全篇的結構，可謂得不償失，在這方面余光中就比他理智多了。因此，顏元叔埋首在不講究結構的作品中企圖尋找結構，必然是緣木求魚，徒勞費神了。然而，在顏元叔的詰難之下，也正好暴

露洛夫自身的短處，他在「與顏元叔談詩的結構與批評」一文答辯中，就承認：「詩決不是邏輯的推理，思想的演繹；詩固然有其『有機結構』，但運用頭中尾或起承轉合等結構觀念決寫不好一首詩，讀者如果根據這個觀念去讀詩，也勢必產生欣賞上的困惑。」又說：「任何藝術品的創造無不源於直覺，而非根據理性，詩在本質上就是『非理性的』，故嚴羽有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等說法。」（「中外文學」一卷四期，頁四三）換句話說，他反對詩應該有結構的看法，一首詩能長則長，能短則短，這樣的觀念未免過於偏頗了。欣賞詩的時候，確實不應該只是以上述的兩種結構觀念去品評；但這並不意味詩就不必講求結構，詩人需要再獨闢蹊徑，創出另一種結構形式，例如余光中便是在兩種固有的結構觀念之外，又獨創一種辯證式的結構，使現代詩的發展又邁進了一步。所以，洛夫強調詩是「非理性的」，是不適宜的，也是不正確的；至於以嚴羽的「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等等說法，來暢論詩之不講求結構，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了。嚴羽的這些詩論，談的是詩的韻味和境界

，所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是也，完全和詩的結構毫不相干。由此可以發現，洛夫對詩的認識還不够透徹，雖然顏元叔對詩的要求過嚴，對詩的欣賞還不知變通，但畢竟已指出詩是需要講求結構的；洛夫則主張詩是不講理的，把這種錯誤的詩觀散佈出去，很容易導致其他詩人創作上的混亂。

「細讀洛夫的兩首詩」發表之後，還引來劉非、彩羽、林綠、周鼎等詩人的「圍剿」，集合這四人的解說，再加上洛夫的自辯，更可發覺他們對詩的詮釋都不一致，言人人殊，各持一詞；就正面的意義而言，洛夫的詩可以做不同的解說，可以容納各類的詮釋；就反面的意義而言，這五個人的說法（包括洛夫本人），沒有一個是正確的。無論是正面或反面，他們都沒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責難顏元叔的批評，換言之，如果能容納其他四人的解釋，則顏元叔的解釋也能够成立；何況其他四人和洛夫有「友情」的因素存在，擺脫不了「為朋友說話」之嫌，甚此，我們寧取顏元叔的批評。

「葉維廉的『定向疊景』」是顏元叔的現代詩批

評中，寫得最為雜亂無章的一篇評論，朱炎却認為這篇文章「顯示了顏元叔在營務評論事業中所下的真工夫。若不是他做過『動手動腳找材料』的實際工作，絕難成就這麼像樣的批評文章。譬如他差不多把葉維廉所移植襲用的古詩文句一一歸源。」這段褒揚的讚語可謂「無的放矢」，細讀顏元叔的原文，實在擔當不起這樣的稱頌，筆者願請教朱炎先生，把葉維廉作品中的典故出處一一尋找出來又如何呢？那只是考據而已，並不是批評的正務。

首先，顏元叔提出「定向疊景」一詞，並沒有為它下精確的定義，他自撰這個術語主要是為了區別晦澀詩和艱深詩的不同，他說：「晦澀詩的情感思想，四方亂射，令讀者無所適從，結果感到迷失與迷惘。艱深詩的情感思想，則有一定的發展或投射的方向，讀者可以按照這個方向領略探討，越是往前走，越見情思的風景層出不窮，這樣的詩便是『定向疊景』。」（頁二五九）從這段話只能約略瞭解，「定向疊景」是指艱深詩中有一定發展的方向，可供讀者去追循，而領略到詩中的繁複的境界。然而，印證在這篇評文裏，他提到葉維廉的定向疊景之處並不多，除了討

論「愁渡」一詩時，略為提到而已，其他的解析大多是閃爍其詞，語焉不詳。他曾強調：「要產生『定向疊景』，第一要用語精確，第二要結構謹嚴。」那麼，葉維廉的作品既有定向疊景，其語言必然非常正確，可是讀完這篇文章，却發覺他始終把握不住詩中的意義，文中處處可看見他困頓地推敲字句的語意，「似乎」、「可能」、「我們很難說」、「在此究竟何所指，我不十分了然」等等不太有自信的字眼，俯拾即得。例如他解析「愁渡五曲」時，指出此詩「似乎是葉維廉的民族情感最激動的表達。詩中的『親愛的王』可能意味著祖國，『棠兒』可能意味著新生的一代，……」（頁二六〇）如果用語精確的話，就不必如此勞神揣測了。即使這裏的解釋是正確的，將之套入詩中，實在看不出有任何表達民族感情的地方，至於說「激動」云云，更談不上了。顏元叔苦心撰出「定向疊景」一詞，並沒有適合葉維廉的作品，而且也沒有發揮這個術語的效用，不能不令人為之遺憾。

其次，由這篇評文，更顯示顏元叔對現代詩的發展情形還不够瞭解，因此，說了不少「外行話」，在此舉出兩點：

第一、他說：「『肯定』是葉維廉在處理這類題材上有別於其他詩人的地方：他不是一個憤怒絕望的詩人。」（頁二六二）他的意思是，葉維廉的作品往往以「肯定」做為結尾，和其他的詩人不同。這樣的話確實外行了些，在現代詩人中，多的是善於寫肯定結論的詩人；他竟說，「洛夫為著自身的損傷感到憤怨，余光中在『敲打』之餘但剩灰白的絕望」，以這兩句話去印證他原來的兩篇批評就有出入了；他在「余光中的現代中國意識」一文中，已指出余詩有肯定的結尾，為何在此反而變成灰白的絕望呢？洛夫雖有憤怨之氣，但他的詩也是相當肯定的。試以「湯姆之歌」的最後一節為例：

死過千百次

只有這一次 he 才是仰着臉

進入廣場

詩的結尾，肯定了一位陣亡軍人的生命的意義，多麼富於奮發的精神。又如「曉之外」的最後一節：

掀開窗帘，晨色湧進如酒
太陽向壁鐘猛撲而去
一口咬住我們家的六點半

這首詩是描寫一家人早晨起床的情景，從詩中可以看出他們對生活充滿了信心和希望，他們的日子過得很有意義；最後一節相當富於「機智」，暗示他們早晨六點半起床時，迎進滿屋子的陽光，這樣「肯定」的結尾較諸葉維廉的作品，更為顯著。「新批評」的優點固然是就詩論詩，它的缺點也是由於就詩論詩。面對一首作品，就忘記（或忽視）其他作品的存在，因此在此批評工作進行時，便發生顧此失彼的尷尬現象，顏元叔的詩評就常犯此一毛病。

第二、他說：「在現代詩人之中，葉維廉是對古典詩用功頗勤者之一。」這句話說得非常「安全」，因為他並沒有說葉維廉是唯一在古典詩方面下功夫的詩人。可是，他在評文當中，只找出詩中的一些典故出處，並沒有進一步指出運用這些典故的意義。接著他說的一段話，便露出馬脚了：「在現代人大幅度斷絕與古典詩的關連之際（至少五四運動之中及稍後是

如此，而在臺灣近二十年的詩人，欲與古人發生關係而偏不得其門徑），葉維廉至少找到了一條途徑，一種方法，讓現代詩浮現着古典詩的影子。」（頁二七二）這段話就充分顯示他的外行；臺灣二十年來的現代詩人，已有不少詩人努力融合古典詩和現代詩的精神，最顯著的例子便是鄭愁予，他的詩往往透露出濃郁的古典氣氛，讀起來頗有舊詞的韻味，而又不失其現代的精神。再一個例子便是方旗，讀他的詩就可知道他受過舊詩舊詞的薰陶；而余光中更是現成的證據，他的「蓮的聯想」又何嘗不是脫胎於中國的古典詩呢？在葉維廉「找到」這條路之前，已有許多詩人嘗試努力過了，只是顏元叔沒有注意到而已。

評判一位詩人的作品，並不是只拿他的一冊詩集來研究就够了，而必須是看他作品的全部，不僅如此，還必須看看與詩人相關的一些資料；尤其是當代詩人的作品，時代愈近就愈不客觀，批評就很難進行，因此必須要研究更多有關的材料，評者才能超脫作品的迷惑，看得更清楚些。顏元叔在這篇評文裏，有意無意將葉維廉的地位置於余光中和洛夫之上，這是我們不敢苟同的；以洛夫為例，雖然他有一些詩觀得自

葉維廉，但是論創作的技巧、語言的運用、意象之處理、節奏之安排，都遠勝過葉維廉，凡熟悉現代詩之發展者，當信此語之不虛。詩人的作品地位之高低，並非三言兩語就可決定，此文也沒有提出強有力的解說，不能使人信服。

綜觀顏元叔的現代詩批評，並非針針見血，雖然他已發現到現代詩的一些問題，却提不出適當的處理方法，究其主因，乃是過份受制於新批評理論的拘限。新批評的方法往往只適合一首詩單獨的分析，不適合做綜論性的解析；所以在他的幾篇詩評裏，寫得較為用心的，當推「梅新的風景」一文，在這篇批評中，他實踐了一些新批評的方法，一首詩一首詩個別地討論；至於像「余光中的現代中國意識」、「葉維廉的『定向疊景』」等較為大規模的文章，就露出腳步不穩的跡象，方寸大亂，毫無頭緒。無可否認的，顏元叔對現代詩的發展可以說非常關心，以他的勇氣和知識，當可為現代詩帶來更清醒的見解，如果能够保持目前的衝勁，繼續發掘現代詩的癥結，同時揭示現代詩的優點，或許能使詩的發展找到比較可靠的方向也說不定。問題是，他應考慮到如何把自己的知識化

為力量？如何進一步活用新批評的方法？

四、感想和建議

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原是百家雜陳的；或主考據，或主義理，或重託意言志，或重直觀神悟，各家的發展相互消長，無論如何，這都是我們固有的豐富遺產，如何將它們化為現代的工具，成為現代批評的一部份，是當今批評家的首要任務。文學發展到今天，已進入全新的時代，但這並不意味過去的批評方法毫不足取，如果我們承認傳統是活生生的，而且也承認自己是傳統的一部份，那麼我們就有義務去尊重傳統，追尋傳統的長處。傳統是不斷延伸的，因此它也有足夠的胸懷接受新的事物，容納新的精神；相信每位致力於研究傳統的工作者，也會有雅量迎接新的方法。

顏元叔努力引進新批評的理論方法，總以為國人不會首肯，他已不只一次提到旁人對新批評的嘲諷，這種嘲諷是不是就表示國人反對新批評的輸入呢？如果顏元叔能够冷靜下來，追究嘲諷的原因，也就不致

於如此惴惴不安了。第一、雖然新批評承認歷史傳記的研究，他自己也強調新批評的內在因素的分析，必須輔之以外圍資料的參證研究；但是他從未注意到外在因素的存在，誤以為新批評才是最好的方法，其他的傳統批評並不足觀，這種觀念正好限制了他的批評視野，久而久之，終會囚死在自以為是的理論之中。第二、他的另一致命傷，乃是求新太切。他認為新批評必可為中國舊文學帶來新成果，事實上，新見解是不是就等於好的見解？新見解是否就是對的見解？頗值得推敲。他處處不忘要超越前人的見解，可是對前人的研究從不重視，甚至露出鄙夷之色，又如何超越呢？所謂超越，必先要承認前人的成績，分析其得失，然後才有超越可言；對前人的心血結晶懵懵懂懂，便妄談超越，那只是盲目的追趕罷了。新見解如果沒有建立在舊基礎之上，便很容易崩潰，證諸他的詩評便是如此，缺乏對作品的外在因素的認識，乃造出不少的錯誤，把許多錯誤累積成新見解能算是「成果」嗎？第三、顏元叔的批評態度也令人不敢苟同，行文裏屢現專斷的字眼，咄咄逼人，毫無討論的餘地。

所謂批評，往往只是對文學作品做一番「測航」的工作，每一種批評見解都不能當做最後的定論，如果下判斷時都是以「我認為」做出發點，便難以使人信服，自我中心太強，易流於剛愎自用，這是批評的一大忌諱。

中國文學並非是一塊禁地，無論是古典的或現代的，都等待有心人去墾掘，只要運用妥善的方法，抱着正確的態度，必可帶來更新的氣象。當前的一大課題，便是批評家應嘗試融合傳統批評的長處，去蕪存菁，鍛鍊出最佳的利器；在這方面，葉嘉瑩已提供了一些範例，試看她收在「迦陵談詩」的「一組易懂而難解的好詩」一文，不僅運用歷史傳記法，參證前人的見解，而且也契合新批評的方法，獨闢新徑。筆者建議顏元叔應虛心去瞭解她的批評，盲目的反對和辯論，都不是新批評家應有的風度。細讀顏元叔的詩評，已知他擁有一套很好的方法；但是空握一把鋤頭，却不知如何開墾，平白地犧牲無數的精力，只有令人惋惜。

（六十三年三月廿九日）

讓真情感自然流露

朱西甯

讀「春天華爾滋」的一點感懷

青春的奔躍。你在一個急驟成長的生命裏，也不至苛求甚麼玄奧。而這無可遏止的奔躍，便就是玄奧。因為一棵新芽憑藉着甚麼猛拔起那股蠻強，無人能認識清楚。

而況，玄奧並非一種境界。王國維的『真情感』，才是我們所要尋求的。鄭傑光散文的可愛處，即在這真情感上見出其足跡。

中國文人元本有一種真情感的傳統，外族不識中國倫理，遂也不解中國文人怎能以與男女之歡的情愛相較，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真情感，獻諸其君王、當朝、僚屬、兄弟、友人……而所有這些，尤其在西方民族眼裏看來，應屬相斥的同性。西方民族特性，在在表現于個人自我中心的對立着一切客體。即男女結合宜屬一體而仍不免斤斤于對等的義務和權利，並以契約相制約。其所信奉的耶穌基督，元本是真切的天人合一，但經西方的希臘化之後，竟也成爲對立的『舊約』和『新約』。於此兩者，可見一斑，其它不必細列了。至於西方民族的文明傑作——科學與民主，自更是尖銳的表現了個人自我中心的對立着『自然』和『羣體』的客體。但中國文

學上真情感的固有傳統，却自民國初年，爲西方色彩的『五四』新文學運動所開始砍殺，爾後這半個世紀，更西方的『普羅』和『現代』廣續的斷喪這個傳統。於今還能殘存多少，差不多令人不敢正視了。

中國文人的這種傳統，在初被砍殺時，自然，一則是因『五四』立意要走科學與民主的路子，故必然要結下重理性的果；再則，當時北洋軍閥執政，承襲了清廷的腐化而尤過之，便是自毀倫常；三則中國古老的社會面臨一個開放時代，暴露了太多的殘破，而宗法倫理縱有萬般的美好，亦在不合時宜裏見出短絀，皆足阻碍了真情感作傳統形態的表現；還有就是『五四』不惟立意西化，且立意破壞『孔教、禮法、國粹、舊藝術（中國戲）和舊文學』。其理由便是爲了『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民國八年一月號新青年所刊陳獨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其後左翼的『普羅』以『革命文學』姿態出現，反道統、反政府、反倫理；再後的『現代派』挾西方與耶穌毀約的餘威而來，雖未必明言反倫理，却是以之爲恥。凡此，皆深重的影響了，乃至改變了太多太多中國今代文人的意識形態，而表現最爲彰著者，便是隱藏真情感，貶感性而揚知性，居心要矯情的做一個外強中乾的孤高狀者。

恥於倫理，似已成爲今代的風尚。這可比喻爲把西方高鼻樑的審美觀引入中國，那末塌鼻樑者唯有整容一途。眞僞便從這裏分曉。中國傳統倫理，元本亦非絕對的眞理，元本亦非絕對的眞理；時代與社會與價值觀念，皆在急驟的蛻變，倫理焉能萬世一統！然而變者形式，不變者原理。孔家教仁教義，成仁取義唯求心安，不仁不義便是不安。這安與不安就是不講功利的孔子絕無僅有的一個人生目標。若有人認可不仁不義所得的利益，其喜樂遠過於所得的不安，那便由他不仁不義去，但不安的眞情感是無可避免的。而所得的利益有消耗淨盡之日，所得的不安將長遠伴隨，竟其終生。這安與不安即是人性，任時代、社會、價值觀念如何千變萬化，人性却是不變，眞情感自亦不變。王國維所謂的眞情感便是境界，眞是善哉斯言。鐵案如山。

而我所稱許的鄭傑光散文的可愛處，卽在這眞情感的表露，他不去隨俗的去呻吟些荒謬與孤離（如果生命中存有這些因子而不呼痛，則又不是眞情感了）。他愛國家，也愛國家的元首和元首主持的政府，這是作爲一

個國民，一個軍官的真情感；但在『普羅列塔利亞』刻意製造的文風裏，明爲承襲了愛國家，反政府的『五四』傳統，暗則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陰謀。實際上，『五四』的愛國家是真情感，北洋政府之不得不反，也是真情感。但『普羅』則否；『無產階級無祖國』豈不是國際共黨叫得鏗鏘的鐵口號，但民族倫理衆意難違，不得不爲一種姿態，以愛國爲幌而收買人心，故其愛國也是一種假情感；至於那個時期的執政者，完成北伐，統一中國，實行訓政，積極建設國家，有何可反？而後繼又領導全民抗日，獲致最後勝利，收回租界和海關，廢除不平等條約，盡溘遜清一代留下的國恥，躋國家於世界四強之一，復又有何可反？全國國民愛這樣的元首和政府，自然是真情感；那末反對者，破壞者，便是假情感。這是十分明晰的。然而一時的惡風，直颺得持真情感者反而噤若寒蟬，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學，焉得不到處氾濫着一片虛情假意！再看近十多年來，趕時髦的孤高狀者，爭相標榜『現代主義』。西方文明的優越處着實的太多太多，却也不是不問青紅皂白的耗子搬家一般，且也不是搬來就算，或是只搬得些囤腳倉渣。而『現代主義』既反的是集體和傳統，雖作『普羅』的居心詭譎，却尤有勝者，即連國家亦成爲笑談，視爲一種不合理的結構，至於倫理、法律、種種秩序規範，皆是枷鎖，人類作繭自縛的愚昧結晶。此在西方應是自然產物，亦算真情感，故也有了不起的文學作品問世。但在中國，無論爲民族性，無論爲時代背景，社會形態，以及國家所處的困難境遇，或許我是個盲者，聾者，我尚無以審察出這種新思想何自來，何自出。然而我也不免自作多情的要爲他們遏制真情感，矯情的作態狀所落得的苦況，而付於同情。

像鄭傑光這樣一無顧盼的把真情感流注進他的散文裏，是會被目爲『御用』的。然而我却也無意吶喊助陣，必須歌讚國家，歌讚執政掌權者，歌讚反共的戰鬥等等才是真情感。果真你的生命裏並無這樣的成分，勉強出手，亦是虛情假意。大約順手自然——這又是中國民族的性情了；不必單憑理性的立志如何如何，真情感總是會那麼美好的流洩出來的。而境界，也正是這麼自自然然的與你的真情感合而爲一。這却完全不是甚麼訣竅，中國人只相信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造化 and 緣分。

當代福音書研究

謝 鮮 聲

要認識耶穌這個人只有依賴新約聖經，特別是新約聖經裏福音書的部份，之外再也沒有關於耶穌的原始記錄了，耶穌本身也沒有留下任何的著作。

可是最近逐漸清楚，福音書原不是耶穌的傳記，也不是足可信賴的言行錄。福音書是原始基督敎團的人們爲信仰耶穌爲救世主而著的信仰上的文字；誇張地說，甚至可說帶有耶穌傳說集的性质。

很早就有人覺察到，福音書並沒有傳下真實的耶穌。從十八世紀後半就有人以批判的態度仔細推敲福音書的記錄，企圖除去教義學上的粉飾，力謀還來真實的耶穌。耶穌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這種歷史學上的興趣，與回復到以耶穌做根源的宗教，這種神學上的關心，合而爲一，推進了「史上耶穌」的研究。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期出版了許多「耶穌傳」，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史特勞斯 (David Friedrich Strauss 1808-1874) 的「耶穌傳」，與勒南 (Ernest Renan 1823-1892) 的「耶穌傳」(註一)。但另一方面在十九世紀後半凱勒 (Martin Keller 1835-1912) 也已發言，認爲「耶穌傳」的努力是不可能也是無意義的事情。

一九〇六年史懷哲 (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 (註二) 寫了一本「耶穌傳研究史」，對二十世紀初期以前的耶穌研究做了終結。他說耶穌的言行要從當時流傳於猶太之間對救世主 (彌賽亞) 期待的心情上去理解，他當時以這觀點評論以前的耶穌傳，嚴厲指出所謂耶穌傳不過是強烈的反映著者的關心，藉拿撒勒人耶穌發洩著者所抱的理想罷了。

但重要的是在史懷哲的「研究史」以後，即一九二〇年以下的研究。因為出現了許多各人各樣的耶穌傳，自然引起了檢討所根據的史料是否可靠的問題。什麼史料才值得信賴，一般的說法是，在時間上、地點上最接近於耶穌的人所留下的記錄，（但在另一方面這種記錄往往反而是欠公平的）。那麼福音書裏到底那一本最早，一般被承認的說法是霍爾茲曼（H. J. Holzmann 1882-1910）等人所謂的「I」史料

說，認為福音書裏馬可寫得最早，馬太與路加是參考了馬可，再引用了「耶穌語錄」（通稱Q史料）（註三）；之外馬太與路加尚有自己的資料，而馬可福音也有其最原始的形態。於是許多人打算根據馬可原本與「耶穌語錄」來寫耶穌傳。這時發現了重大的問題，就是單

單最早並不能保證這記錄在歷史上確切性，乃提起了「樣式史」的研究方法。

1 「樣式史」（註四）的研究

樣式史本來是一般文學的研究方法，後來用於舊約聖經，現在也適用於新約聖經。樣式史研究的對象，不是針對個人的創作，而是對那種起源於民間的傳承（註五），

後經整理而為文書的著作。其特徵是文書的成立經過長久的時間，又有許多人參與其事。雖然如此，這種文書具有超乎各個人思想與性格的一般性法則運作其間，去認識這法則成為樣式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樣式史這樣認為，故事成為文書以前有口傳的時期，又傳承決不是到處流傳的，一定有形成傳承、傳佈傳承的「地方」。譬如在耶穌死後三十一——七十年的原始基督教

團，已有多方面的活動。教會到處傳道，遵守禮拜、執行聖餐的儀式，時時對信徒加以神學與道德的訓練。因此，耶穌在倫理上的言論，其定型與傳承的過程，與教會在道德上加諸信徒的訓練息息相關。又如最後晚餐的記事，一定是與聖餐這儀式有所關連而寫成的。

形成傳承與傳佈傳承的地方稱為「生活之處」。在一定的生活的場所形成，傳佈下來的傳承具有一定的「樣式」，實際上福音書所記錄的傳承，具有若干顯著的樣式，可以把它區別分類。樣式史就是將這些傳承的樣式加以分類，以樣式史的特徵做線索，推定各個樣式的「生活之處」。由於各個生活的場所所有特別的關心，傳承發展的方向亦有所不同。樣式史這樣追索傳承的成長，知道其法則，期能再現其

最原始的形態。

在「二史料說」的階段，所要求的是最早的文獻，那是馬可福音書，是Q資料。但是樣式史再進一步分解文獻為片斷的傳承單元，追求原始傳承的性質。在口傳時期所傳的原是各個獨立的零星故事與片語，尚未成立為完整的傳記（唯一的例外是耶穌受難的故事，這在傳承裏早已成形）。

一九一九年史密特（K. L. Schmidt 1891-1956）寫下了「耶穌的歷史的框」一書，這可以說是第一本正式採用樣式史的方法研究福音書的書。這本書表示福音書並非創作，福音書的記者只不過是編者，他集合中斷的、單元的傳承加以整理，然後編排地點、時間與順序。最早的福音書記者馬可，並不知道耶穌言行的歷史順序，他只是

將單元的傳承集合下來罷了，這事與二世紀巴比阿斯（Papias 70-160）對馬可福音書所做的證言一致。（註六）。

這本書給予耶穌研究的工作一個大的震撼，假如連福音書記者也不知道事情的前後順序與彼此的因果關係，只將片斷的傳承隨便地排列的話，我們已沒有可靠的記錄做為憑藉，再構成史上耶穌的年代了。而史密特是正確的，在目前的學界已成定說，認為不可能寫耶穌的傳記。因為何時何地發生何事，已不能照年代的順序加以排列了。

一九一九年提比留斯（Martin Dibelius 1883-1947）也寫了「福音書樣式的歷史」。他根據福音書的傳承，依其樣式加以分類，而推定其各個樣式的「生活之處」。譬如他所稱「範例」的樣式是這樣

的，如馬可二：23——28以耶穌的話做中心，簡潔地抽寫講話的場所與上臺的人物。據提比留斯的說法，這種樣式的傳承來自原始教團的講道，就是在講道時提起耶穌的言行做信徒的範例。在這樣式之下，不必追問耶穌存在的意義，也不必誇大耶穌的能力，聽眾之中也有直接聽過耶穌講話的人，能糾正講道者的錯誤，因此屬於「範例」的傳承是比較可靠的。另外有稱為「諾為烈」（註七）的樣式，這是指耶穌行奇蹟的記事。譬如治病先述患者可怕的症狀，再說明耶穌治病的方法，然後提出病癒的實證帶來羣衆的讚嘆。這樣式的傳承訴諸於信徒，可以滿足其虔敬的好奇心，因此比較容易流於誇張，真實性自然亦比較淡薄。

一九二一年布特曼（Rudolf

Bultmann 1884-) 出版了「

共觀福音書傳承的歷史」。這本書並不將傳承關連於「生活之處」來理解。正如書名所示，是將共觀福音書所集錄的傳承加以分析，追求其發展的經過，以明其法則做重點。同時從希臘文化或猶太教的文獻收集相似的記事，使之與福音書的傳承比較。也分別提出了馬太、馬可、路加編輯傳承時的種種技巧。他可以說是當代福音書研究的先聲。布特曼在這本書中，以傳承的研究做基礎展開歷史批判；結果他認為福音書裏的記事在事實上值得信賴的，幾乎只剩下帶有終末論色彩的若干耶穌的話而已。

樣式史的研究，不僅分析品管個個的傳承，而且對福音書傳承的全盤性格下了決定性的判斷。就是傳承既然是在原始教團這特定之處

定型與流傳，當然反映原始教團特

有的關心與其神學。因此原始教團的耶穌傳承，只能說是原始教團對基督的瞭解，並不是對「史上耶穌」的客觀報告。原始教團藉傳承傳下他們認為在本質上重要的事情，絕口不談耶穌這個人的年齡、容貌、性格或經歷，所以寫耶穌傳的可能性更加困難了。一九二六年布特曼寫了一本以「耶穌」為名的書，完全不提耶穌的生平。他說：我們不能再構成的只有耶穌的思想。但也不提什麼耶穌的世界觀或哲學，把焦點放在耶穌如何瞭解人的生活上面，布特曼說從這上面才能看到思想的本質。

布特曼認為耶穌一方面具有律法的教師的性格，一方面又具有先知的性格，這兩者本互為矛盾，因為耶穌以先知的資格，宣布末日已

近，而律法是以此世的繼續做前提

。耶穌為什麼具有這種兩面性，布特曼把這解決放在耶穌對人的看法。從耶穌的終末論與律法論的根底可看出有同樣的對人的瞭解。耶穌認為人時常面臨於決斷的狀況，在什麼狀況之下做什麼事情才好，都沒有也不能有可供給你答案的倫理體系。人在「即刻」「在此」這具體的情況下，時時似被拋在空中飄浮不定，因此要靠自己來決斷做什麼。耶穌的律法論、終末論都表示這樣的人的存在。這可以說是一種很好的解釋。

如前述樣式史研究對傳承持批判，懷疑的態度，因此反對的意見也相當強大，而樣式史個個研究的結果也不一定是全對。樣式史家彼此之間也存有不一樣的意見，但整個地來看，樣式史研究的方法是正

確的。證明這一件事的是，最近推展的「編集史」研究的方法。這是承認樣式史的研究方法，又以樣式史研究的成果做基礎，向另一個方向發展的研究方法。

2. 編集史（註八）的研究

早在一九〇〇年威烈（W. Wrede）的「彌賽亞的秘密」已運用了接近編集史的方法。但有意識的使用這方法而收到優異成果的是漢斯·肯茲爾曼（Hans Conzelmann）一九五四年出版的「路加神學的研究」。樣式史認為福音書記者是集傳承將其連結，其關心着重於尋求最古的傳承層。但編集史着重於傳承的新層；注目於福音書記者編輯福音書時所添加的操作。仔細比較各福音書，觀察福音書記者怎樣對傳承選擇取捨，又對傳承怎樣加以加添削除，由這

些資料推定福音書記者是以什麼觀點來編寫福音書？肯茲爾曼對路加福音書下這樣的研究，證明福音書記者並不像以前所想像的單單是傳承的收集者，而是對耶穌基督、神、歷史都有獨特的想法，在自己的神學觀點下處理傳承。

話雖如此，福音書記者可不是自由地驅使自己的成見加以改編傳承，福音書記者的主要目的是做傳承的媒介者，將傳承傳給其他的人。因此他忠於傳承，只在編集時運用技巧打出自己的意見。編集史基於這點，要分別福音書裏那個部份是「傳承本身」，那個部份是「編集的」，再從編集的部份分析福音書記者的思想。

編集史認為屬於編集的部份有如下三種情形：

第一是傳承開頭的導入句與最

後的結語。導入句通常是狀況的設定，像「過了些日子耶穌又進了加百農，……許多人聚集甚至連門前都沒有空地」（馬可福音二章一節——二節）。結語是表示記者對傳承的理解，像兇惡園戶的比喻結語說：「他們看出這比喻是指着他們說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懼怕百姓，於是離開他走了。」（馬可十二章十二節）當然不是所有的傳承都有這樣的導入句與結語，要判斷那個部份是屬於傳承那個部份屬於編集，要依賴樣式史的研究。從馬可福音書還可找到明顯的編集句子，如三章十九——二十節、四章一節是導入句，三章六節、六章五節是結語。

第二是對傳承加以少許修改與加添削除的部份。這可以從馬太、路加跟馬可的比較看出來。這情形

通常不過是一字，頂多是一句的改變罷了。若不仔細看很容易忽略。

但這可不是記者無意地在潤飾文章，隻字片語皆反映記者各樣的心情。譬如馬可記載耶穌說：「我們可以往別處去到鄰近的鄉村，我也好在那裏傳道，因為我是爲這事出來的。」（一章三十八節）路加把這話改爲「我也必須在別城傳上帝國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爲此。」（四章四十三節）路加添上簡單數語將馬可廣義的「傳道」，規定爲狹義的「傳上帝國的福音」，還有在馬可裏耶穌自動的傳道，在路加則已帶有實行上帝的命令的意義。字面上把「出來」改爲「奉差」就變成了被動態，顯然路加將耶穌的活動當做上帝的差遣。這只不過是一個例，但路加的個人色彩非常顯明，叫人不必去注意它，是不可能的。

事情。

第三是整理的句子。福音書記者不單是將各個的傳承加以編集，每到一個段落都會將耶穌活動的一般情形整理一下。以馬可來說，一章三十二——三十四節，三章七一——七十二節是典型的整理句子。這時候福音書記者不是記錄特定的事件或言語，把一般性的事情像耶穌如何受百姓愛戴，如何喜歡教導他們，治病趕鬼是日常的活動等記述下來。像四章一節，六章五三——五六節，十章一節，又七章三十六——三十七節，十二章三十七節後半的短句，一見之下似乎是對記事的描寫，其實也是整理的句子，從這些句子可看出福音書記者要強調耶穌活動的那一面。

上述三點是編集史研究的主要對象。透過這些編集方法可看出來

福音書記者的思想是以傳承做基礎，但對傳承加以解釋，有時不惜持批判的態度。福音書絕對不是經一位作者的手寫下的論文，具備前後一貫的性質，它有好幾層的重疊。譬如耶穌說：「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馬可認爲是指「周圍坐着的羣衆」（三章三十四節），馬太則改指「門徒」（十二章四十九節）。耶穌的話「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原是言語的傳承，要給與實例，表示是指誰才有意義。福音書記者沒有創造「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這句話，他們是創造了意義。所以雖然是「編集」，其實是很重要的。之外，各福音書記者使用言語的特徵，與前後關係的排列，也是編集史研究的對象。

這種成果對耶穌傳的研究有什麼意義呢？目前還不能下結論，但

可具體地確認的是，一向以為可傳耶穌真面目的最好的傳承，實際上也在福音書記者強烈的神學影響之下，福音書記者並不以寫客觀的正確的歷史報告做目的，反而是以傳承做基本材料，把他們主觀的想法

——不是以前的，而是當時的人以為有意義的——來描寫耶穌。因此耶穌傳承也不過是另一種對耶穌的解釋罷了。由於這緣故，要為耶穌立傳更加困難了，實際上這幾年來已不太有人嘗試寫真正的耶穌了。

自然不能完全贊同樣式史的人，從一九五〇年代有所謂「史上耶穌」的問題提出。討論耶穌像再構成的可能性、耶穌與原始教團的關係、耶穌在今日的意義等。其中有人主張「史上耶穌」的容貌要比從來所想像的還容易把握。如保因卡姆 (G. Bornkamm) 的「拿撒勒

的耶穌」與史陶華 (Etheibert Stauffer) 的「耶穌——其人與歷史」，這些是很優秀的著作，但以現代的眼光來看，其說明已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註釋」

註一：本書有中譯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人人文庫，雷崧生譯。

註二：人道主義者，非洲聖人，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在哲學、文學、音樂、宗教上皆有卓越貢獻。

註三：德文 Quelle 之第一字母。

註四：德文 Forngeschichte 之口譯。

註五：德文 Tradition 之口譯。

註六：巴比阿斯說：「馬可是彼得的翻譯者，他將他所記憶關於主所說所做，正確地記錄下來，但並不見得按照其順序」。

註七：德文 Novelle 之音。

註八：德文 Redaktionsgeschichte 之口譯。

◎ 下期重要預告 ◎

石：歐美科學新書簡介
黃葉：談幾本國學書籍的翻印
譚雅倫：談「家變」的聯想
薇薇夫人：祇要有書
琦君：我的讀書故事
簡宛：從世界兒童讀書日談起
覃雲生：停刊中文雜誌目錄

一個讀書的故事 亮軒著 特價30元

中國的筆記小說是一種很獨特的文學體裁，它不在敘述故事，而是文人以精鍊絕巧的散文，抒發心中積鬱，它說情、說理、說志，彷彿與人話語樽前，而不落入風花雪月。亮軒寫的「一個讀書的故事」正是近幾年來，以讀書為題材而寫作的第二本筆記小說。現在他在幾個雜誌上主持專欄，一派書香本色。

葉歸何處

……高中、大學、留學、是國內大多數知識青年一步步向前走的路，簡宛以一位女孩子、大學生、小婦人和旅美女作家的身分寫下了她的感想、回憶和掙扎，是一本溫暖而充滿愛心的小書，讀後將給您生命的鼓舞，使您更增信心，勇敢的生活下去。

57年短篇小說選 隱地編 特價35元

年度小說第一集，原由大江出版社印行，現經本社取得版權三版發行，計收黃春明、趙雲、段彩華、舒凡、白先勇、李藍、曉風、舒暢、李永平、王禎和、李昂等十一個短篇。

62年短篇小說選 林柏燕編 特價50元

年度小說第六集。現代出版事業發達，在報紙雜誌登出來的小說很多，年度小說把一年當中最好的幾篇收集起來，取得每一位作者的同意，然後印成一本書，使您讀到全年短篇小說創作的菁華。

全省各大書局均售，直接函購，一般讀者九折，書評書目雜誌訂戶八折，請至郵局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歐美地區函購 平郵：書價+30%；航郵：書價×3倍，

請以美金支票抬頭 Mrs. Celia Hong

逕寄本社：P. O. Box 39—33 Taipei, Taiwan, R. O. C.

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

本社出版書目

同業批購，請向代理本社發行業務的遠景出版社洽詢

文學探索

林柏燕著 特價30元

文學批評的真諦在坦誠無私揭優棄劣，而利文學意見的交流；本書對當代中外小說的評介雖多逆耳苦言，實寄殷期望。

冷血

卡波第著 楊月蓀譯 特價55元

有個名叫理查·希柯克，還有個叫貝利史密斯的，兩人剛從監獄裏假釋出來。不知怎地，竟然在一個夜裏，跑到堪薩斯州的小鎮上，殺了當地首富的一家四口，逃之夭夭。問題就出在這「不知怎地」上頭。作者以滿腔的悲天憫人及卓越的寫作技巧，在法律學、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學的領域裏尋找它的解答。作者因此躋進了世界文學殿堂，「冷血」也從此被視為經典之作。

故國神遊

華振之著 特價45元

作者遍遊中國大陸的名山大川，在他生動而細膩的筆下所描繪的故國風光，讓我們讀後為之嚮往和沉醉，有如親歷目睹。

談經營管理

王永慶著 特價40元

要說這是一本談企業經營的書，還不如說，這是一本談人生哲學的書，臺灣最成功的企業——臺塑關係企業的董事長王永慶先生，把他的生活和工作的經驗，誠懇而坦率地在這本書中提出來。

尋找另一扇窗

呂秀蓮著 特價40元

呂秀蓮以拓荒者、池畔風的筆名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寫方塊，以本名在「婦女雜誌」開闢「法律與你」的專欄，「尋找另一扇窗」是她繼「新女性主義」後的最新著作。一本提倡新觀念、現代思想的散文集。

序版再「窗扇一另找尋」

蓮 秀 呂

就像當初我曾爲自己居然寫起方塊來感到有點兒莫名其妙，此刻我正因這本書能在出版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再度付梓，覺得相當地不可思議。是去年年底吧，中國時報人間版高信疆主編來電話說有人想替我的專欄出書，我還猶豫良許呢。說真的，我始終不覺得「拓荒的話」有何特殊的份量，也萬萬未敢相信短短的一年筆耕能爲我贏來若是其多讀者的友誼。事實却叫我不得不相信。就在我披露此書已出版的消息後不旋踵，預約定購的函件便如雪片般飛來，復恭逢青年節全國書展之盛，書乃一本本地不見了。我試圖分析個所以然來。無可否認，出版人書評書目社柯青華先生的摯誠、快勁與乎發行有道，真令人感佩。有多少人能像他那樣，使一本書在一個半月印畢又在一個月內售罄呢？何況又趕在工資與低價猛漲的高潮聲中。

當然我更無法忘懷讀者朋友們的愛戴。然則我何幸而能邀此寵渥？

有位朋友說我的話：「剛健中帶着嫵媚俏皮，革命中帶着和平中止」，有位讀者則謂此書「充滿了中國的儒家思想」，前者我固愧不敢當，後者則欣然承受。我這樣說，並無意爲自己的狂肆放烟幕，乃因我已體認到生爲中國人，死必爲中國鬼的事實，我於是更加努力於使自己做一個中國人——一個更比現代，更比邏輯，更比活化的中國人。

或許這正是此書能引起高速度共鳴的原因所在吧？斯時斯地，你我所追尋的，所需要追尋的，不正是一條現代的，邏輯的也活化的中國之路嗎？

六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新批評

下

J. E. Spingarn 著
吳魯芹 譯

—from *The New Criticism* by J. E. Spingarn, published by Harcourt,
Barce & Co.,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我們已取消了討論戲劇和劇場之間的糾葛。這個糾葛瀰漫在戲劇批評中有半世紀以上的歷史。據說戲劇不是文藝創作，只是適應劇場實際需要的產品，這個理論起源可推溯至十六世紀。當時有一位意大利學者首先主張：戲劇是要在合乎劇場實際情況的限制下搬上舞臺，演給龐雜的觀眾看的；戲劇的演出會根據這些條件而發展。因此，它的優劣，完全看它給支持的龐雜的觀眾多少樂趣而定。這個意見曾被一些德國的浪漫派批評家所擁護，他們的目的，是要給莎士比亞的戲劇辯解，因為莎翁戲劇顯然有違背古典「規律」之處。他們辯稱：莎士比亞的作品是不能用希臘戲劇的規律來品評的，因為戲劇是適應劇場情況的必然產品；伊麗莎白時代英國的劇場情況，和伯里斯時代雅典的劇場情況，是不同的；因此根據索福克里斯的劇作，來評判莎士比亞的劇作，是不合理的。這個意見掃除了破成見所羈持的當時的錯誤，使新時代的許多人易於了解莎士比亞，確有其實用的目的，就像一種冠冕堂皇的議論能勸人為高尚事業捐獻，也像一個瘋狂的熱血份

子能爲世界驅除暴君。它的用處也就止於此矣，但這種意見的生命並未終止。它已發展成一套理論，變爲戲劇批評家的金科玉律；在我們這個時代，它就相當於十七世紀那些迂腐的「規律」。事實上，批評劇作家，就像批評其他創作家一樣，都必須根據這唯一的標準：他要表現的什麼，他如何把它表現出來？的確，劇場不僅是一種藝術，它也是一種商業，一個劇本的所謂「成功」對於劇場老板而言，其主要興趣僅限於它的贏利價值。古代有位法國批評家曾說：「這種成功可以證明劇作家的無誤，但要證明劇本的成功，也許就沒有這樣容易了。」判斷「成功」的標準乃基於經濟上的觀點，它所關心的不是文藝或文藝批評，而是經濟學。研究歷代劇場情形之改變和觀衆興趣之轉換的學者，已對經濟史和社會史作了若干有價值的貢獻；然而這些對於批評和戲劇藝術實在無關宏旨，就如出版家之營業情況以及對詩人個人之財富所生的影響，對於詩史的關係，實在微末不足道。

我們已取消了偏重寫作技巧之弊。上面我們已經指出文體和文藝本身是不能分開的；我們決不能因爲「技巧」一詞似乎帶有虛假的科學意味，而漠視了它

和文藝本身也是不能分開的。王爾德說：「技巧實際上就是作家的個性；因此技巧非作家所能傳授，非學生所能學習，然而爲審美的批評家所了解。」這是王爾德在論「批評家亦藝術家」中的一段對話，這種說法雖然相當武斷而怪僻，却閃耀着真知灼見的光芒。詩的技巧和詩的本質是不能分開的。除非是粗疏的研究，或是爲了方便，作詩法不能作爲獨立的研究對象；每一首詩有每一首詩的作法，這是附屬於詩的一種本質。從沒有兩個詩人寫出同樣的詩句來：

「虹神的布織成我天空的長袍」

這是密爾頓的詩句，稱爲「揚抑五步格」（即每行五音步，每音步二音節，重音在第二音節之詩行形式）；但假若你認爲，它和任何採用「抑揚五步格」形式的詩行，在作法上有什麼相同之處，那就錯了；就這一點看來，它並不算是「抑揚五步格」，它就是這麼一句：

「虹神的布織成我天空的長袍」

我們也取消詩題的歷史和批評的糾纏。我們可以籠統地談論伊斯奇勒斯和雪萊處理像普羅米修斯那樣的題材，但丁、菲力普斯^①和鄧南遮^②處理弗蘭西絲

加·達·李密尼^⑧的故事；馬洛累^⑨和丁尼生處理阿瑟王的故事；但嚴格講來，他們決不採用相同的題材。每個作家各自表現各自的內容而標以一個歷史性的題目。對於雪萊而言，普羅米修斯只是一個標題；他表現的是他的藝術人生觀，不是希臘一個巨神（Titan）的歷史。他以生命的熱情注入作品，完成作品，因此對於人的作品，批評家所要關心的，應該是這種生命的熱情，而不是標題。有些批評家力主以當代的材料做詩，並且稱讚那些從我們現時生活中擷取題材的詩人，他們也必須注意上述的一點。但即使批評家能預先決定詩的主旨，甚至給詩人安排題目，試問：除了同時代的材料之外，詩人還有什麼可寫的？一個二十世紀的詩人，即使他想像自己置身於古希臘或古埃及的生活中，試問：除了極膚淺的描述，他還有什麼可寫的？自從人類以詩文流露心靈之初，大儒學者就聲稱，「文藝之中沒有新的東西；沒有新的題材。」但反過來說也是真理：文藝之中沒有舊的題材，任何題材一經詩人的想像，就都變成新的了。

我們也不以詩人創作的環境，時代，及其家世，作批評的因素。從這幾方面來研究文藝史，是把它當

作歷史性或社會性的文件看待，結果，這種研究的主要貢獻將歸於文化史或文明史，藝術史只能分得附帶的利潤。在這兒，我們不管這類研究之作爲讀詩的準備或讀詩的副產品的價值，我們只問它們和批評藝術之主要的本質的關係。「知道了詩的時代，環境，家世和情感，我們還要問：他怎樣處理他的材料，他如何把現實轉變爲詩？」要回答聖克西斯^⑩對每一件文藝品所提出的問題，就是要克盡批評家真正的重大任務；就是要解釋「表現」的正確意義，使批評掙脫泰因派所加諸的桎梏，不再做文化史的附庸。

我們也不理睬「進化」的一套說法。十七世紀的人首先把進步的觀念引用到文學上，但一開始，巴斯卡耳^⑪就指出：科學和文藝應該有所區別；科學是靠知識的累積而進步，而文藝的推陳出新，決不能歸諸進步的理論。事實上，這種理論還包含給詩人品分等級的意思，其標準只是根據一些武斷的評價；但除了前十年間出版的「一百部最佳書目」，和昔日的「五呎書庫」，如今已沒有人再給作家的地位品評高低了。十九世紀末葉的人們，假借科學上的「進化」一詞，給陳舊的理論賦予類似的新氣質；但這也包含着一

個基本的錯誤觀念，誤解了自由和原始的文藝活動。有些人專事研究文藝的「起源」，他們也有相似的錯誤觀念，因為除了人類的的生活之外，文藝沒有「起源」。

「在那遠離赤道的地方，

原始野人在冰山上遊蕩，

繆司曾射下啓蒙的光芒。」

其時，繆司^⑤雖穿着野蠻的衣服，她仍不失爲繆司。文藝有時簡單，有時複雜，但文藝總是文藝。研究歷史初期簡單的文藝也許是有好處的；但除非人類學者把形式最簡單的文藝也當作最高超的文藝來研究；那就是說，除非人類學者是一位審美的批評家，研究人類學對於批評並無重大的意義。

最後我們也取消了天才和鑑賞力之間的對立。當批評界首次提出其真正任務是我們一再重覆的問題：「詩人嘗試表現的是什麼，他如何把它表現出來？」其時，批評界就給自己規定了唯一可能的品評法。可是，當批評家要回答這問題時，他如何能不變得和創作家合而爲一呢？（就算只有在極強烈片刻他才是這樣的。）那就是說：爲了瞭解和評判文藝作品，鑑賞

力必須就作品本身加以再創造；在那個時候，審美的評判等於變成了文藝創作。求天才和鑑賞力的合一，是現代思想界對於文藝問題的終極目的，這意思是說：創作的本能和批評的本能在緊要關頭是合而爲一的。從歌德到卡萊爾安諾德^⑥，從安諾德到賽門斯^⑦，已有很多人談文藝批評的「創造性」。這個名詞對於上述四人各有不同的意義；對於安諾德而言，它的意思是：批評可創造時代的知識環境——這也許具有高度重要性的社會意義，却絕無審美的意義。但這些人所傾向的基本真理，却要激烈得多，他們反對認爲鑑賞力缺乏創造性的那種陳腐論調。批評終於使自己解脫了歷史悠久的自卑感，現在它能覺得審美的評判和文藝創作都是由同樣的活力所激發的。這個關係並不能總括複雜而艱難的批評藝術的整個生命，也不暗示批評和創作沒有深奧的差別；但這個關係是被忽視，而如今最需要注意的，因為如果沒有這個關係，批評的確是不可能的。謝林^⑧說：「天才之於批評就如自我之於哲學，是唯一崇高而絕對的實質。」即使不用這種「超越哲學」的理論使人信服，這一點真理總是存在：凡是單憑思考所永遠不能解釋的東西，就是

詩的力量來源；求知欲可能向沉默的文人才子提出一些小問題，聊以自娛；但是思想只是藝術的灰色的影子，文人才子是不會給它任何答覆的。幸好主管文藝諸神是仁慈的，因為他們用另一種藝術來顯示她們的秘密，那就是批評這行藝術；批評是用來反映文學藝術的一面鏡子，唯有在它透澈的反映中，創作天才和鑑賞力才合而為一。

註釋

(一) 威廉·毛利士 (一八三八——一八九六) 英國詩人藝術家、與社會主義者。

(二) 本文係作者一九一〇年三月在哥倫比亞大學之演講稿。

(三) 「今古評論」為法國著名之文學期刊，創立於一八二九年。

(四) 勒美脫爾 (一八五三——一九一四) 法國印象派批評家，詩人。

(五) 法朗士 (一八四四——一九二四) 法國印象批評家，小說家。

(六) 普羅米修斯希臘神話中之神祇，曾盜取天火授其用法於世人，因是獲罪，被諸神之宙斯縛於高加索山上，

日命一鷹來啄食其肝臟以苦之，後為宙斯之子赫格里斯所釋放。雪萊根據此一傳說，作詩劇「普羅米修斯獲釋篇」，以表示其對於革命之理想。

(七) 葛德文 (一七五六——一八三六) 英國作家，歷史家，雪萊受其影響頗深。

(八) 加爾德倫 (一六〇〇——一六八二) 西班牙詩劇家。

(九) 布倫退耳 (一八四九——一九〇六) 法國評論家。其評論側重主觀，曾以進化論解釋文學主潮，謂文學主潮之生變死滅，有類生物。

(十) 戲劇的三一律，戲劇中時間，場所，情節之一致。此說本於亞里斯多德，謂一劇之動作必發生於一個地方，必在一日之內，且不可有一個以上之情節。

(十一) 蒲柏 (一六八八——一七四四) 英國古典派詩人。古典派主張循古人的規則，但是又主張仿自然，蒲柏認為規則和自然並不牴觸。

(十二) 斯卡利澤 (一四八四——一五五八) 意大利詩人，批評家。

(十三) 阿來鐵諾 (一四九二——一五五六) 意大利諷刺作家。

(十四) 波阿洛 (一六三六——一七一二) 法國古典派詩人，批評家。

(十五) 聖·愛佛爾蒙 (一六一〇——一七〇三) 法國朝臣，才子與文學家。

(十六) 得·梅累爵士 (一六一〇——一六八五) 法國宮廷才子。

(十七) 按此文作於本世紀之初；二十世紀的批評「陽性」氣味甚濃，為本文作者所未及見。

(十八) 斯塔厄爾夫人 (一七六六——一八一七) 法國作家。

(十九) 顧山 (一七九二——一八六七) 法國哲學家。

(二十) 聖·博夫 (一八〇四——一八六九) 法國批評家。

(二十一) 泰因 (一八二八——一八九三) 法國歷史家與批評家。

(二十二) 赫德 (一七四四——一八〇三) 德國作家。

(二十三) 卡萊爾 (一七九五——一八八一) 蘇格蘭散文家與歷史家。

(二十四) 阿狄遜 (一六七二——一七一九) 英國詩人與散文家。

(二十五) 愛麗兒，仙人名，為莎士比亞所著神話劇「暴风雨」中之角色。

(二十六) 柯勒瑞基 (一七七二——一八三二) 英國詩人與批評家。

(二十七) 沛德 (一八三九——一八九四) 英國散文家與批評家。

(二十八) 塔索 (一五四四——一五九五) 意大利詩人。其著名史詩 *Jerusalem Liberata* (*Jerusalem Delivered*) 在一五七四年出版。

(二十九) 勒·波蘇 (一六三二——一六八〇) 法國批評家。

(三十) 約翰遜博士 (一七〇九——一七八四) 英國作家、批評家與辭典編纂者。

(三十一) 克羅齊 (一八六六——一九五二) 意大利哲學家與批評家。

(三十二) 巴爾福 (一八四八——一九三〇) 英國政治家(曾任首相) 與散文家。

(三十三) 羅曼尼斯講座諒係指英國愛丁堡大學羅曼尼斯所主持之講座。

(三十四) 賀拉西 (公元前六十五年——公元前八年) 拉丁詩人。

(三十五) 羅丹 (一八四〇——一九一七) 法國彫刻家。

(三十六) 「帕西儂」希臘雅典之女神神殿，建於公元前五世紀。

(三十七) 柯樂 (一七九六——一八七五) 法國畫家，有詩畫抒情家之稱。

(三八) 鄧肯 (一八七九——一九二七) 美國舞蹈家。
 (三九) 葛萊 (一七二六——一七七二) 英國詩人。
 (四十) 懷斯特 (一七三八——一八二〇) 美國畫家，居於英國。

(四一) 席勒 (一七七五——一八五四) 德國詩人與戲劇家。

(四二) 里希特 (一七六三——一八二五) 德國作家。

(四三) 拉辛 (一六三九——一六九九) 法國戲劇家，以悲劇著稱。

與戲劇家。

(四四) 蒙田 (一五三三——一五九二) 法國散文家。

(四五) 菲力普斯 (一八六八——一九一五) 英國詩人

與戲劇家。

(四六) 鄧南遮 (一八六四——一九三八) 意大利小說家、戲劇家與詩人。

家、戲劇家與詩人。

(四七) 弗蘭西絲加·達·李密尼爲但丁友人Polenta之長輩，嫁與意大利 Rimini 地方之貴族Gianciotto，而私

戀夫弟 Paolo，被丈夫所殺。

(四八) 馬洛累，英國作家，大約生於一四七〇年。以著「阿瑟王之死」著稱。

著「阿瑟王之死」著稱。

(四九) 聖克鐵斯 (一八一八——一八八三) 意大利作家。

家。

(五十) 巴斯葛 (一六二二——一六六二) 法國哲學家

與數學家。

(五一) 繆司，希臘神話中司文藝美術之女神。

(五二) 安諾德 (一八二二——一八八八) 英國詩人，批評家與散文家。

批評家與散文家。

(五三) 賽門斯 (一八六五——一九四五) 英國詩人與批評家。

批評家。

(五四) 謝林 (一七七五——一八五四) 德國哲學家與作家。

作家。

① 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

隱地編 定價二十五元

② 五十九年短篇小說選

隱地編 定價二十五元

③ 六十年短篇小說選

鄭明嫻編 定價二十五元

④ 六十一年短篇小說選

思兼編 定價二十五元

大江版年度小說售完不再印行，優待本刊讀者一律八折，四冊合購優待價七十元，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郵票通用

訪魯稚子

邱秀文

談「讀書先生」

簡介中視榮獲新聞局金鐘獎

優良電視節目「出版與讀書」

魯稚子曾經寫過不少和電影有關的書籍，曾經製作不少頗為家喻戶曉的電視劇，他品嚐過成功的滋味後，並沒有忘記繼續為這個社會貢獻一些雖看不見，但永遠不會因時間過去，生命消失而改變的東西，一種可以永遠擁有的無形財富。他製作了一個可以說是冷門的電視節目「出版與讀書」。

去（六十二）年年初，電視節目正呈現一片低潮，方言、打鬧、神怪、不合情理的電視劇不斷出現在螢光幕上，身為電視工作人員，魯稚子覺得焦灼和不安。「一個人除了追求個人的幸福與理想，對社會還有責任。」這種感覺，不斷在魯稚子內心沖激。

他決心製作一個富有教育意義、有啓發作用的文教節目。

這位愛讀書的製作人，書，提醒了他。何不製作一個將好書介紹給觀眾的節目？這個靈感使他振奮，看到國內出版界呈現的一片蓬勃，更給予他信心。於是，爲加強出版與讀者之間的聯繫，提高國民讀書風氣的「出版與讀書」，在民國六十二年五月正式播出了。

從最初構想到正式播出，共兩年時間。這期間，他得到許多位文教界人士的鼓勵支持。魯稚子含着謝意說出他們的名字；林海音、熊先舉、熊鈍生、王鼎鈞、雷正邦……他們對「出版與讀書」播出的形式，廣告的來源，都提供了意見及幫助。

匯集了多位人士的智慧、經驗的「出版與讀書」，播出內容與形式是這樣設計的：

——每週一次，每次半小時的節目，必須是一個緊湊而又不失其豐富內容的節目。

——介紹書籍，力求避免一般靜態節目通病：過於沉悶、呆板，使整個節目有一種生動而有深度的氣氛。

——除介紹富有意義書籍外，讀書方法介紹也是內容重要一部份。

——適度的書評。

——節目將分爲四個階段進行：①學者，作家訪問。②新書介紹。③座談會。④書評。

——節目主持人兩位，氣質、談吐、風度必須樸實、清新而有內涵。

魯稚子找到了兩位非職業性的節目主持人，他們都符合上述的構想。一位是中廣公司採訪文教的女記者徐圓圓，一位是在輔仁大學教書的楊敦和，他在節目中以「讀書先生」身分出現。

半個小時之中，除去廣告時間，要分配成四個階段，實在是不很簡單。但是，徐圓圓和讀書先生很能調配得體，他們一位擔任訪問、主持，一位擔任介紹、評論。

在三十五次播出中，徐圓圓曾經訪問了學術、新聞界頗有聲譽的學者，他們是：陳立夫、王唯農、楊維哲、王靜芝、高明、巴壺天、方豪、李潔、蔣紀周、沈剛伯、李濟、鄧綏甯、龔大綱、呂光、屈萬里、孫邦正、

沙學浚、吳延環、熊鈍生、趙效沂、魏景蒙、彭河清、蔣百鍊、汪中、劉真、周文輝、鄭貞銘、盧元駿等人。這些學者都誠懇的談到他們的讀書態度、治學方法。他們以前在學習、研究的道路上走的路可能彎曲漫長，但是他們的一番話，却可能使無以數計的人少走一些不必要的路。

這正是魯稚子原先安排這項訪問的心願了。

作家也是這個節目的另一項吸引力。過去，讀者由他們的文字、作品中認識他們，現在，讀者透過螢光幕就可看到他們的表情並聽到他們的談話聲音。

前後在「讀書與出版」節目中出現過的作家有張秀亞、彭邦楨、華嚴、張系國、劉藝、李行、張永祥、顏元叔、林良、王文興、魏子雲、司馬中原、鄧文來、朱秀娟、吳東權、遼耀東、桂文亞、郭良蕙、余光中、姚一葦、王藍、黃得時、高準、何懷碩、高信疆、余阿勳、尹雪曼、莊嚴、亮軒、鍾雷、瘧弦、張曉風、蔡文甫、彭品光、嚴友梅、梅新、羊令野、洛夫……

這些作家，他們談自己的寫作生活，使人瞭解創作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他們也談自己的寫作心得，使人明白創作過程所悟得的道理，耕耘所得的收穫。

不論他們是訴說自己的掙扎、痛苦、矛盾、或是自己的快樂，他們總是給人們一些看不見的東西，無形的財富。

學者和作家是個人的表達。魯稚子又安排了整體性的座談會。

曾經談過：

——暢銷書：「天地一沙鷗」。

——歷史小說：「百花洲」，高陽著。

——「家變」，王文興著。

——張秀亞的散文。

——郭良蕙的小說。

——司馬中原、朱西寧的作品。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的作品。

座談會有時是由作者和讀者以不同角度來談，有時請學生或社會人士來談。

魯稚子舉例說，有一次請文化學院新聞系畢業班將近三十位學生談他們的讀書心得。他發現，這些學生的談話並不遜於一般名家。

還有一次談「家變」，除了學生、評論家之外，王文興也到了。以各種角度來談這本書。儘管每個人的意見不同，却愈發使我們瞭解「家變」是怎麼樣的一本書。

郭良蕙的小說座談時，郭良蕙本人也參加了。她的作品引起不少爭論，座談會之後，節目的書評再度談它。魯稚子說，這是以嚴謹的態度，從多方面探討，來使讀者認識一本書的方法。

又如談川端康成的作品，正值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川端康成文藝生涯紀念展」魯稚子順便配合，請臺大教授黃得時等人談這位在文學史上不朽的老人。

「出版與讀書」也談其他有關文學、法學、科學、兒童讀物、教科書、出版界的問題，還有古典名著、詩、戲曲、外國雜誌、翻譯小說、畫的出版等等。包括的範圍十分廣泛。

讀書先生總是竭盡所能的收集資料，介紹優良的文學書籍及雜誌，經常的，他也會對一些作品提出嚴格的評論。

本來，書評是相當吃力不討好的一部份，批評別人的作品，對方若不太服氣，彼此難免不愉快，但又不能因為私人友情而放鬆批評的尺度。

這怎麼辦？魯稚子想出一個辦法，他請了七位作家，提供評論稿，交給讀書先生播講。如此，沒有人知道評論稿是誰寫的，也就不會引起困擾了。

現在，節目已經停播，魯稚子說，評論人士不再是個「秘密」了。他說出這七位人士的名字：王鼎鈞、林海音、廬弦、柯青華、張壽平、蔣紀周、鄧綏甯。他們都是以客觀的態度提出評論，魯稚子也很感謝這幾位人士的相助。

在播出八個月中，魯稚子不否認有些事的確值得安慰：

譬如說：去年九月教科書遲發問題，頗受各方注意，當時他即邀請臺灣書店經理趙雲溪、國立編譯館館長王天民、正中書局總經理李潔等，到節目中，坦誠的、毫不保留的談教科書問題。讀書先生也配合一篇評論，這些，都使社會產生了一些反應，間接的也使有關主管單位注意並解決教科書問題。

譬如說：請一些學生參加座談會，魯稚子也由其中發掘了幾位頗有潛力的年輕人。像建國中學的孫瑋芒就是其中一位。

譬如說：有許多出版界的朋友提供廣告支持。像水牛、皇冠、中華、晨雨、維新、純文學、廣文、林白、東華、新亞、臺灣學生英文雜誌等。

談到這一點，魯稚子笑說，有一次他和何凡夫婦聊天，何凡說了一句話：「賣書的人也能上電視了。」因為過去有人認為，電視上的書籍廣告給人印象不深，費用昂貴，不值得花錢去做，但是「出版與讀書」將過去這種觀念推翻了。當然，節目的內容對廣告是有影響力的。再者，出版界能够提供昂貴的廣告費用，充分顯示我國出版事業的發達。

譬如說：有許多熱心的觀眾，對節目內容不斷提出寶貴意見。尤其是學生，魯稚子有一次在「凱莎琳」就和一羣學生談了許多。他發現，學生們不但書讀得多，看法也十分獨特，現在，節目雖已停止，大家仍是好朋友。

譬如說：中視公司為對「出版與讀書」表示支持，特別將這個節目的廣告費壓低。這些，都是令魯稚子感激的。

「出版與讀書」不但注重播出內容，也注重播出時現場的佈置。

美工人員幫了魯稚子很多忙。他們把現場佈置得十分具有書卷氣，書架上陳列了各種予以人類智慧之書本、雜誌。在書叢中，主持人將書香傳播給千萬觀眾。

遇到特別的訪問和座談時，現場的佈置也隨着配合。

記得訪問張秀亞女士的那次，因為她的散文作品十分優美，流露一片淡淡的清香，於是美工人員特別佈置了像小花園形式的背景，襯托以花草和流水，使得張秀亞女士的談話，更高雅了。

還有一次「天地一沙鷗」座談會，美工人員特別將市面上該書所有的翻譯版本都找來，另外佈置了沙灘和獨木舟，學生們和主持人置身其中，海濶天空的談飛翔在天際的沙鷗。這些，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出版與讀書」播出八個月，到去（六十二）年十二月底，因為種種原因而告停止。不過，魯稚子覺得，一個誠心誠意，花了心血製作的節目，播出時間的長短並不影響它的優劣。重要的是，在這段時間內，它是能够開啓人們的智慧之門。

雖說：「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是句老話，不過用以形容「出版與讀書」十分妥切。因為，它已經得到了本年度行政院新聞局所頒發的優良金鐘獎電視節目：教育文化類的特別獎。

華振之著

書評書目叢書之3

故國神遊

本書可以幫助這一代年輕人對故國的認識。是老殘、徐霞客的現代版。



作家要多讀書

野人

「爲了作品的純潔，我從不讀別人的作品，也不讀世界名著。」一位很著名的女作家，有一次，對我這樣說。

聽了之後，我感到很驚訝。更叫我吃驚的是，她繼續說：「事實上，其他的書我也不讀，我的寫作，全靠我的眼睛和我的頭腦。」

這位在作家的眼睛和頭腦的確不壞——她可以看到旁人看不到的，想到旁人想不到的。

但是，她的問題也就在於不讀書。寫了一、兩本書之後，繼續寫的作品就很少有新鮮的內容和情感。

我不曉得其他許多的本國作家是不是和這一位女作家一樣，很少讀書。

無論如何，只靠自己的聰明而不讀書的作家，他的作品不會受到長久的重視。知識不夠，限制了作家想像力的範圍，也限制了想像力的深度。

最近讀美國作家傑克·倫敦的小說集「生命之愛」，除了驚奇於他偉大的想像力之外，並且加深了我上述的感觸。讀他的作品，可以放大一個人的視野，擴張一個人的胸襟。

根據歐文·史東(Irving Stone)寫的「傑克·倫敦傳」，傑克·倫敦出生在一個窮人的家裏，斷斷續續在學校裏受了一些正規教育，他的知識主要來自自修。他吸收知識，歐文·史東形容他「如餓虎撲羊，連皮帶骨一起狼吞虎嚥下去，所以包括了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無一不是他吸收的對象。」

傑克·倫敦把他讀的書溶進他的作品中，一點兒也不帶痕跡，從「生命之愛」這本小說集，我們可以充分地體會。

本國作家，寫作之餘，認真讀書的恐怕不多，而讀和文學無關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恐怕更是難得。這樣，自然很難要求他的作品「氣象萬千」，像一些外國名著一樣，有撼人的力量，可傳諸不朽。

有許多讀者表示寧願讀武俠小說或翻譯小說，而不讀本國作家的創作小說。對這樣的現象，我聽到一些作家不反省的批評，他們用諸如「沒有深度」、「崇洋」等輕蔑性的語詞來形容本國讀者。如果任何一位作家這樣的話，坦白地說，這位作家永遠不會是偉大的作家。

引一句作家孫旗先生，形容傑克·倫敦的一句話，作為這一篇短文的結束，並且希望作家們三思這句話：「傑克·倫敦的作品固然得力於個人的聰明，但是上百種的學問以及廣泛的知識，形成他出奇的想像力，實在也是一個偉大作家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呂秀蓮的兩本書

新女性主義
尋找另一扇窗

呂秀蓮女士是當前在臺灣提倡女權年輕一代的佼佼者，她的主張很顧到現實而又很固執於原則，請讀她的兩本提倡新觀念和現代思想的新書。

每冊定價40元，直接向本社函購，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劃撥戶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別忘了！五月十二日

先知書卡禮物中心

為情意深遠的——

母親節

準備了

七彩精印
親情洋溢的

母親卡

高貴雅緻
人見人愛的

禮品專櫃

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96號二樓
(台北西站斜對面三洋電器行隔壁)
電話：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全國唯一哲學性雜誌

現代學苑 哲學與文化月刊 革新號第三期
五月一日出版

「五四與自由」專集 特大號

- 巴壺天 儒家哲學的精髓(講座)
- 李霜青 五四以來引思想入歧途的幾個里程碑
- 鄒昆如 自由與自由主義在當前的意義
- 王秀谷 一位思想家對自由的想法
- 袁廷棟 對自由問題的哲學探討
- 艾穆文 兩宗胡鬧的剖析
- 孫智森 卡西勒文化哲學對我們當代的意義(續)
- 侯立朝 論奴隸史觀的毛共史學(續)
- 哲學方塊 對自由與限制的反省(踏實)
- 文化專欄 我們更需要思想建設(杞人)
- 五四的歷史教訓(天憂)
- 現代青年對自由的想法(袁國慰·雷煥章)

每期十五元·全年一五〇元
訂閱請郵政劃撥一四〇五七現代學苑月刊社(932245)
門市部：先知書卡中心(西站對面333213)。

L 記愛移⁷談淺

松吉唐

由學生書局列為學生書苑的「移愛記」，共收作者蔡文甫先生的十五個短篇。這本小說集雖然主題與內容均尚嚴正，而藝術形式在作者的刻意追求完整之下，也大致合乎一般理論的規則。例如十五個短篇之中，符合三一律的共達十一篇，至於胡適博士為短篇小說所立的界說——描寫人生最精采的橫切面。作者更把握得甚為妥切。但遺憾的是，雖然蔡先生的創意至善，技巧又竭盡心智，然而經過細讀之後，却覺得「移愛記」尚不能列為完美無瑕的小說集。

也許較性急的朋友將認為，主題既然健康，藝術技巧又大致合乎理論的規律，那麼缺點何在？對於「移愛記」的缺點，只要讀過的人即可感覺欠缺深度和內涵不夠。前者指藝術技巧不夠精湛，後者係主題缺乏結實的基礎。換句話說，「移愛記」的缺點，很可能在於作者對美學的多樣的統一觀念不夠。基此，作者雖致力於形式結構的完整，却忽略內容的細部與整體，或各細部之間的統一。因而負責表現主題的題材，時而跟其他單元失去關聯，而致全篇的首尾難以一貫，使作品的真實感減低。可是一旦作品的真實感不夠，即無法達到移情的作用，則此作品的主題雖然健康，却除了無法使讀者產生感染之外，還會令人有膚淺的感覺。至於作品的內涵不夠，即主題的意識過於強烈，這種現象即是美學所說的，公相併吞了細部，細部一旦萎縮，整體也必然隨之衰敗——如果相反，結果也是一樣。

誰都知道，藝術的主要功用在於傳達作者的感情和思想。因此負

責將無形的觀念化為具體的工具——即藝術題材，一定得自然生動，並具真實感，方能達成潛移默化的使命。因此剛剛說的「移愛記」欠缺深度和內涵，如較具體的說，即是作者選用不當的題材，而致主題雖甚嚴正，却難發揮效果。這種情形就和拿猪肉做牛排一樣，即使廚師的技術高明，態度認真，也難做出標準的牛排。在進行逐篇分析之前，還得再說明一下，關於題材必須自然生動，並非要求作家直接將真實的人生，一成不變的模擬或運用，因為現實的人生熙熙攘攘毫無規則，如果不經過藝術技巧的鑄造和調整，即無法呈現稍具積極的意義或觀念，因此如果直接地來，或單純的將實際的人生模擬出來，雖然具有真實性，却由於欠

缺積極的意義，就跟沒有藝術價值的照片一樣，不算是藝術品。此項觀念雖甚重要却極普遍。而「移愛記」裏面的「新裝」和「無聲的世界」，即違反了上述道理，作者僅僅展示出一個赤裸裸的人生。提起「新裝」够令人惋惜，如果擺脫主題不談，在技巧方面可說是甚够水準的佳作，可惜若論及創作意念，就令人有相當失望的感覺。全篇的主要內容在於一個極想結婚，却苦於找不到適當對象的老處女。作者以一件新裝，刻劃出那個老處女的客觀環境，和主觀意識。由於創作的技巧好，不僅結構嚴謹，整篇底節奏輕快，讀起來甚感飄逸和舒暢。先隨手摘一段原文來說：

「她對這種破爛的大房屋，分隔成許多小間，既簡陋，又不

通風，感到十分厭惡。尤其在穿換衣服時，毫無遮欄，覺得更苦惱。老是暗自詛咒：早離開這個鬼地方才好！一年過去，又是一年，天天受這活罪。她知道：只有結婚，才能離開這兒；但是什麼時候結婚呢？」

這一段即是「新裝」的篇首，作者用字簡潔，却將客觀的物象，揉合人物的心象——即藏意於境。並且托出人物存在內心的苦悶——亦即事件的癥結。接着又以一個年輕的女同事，跟主人翁金媚論品新裝的適與不適，而引出那位女同事將要去會見情人的母親——正好和主人翁的苦悶構成猛烈的對照，也凝成一股無形的壓力，促使金媚對結婚更感迫切。結局的臨時易將，又將苦悶推至頂點，才以悲劇收場。

這種解剖特殊人物意識動態的手法，雖然甚能扣人心弦，但是激情過後的沉思，對於作者的企圖却令人甚感莫名，假使作者蓄意嘲諷，就不必讓她具有屬於美德的容忍心和自尊心——因為婷婷的情人，即跟她有過很長時期交往的男朋友，後來所以鬧翻的原因，就在婷婷的介入。而金媚竟能將這段恨事容忍下來，一直都很友善的對待婷婷。至於自尊心則表現在相親對象的突然更改之後的反應。其實作者也沒有理由諷刺老處女，因為她年輕時雖然目光過高，才招致日後的每下愈況，乍看似乎罪有應得，但是追求較高的理想，乃人之常情，不愼因而成爲老處女，才更值得同情。可是作者很可能忽略這種悲憫的情懷，否則就不該將次要人

物——婷婷，寫得那麼可愛：不尚流行，並且天眞善良，又不工於心計。同時未將促成老處女的原因，寫成因受家累，或感情受騙等等。總之，作者的動機既不嘲弄，也不同意，唯一的可能，即依據現實的經驗，企圖解剖老處女的意識動態，才據此感覺提示年輕的女孩子，擇偶不要過於好高騖遠。假使作者的動機的確如此——其實從作品的種種意象臆測，創作意念十有八九僅止於此，那麼這個主題除了稍嫌消極之外，加上人物背景的曖昧，主題效果自然就發揮不了！而最大的阻力，就在於促成老處女的原因——目光過高，活該如此。反過來說，作者若立意諷刺，也有相對的阻力。基此「新裝」的形式結構雖好，人物意識的刻劃也

堪稱巧妙，却爲了題材的自相矛盾和缺乏統一，因此無法呈托主題，而致難臻至境！

至於「無聲的世界」，比「新裝」更差。作者僅在那個無聲的世界裏面，展出一個啞女的遭遇——她從十四歲就因孤單無靠，而在李大富的家裏以勞力換吃換住。未及三年，少女的清白就被李大富侮辱！一旦懷孕，李大富却要將她推給秉性老實的學徒登財。啞女因恨大富的卑鄙無恥和缺乏責任心，就蓄意脫離他們。却在路上先後碰到登財和李大富，爲了擺脫糾纏，而致失足跌進無蓋的壕溝裏，而被他們送進醫院。結局啞女被推進手術室，預備接受因流產而需要的手術。從這段情節，除了能够感受「無聲的世界」，即是悲慘的世界之

外，似乎另無其他的意義。但是像這種不幸的事情，在現實社會很可能有，可是作者應該尋出一個意念蘊涵在裏面。此外題材亦有矛盾的地方，即啞女跟登財的感情，和李大富在路上跟啞女相遇，都顯得很浪漫！並且作者曾提示啞女沒有親人，沒有瞭解她的人，可是當她第一次跌倒被登財扶住的時候，在對談中突然從啞女的意識裏閃出黃志堅。稍後黃志堅竟又成爲啞女的精神人物，唯有他才能够領會她的心情，和同情她的遭遇。總而言之，「無」文就如此地，成爲全集水準較差的作品。

接着談被列爲書名的「移愛記」。故事說一個不善交際的姐姐明婉，已三十歲了尚沒有較好的男朋友，妹妹明芬爲了擔心姐

姐嫁不出去，就設下愛的陷阱，除了佯裝腿傷，並利用「愛情大會」而欲將假情人移給姐姐，可是明婉一旦獲知內幕，基於自尊受損，反生惡感，因而用意甚佳的移愛，結局却成爲鬧劇。主題在闡釋愛情需要眞誠和自然的培養，不能以人力去催生，此篇的題材既不自然又甚矛盾。例如妹妹在家佯裝腿傷多日，均由姐姐細心照顧，竟然一直被蒙在鼓裏。此外姐姐對顧惠年的感情也很矛盾，一開始他們已出去四次了！可是就在第五次——即愛情大會之前，作者先寫她很用心的準備，和將假裝得如何的自然，並且在一切就緒之後，還擔心對方僅是隨意應酬，而自己却在癡癡的等。可是稍後，作者却將她外出的動機，改爲欲替妹妹辨明

他是不是愛情騙子，才接二連三的吸收邀請。至於所謂的愛情大會，更屬浪漫，作者以相當自由的想像力，將讀者搞得和劇中人一樣的糊塗——實際是情節轉變得過於輕浮。而所謂「移愛」的構想也甚濫情，試想一個心地善良或正常的人，怎會去愛妹妹的意中人，何況還是爲了妹妹腿傷才移轉對象的人。即使後來眞象揭穿，但是這種突來的感情，又怎能叫一個純潔的女孩子乍然接受。其實妹妹若有意替姐姐介紹男朋友，大可在事前講好，何用如此的戲劇化？因此此篇除了主題嚴正以外，敘述觀點一直掌握得很牢靠，不過要是將觀點人物轉爲妹妹，讀者的視界必然較廣，效果自然就好多了！

「生命和死亡」在全集也算

是突出的力作——一個失業又被驅走所有積蓄的廚師，雖然受到朋友的接濟，却感覺白活了一大半年紀，而立意自殺。就在他準備一死了之之前，他看到曾客串他一朝一夕的情侶美美，因輕視生命，不慎墮海致死的過程，遂領悟出生命的可貴。作者在於強調生命的可貴，和啓示不得拿生命當兒戲，否則一失足可能即成千古恨。「生」文的題材具有相當高的真實感，敘述觀點也掌握得很成功，並且那個粗魯，自負又愚直的廚師，作者僅以自白的語氣，就將他的個性刻劃得頗具特色。此外情節的進展，也顯得輕快緊湊，如果純粹以形式的技巧來衡量，堪稱精湛的佳構。可惜一介入主題，就又大為遜色！原因在於主題很明顯的提示生命

的可貴，並且爲了呈托主題，作者還特意安排妓女美美的死亡來對比，這一個對照要是處理得更結實一點，很可能成爲難得的傑作，然而作者却將大部分心血，耗費在詐賭這方面，使主題顯得衰縮無力，至爲可惜！因爲一個人活生生的掉進海裏，面對死亡的威脅，基於求生而必然展開的掙扎和搏鬥，一定又美麗又悲壯！那個時候，也是生命與死亡最接近的一霎，作者要是好好地把握這有限的片刻，使之成爲無限，定然更爲精采和偉大。可惜作者僅僅點到即止，致使前功盡棄，怎不令人感嘆呢？

全集最具現代意味的小說是「敞開的門」。所謂現代意味本來是多面的，作者却着力於心理分析。因此全篇的情節大部份依

賴人物胡湘玉底意識流動來推展。一開始她和丈夫高大川和孩子念華，爲了要去張家吃晚飯，三個人就一起在小巷裏走……。父子在前邊走邊笑，湘玉却爲了既怕去張家，又擔心家裏的門沒鎖好，再加上具有象徵意味的新鞋擠腳，因此她落後了許多。當她扭到巷口的時候，雖然時間已晚，却爲了疑心門沒鎖好，遂又往回走，父子倆也不得不跟着掉頭走。其實門已被鎖得好好的，湘玉的疑心，是基於她的心理懷有一件歉疚的秘密，而致形成很沉重的心理負擔，並因過份的不安，而致產生失常的現象。至於她的秘密，乃是在和大川結婚之前，有一個未婚夫，突然在婚前失踪，湘玉曾等了好幾年，直到大家都勸她死心，她才答應嫁給毫

不知情的高大川。多年以後，有一天經常在海上生活的丈夫又離家謀生，湘玉爲了排除寂寞，遂帶着孩子逛街，無意中碰到未婚夫謝永華。由於永華表示尚未結婚，又求她帶着孩子跟他走。湘玉却因怕別人誤會她是爲了不耐寂寞而移情別戀，就拒絕永華的要求。幾次爭辯，永華除了承認失敗，並表示將再流浪天涯。然而湘玉却一直擔心他很可能會突然出現，尤其是高大川回來的日子，她更是焦躁不安，以致心理失常。至於她不想去張家吃飯的原因，在於胡家夫婦是她的婚姻介紹人，並且都認識謝永華，因此她害怕他們將永華回來的事，說給大川知道。可是由於丈夫和孩子在旁催促，最後仍然一起搭計程車趕去張家。飯後閒聊，張

太太偷偷地告訴湘玉，永華那一次失蹤是跟一個風塵女郎私奔，現在因錢用完了才被女的遺棄。由此湘玉才瞭解永華的要求，是基於不良的企圖，因而她爲自己的痴情和無知而流淚，也爲發覺永華的薄倖，而將象徵心理的焦急和不安的高跟鞋，和第二把門鎖摔脫和啓開。主題在表示女人既有可靠的丈夫，就不應該再移情別戀，否則就會失去幸福。剛才說過，此篇乃是作者有意朝現代小說而作的努力，因此也運用了不少現代的象徵手法，如以擠腳的鞋，象徵心理的彆扭，以第二把鎖象徵貞節意識的敞開，都是相當的巧妙。如純粹以心理分析的標準來衡量，由於主人翁的意識負有推展情節的任務，因而顯得單純和具有規律，其實人的

意識是既飄浮又無組織。至於在張家的戲劇化，則是一大敗筆！不過表現主題的技巧，不採斬釘截鐵的手法，而讓讀者自己去感受，却又是值得一談的優點，而結局的揭穿永華的惡行，雖然稍感突然，但是却具有洗滌感情的作用，頗能耐人回味！

全集裏面，有三篇甚爲可愛的作品，即「釋」「候車」和「醉」，所謂可愛，均指題材具有獨特的趣味——當然不是低級趣味。「釋」的故事說，一個還在大學讀書的女生，她的母親爲了想讓她有一個理想的丈夫，就東拜托西拜托的找媒婆。偏偏媒婿不贊成母親那種以經濟基礎爲主要條件的作風，就以工作爲由，逃避母親的擺佈。却在公司裏面，愛上一個有太太的年輕科長，

可是漸漸地她發覺這位能幹的科長，並不真心愛她，只利用她的年輕無知，來滿足他的「偷情」之樂而已！有一天科長的太太回娘家，娟娟帶着他給的鑰匙去找他，科長不在却留有一張語義曖昧的字條，娟娟因憤然而升起怒火，接着又醒悟不該欺騙自己，於是立意跟他斷絕關係。可是等他回來，正在談論之際，她的未婚夫正好找上門，娟娟基於根本就不愛這個母親為她選的未婚夫，就趁機向他宣佈解除婚約。主題以娟娟處在有名無實的未婚夫，與有實無名的情夫之間，均難獲得幸福，而啓示爲人父母或子女的人，在選擇婚姻對象的時候，應該相互討論和獲取瞭解，並且不得以任何抽象的觀念，去規定婚姻條件。作者以一個純潔的

女學生的情夫，和未婚夫來構成對比，並且沒有落入從中取一的俗套，這種構思不僅新鮮，也甚有趣。可是作者爲了符合三一律，而使題材顯得略爲戲劇化，要是作者讓那三個人物的人際關係較爲均衡——即娟娟和未婚夫之間的關係，表現得更具體，那麼雙方基礎相當，其意味也更深長！

由於篇幅的限制，無法做更深入的分析，也不能一一的續談下去，但是從上面列舉的這幾篇，我們可以獲知「移愛記」就和一般的小說集一樣，優劣互見。雖然富有教育意義，但是藝術效果却不甚理想。至於拙文的是非之言，皆基於客觀態度的主觀意識，雖非至理，却出於至誠。但願作者能够更重視文學藝術的價

值和技巧，而創造更富意義，和更具真實感的小說底人生，突破目前的形態，那麼氣勢沛然，生氣虎虎的佳作，必可指日以待，未知信否？

六十三年三月十一日

第三版問世！

隱地篇·年度小說第一集

五十七年短篇小說選

每冊35元，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

談呂秀蓮

丹扉
徐佳士

寂靜中的號音

談呂秀蓮的「新女性主義」

徐佳士

這是一個溫和的改革者向一個沉睡中的社會吹奏的一陣號音。在靜寂之中，號音不管怎樣婉轉，也會叫人的心弦顫抖起來。

號手是呂秀蓮，「一個生長在臺灣，接受了二十多年正統中國教育的女孩」。（她的自我介紹，見「自序」。）

呂秀蓮沒有打出婦女解放運動的旗幟，但是「新女性主義」中的音訊則像旗幟一般鮮明。這是她的改革主張的宣言，裏面有申訴，有呼籲，有建議，也有抗議。用的語言有時候很尖銳，甚至潑辣，而主張却是溫和的，甚至是妥協的——相當地女性的。

不管怎樣，今天在臺灣，人口二分之一的婦女需要一個發言人，需要一個號手，需要一件宣言。所以，這是一本應該受到重視和歡迎的書。

在今日臺灣地區，經濟建設的大課題幾乎掩蓋了一切其他的問題。婦女問題雖然和一半人口（未必如此有限）有關，但也「不過和一半人口有關」而已，在呂秀蓮以前，似乎從來沒有人認真地把它當作一個問題來處理。貴婦俱樂部幾乎是一切婦女團體的實質狀態，婦女活動也是止於社交和施慈。婦女領袖們只要自己的地位沒問題，似乎就不

「新女性主義」

知道她們的姐妹們還有任何問題。

可是，婦女問題並不是在有了呂秀蓮之後才發生的。對於許多沒有正當謀生機會或缺乏謀生技術的婦女而言，這個社會一向便是一個僅對她們的皮肉有所需求的市場而已；對於有幸享受到教育權利而獲謀生技術的婦女，職業的門並沒有完全為她們而洞開，畢業證書在很多情形下，變成了現代形式的嫁妝而已；對於所有的婦女來說，她們是「潑出去的水」，是「瓦」不是「璋」，是「兩個孩子剛剛好」家庭計劃口號中不被計入的孩子。這一類的現狀，在法律意義上造成了人權的損害，經濟意義上形成了人力資源的廢棄，社會意義上，乃是公理的違悖。這麼些年以來，臺灣婦女領袖們似乎沒有看見這些問題，直到桃園呂府一位么妹「踏荒而出」（頁一九五——一九七），這支清末民初女傑們留下的號角才有人拾起而吹奏起來。

所以，像「新女性主義」這樣的著作，不管內容是否十分完美，早就應該問世。它的姍姍遲來，並不表示昨天的臺灣不需要它，而是表示今天這一代的知識女子，不像她們的前輩那樣為高生活水準所腐蝕，而脫不下高跟鞋了。

但是，呂秀蓮的「主義」受到一九六〇年代洶湧澎湃的美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影響也是沒有疑問的事。她自己承認，「一九七〇年，美國婦女解放運動緊鑼密鼓之際，此正恭逢其盛」，這位在伊利諾大學讀法律的中國女學生為了主
次討論會，花了一個星期「潛心搜集、閱讀與整理老美的婦運資料……其中倒也有
沐獲我心的戚戚之言。

（頁1100—1101）

不過「老美之言」中有不少東西是被呂秀蓮拋棄掉了：她沒有要求擦去文字裏面男

性沙文主義的痕跡（這種痕跡在中文中似乎遠較英文中爲多），她沒有要求她的同志做出叫內衣商人頭痛的事情，她沒有扯起「解放」（不論是性解放或整個婦女地位的解放）的旗幟，她甚至沒有口號，她承認男女有別，也沒有人聽她用過「婦女權力」（power）這個名詞。她的辣辛辛的語言也許可使人的血液流運加快，但是呂秀蓮畢竟是中國土地的產品，她固守中庸之道，是一位真正的修正主義者。

假使一定要說呂秀蓮的「新女性主義」是從美國輸入的，則這種輸入品至少要比口香糖、可口可樂、和電視上的肥皂戲等等美國東西、更加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

當呂秀蓮在第四和第五章中檢討中國男性中心社會的偏見時，在激昂的情緒下，給人以「高姿勢」的印象。讀者很可能相信，這兒來了一位革命家了。

但當她細數「新女性主義」的主張時，可能是爲了減少阻力，姿勢是很低的。

例如：前一陣子她根據她所引用的學術理論，大力宣揚男女角色並非先天確定而是後天派定的說法，主張不要用「陽剛」「陰柔」的標準來教養兒童（頁一二〇）；但是後一陣子她却提出「是什麼，像什麼」的原則，主張男人應英俊瀟灑，女子要嬌柔嫵媚（頁一三二），男人宜長家中的外交和經濟兩部，太太宜長內政、財政和教育（頁一四五）。再例如：前一陣子她說男女同是構成社會的二大份子，地位平等，好比日月相輝映（頁一〇四），後一陣子談到男女對家庭的責任時，却提出「家庭是女子的三分之二生命，而爲男子的三分之一」的妥協主張（頁一七六）。

假使「新女性主義」已經鼓舞起這一代女性青年要求改變角色的熱望的話，呂秀蓮必須再花費一番唇舌，才能使她們相信她的低姿勢的主張和高姿態理論是並行不悖的。

「新女性」談新女性

丹 扉

「新女性主義」讀後

由於我是女性，又常自詡為新女性，對於諸凡「婦女運動」「女權運動」等等，自然下意識便有接受與贊同的心理，那麼對於呂秀蓮女士新近倡議的「新女性主義」，當然也不會例外。

同樣地，處在相對地位的男士，因為他們是「非女性」，下意識自是容易有「沒啥意思」和「不感興趣」的表現。譬如舍下戶長先生可算得上是「謙謙君子」（「溫吞先生」的美稱是也），跟他談女性主義，他絕不反對，但也絕不致因為有此一主義而對他自己有所調整，有時甚至開玩笑地嚷出「女權已經太高了，再高就吃不消了」的「可憐話」。再環觀我的一些婦道朋友，夫婦間的情況大體跟我都差不多，似乎女方一個個都「厲害」得很，而且「段數」都不太含糊，使我竟然舉不出一個「受欺」「受氣」的實例。也是值此之故，女友們大多已經竊竊自喜，一方面固然認為有「新女性主義」不壞（至少可藉以更壯聲勢），另一方面却也覺得沒它並不至有什麼遺憾，所以大家一般俱是以之作爲閒談的資料，無意拿它作爲更上一層樓的努力目標。

在我閱讀「新女性主義」一書之前，先後在報章雜誌上已讀過若干呂秀蓮女士的佳作（此一「佳」字絕非客套泛詞）。我個人也曾憑「直覺」和「即感」寫過數篇有關「女人」的短文，然而那僅是順就現實所發的一點浮面老實話，完全缺乏深入的洞悉與研究。當初對呂女士的「新女性主義」，也不過是只當有那麼一回事而已，直到最近仔細讀完她出版的單行本後，才發覺姦事實在不簡單，值得我多想一想，也由此深深地體會到現今許多「陰盛」（此「盛」字不作「多」講）的局面，僅是外觀的昇平，並非骨子裏的平等。我雖不說此書令我「茅塞頓開」，但「漸開」是我所必須承認的。

此書中有很多話說得極好，且隨意摘錄一些：

「臺灣婦女的法律地位較諸美國婦女，可謂略勝一籌，尤其保障名額之設，簡直得天獨厚了。問題是，吾國現行法律大多採嶺德法瑞諸先進國的立法，法律原超前社會實際情況一大步，換句話說，我們徒有權利却猶不知如何行使，更遑言發揮了，臺灣女性由於固有倫理禮教的薰陶，在諸多方面顯然茅塞未開，固步自封甚至自甘墮落的大有人在，我們千萬不可以爲美國比我們落伍，因而沾沾自喜，洋洋得意。」（頁廿四）

「如果有人數說女子的愚蠢、小氣、善妒或自暴自棄，我們以爲該受譴責的，實在不光是女孩子本身，而是千百年來層層剝削，重重壓抑女性的禮教、制度和習俗啊。」（頁卅一）

「正由於欠缺理性的反擊接踵襲來，頓然堅定了我必須繼續努力的信念和勇氣；沒作賊的人是不會心虛的，沒享受到特權的人，當然也不在乎別人要反對特權了。唯其在乎，才顯示出問題的真相與嚴重性來。」（頁四四）

「從娘胎裏走出來的小生命，竟也一個都不記他娘的眼！」（頁五〇）

「……顯然地，這不是一個能輕易解決的問題，然則有困難並不等於沒問題，因噎廢食是很懦弱的事啊。」（頁七五）

「我却以爲用傳統做藉口是很懦弱的，我們的傳統曾經是專制的，是要女人纏足的，我們的傳統也曾經沒有電話，沒有電視，但是今天人人都在享受電化式的生活，民主式的政治，也不再有人欣賞『三寸金蓮』了，傳統是金科玉律嗎？」（頁九九）

「在二極之間，別忘了尚有中間地帶，在男性中心與女性中心之間，又豈能忽略了最合情理，也最順乎人道的男女平等社會？」（頁一二五）

「平等並不需要相同；平等乃是讓各人的不同獲得充分發展的基礎，而其結果則是個體性的發展，旨在實現他或她的生命之完整。」（頁一三五）

「高價索取聘金，無異在女婿家未成、業未立之前強行揩油，未免『相煎太急』了些，何不長線放遠些，坐等來日方長的孝敬呢？何況，女兒的身價無論如何也不是區區幾文錢就能計算出來的啊！」（頁一五三，按：此段話最合我意的是末一句，較不合我意的是「放長線坐等來日」的兩句，我的意思是不必去想想有線無線的問題。）

「人類歷史上遺漏了婦女的投影，便算我們愧對了自己的生命！未來的歷史等待我們去刷寫，我們的下一代的命運也需要我們去鋪排，我們怎能不加置理，甚或嗤之以鼻呢？」（頁一七〇）

（好了，本來這樣精采的句子還可以摘出很多，但這篇文章是我掛名在寫，不便也不甘心讓「文抄」來「喧賓奪主」。）

「新女性主義」的言論是很容易「聳人聽聞」的，但推行起來却處處碍手碍脚，由於女人雖令男人傾心，却更加教他們煩心，哪堪再來一個「新」字，讓人覺得女人真是得寸進尺，貪得無厭。再說既得利益不願放棄乃是一般人的通性，我若是男人，定然也會擔心女人既已穿了高跟鞋，還想進一步變成蹩高蹩，毋乃太過囂張。何況陳年因素十分堅固，俗云：「習慣成自然。」要把已成自然之事加以變更確實不大好辦。然而現代女性之有今日，豈非正是早前若干有識之士，拼命地在不大好辦的事情上苦辦才逐漸獲來的一點成果嗎？我想呂女士也可算得是這方面繼往開來的佼佼者之一，我欣賞（不是隔岸觀火）她的苦，也感謝她的苦。

正如呂女士在卷首自序篇中所說：「因着美國婦女解放運動予人的不良印象，國人對『新女性主義』乃未假思索地不懷好感地起來了。」基於這種先入為主的偏見，書中某些論調乃極易招致誤會，例如作者一再反對丈夫金屋藏嬌或拈花惹草，常以妻子發生相同的情形作為譬配，不免被人誤會為有惡意女性作出牆紅杏之意；又如談到女人貞操問題，原是要男人投桃報李，結果被人誤會為女性盡可亂七八糟，甚至誣以有倡導性開放之嫌；再如要求男人稍助家務，僅是希望彼此分工合作趨於平等化，也很容易被誤以為提倡顛陰倒陽。……。

這些誤解又形成一道新的反對力量，單是再解釋便够煞費氣力。其實即以美國婦運而言，也如作者所說：「：乃用一週時間潛心搜集、閱讀與整理老美的婦運資料，這才發現脫下她們無理取鬧的外衣，其中倒也有不少深獲我心的戚戚之言。」呂女士實在並沒有穿上這一類的外衣。

有人認為呂女士言論太走「偏鋒」，我以為「鋒」是有的，「偏」則未必。她是女人，自然不便去提倡新男性主義；她要反擊一些傳統上的桎梏和現實中的陋相，反擊自然要比先出手的在言辭上較具「武打」氣息；她在提倡一種主義，自然不能像我慣講閒話般地散散漫漫。「鋒」而不「瘋」，應是她的長處與特色。有人認為她的許多論調，也不過是老調重彈；然而既然諸多老問題並沒有解決，不彈老調豈非等於放棄？有人認為她四處講演，過份煞有介事，我也曾自作聰明在某篇方塊文章中代為解釋，說是因為「雨點小」，所以非「雷聲大」不可。

不過我也曾在文章中表示過對「夫冠妻姓，子冠母姓」等議的困惑；另外也覺得她太強調「兩人賺錢」（太看重「直接賺錢」的優勢）的均勢；總之，我比較「溫和」，但這不是我的優點，正是我的無能。

即令「新女性主義」是「曲高和寡」，但「寡」總勝於「無」，慢慢來，不必氣餒，收穫是漸進的，是一代一代累積下來的，只要是理想不是幻想，便不致落得個全然痴心妄想。

至少至少，此書能使得像我這種「女中頹類」，感到慚愧且心有所思（不是想自己的「不足」，乃是想自己的「不夠」），就不能說是全無意義的吧？

喬治高書簡

×先生：

自去夏一度通訊後，迄未有機會再寫信。秋天「譯叢」*Renditions* 創刊號出來，曾寄奉。當時我因私事返美一月，在各地碰到的文友中也有見過「書評書目」的，都認為是別為生面的一份有價值的刊物。聽說三月號有評介「譯叢」的文章，截至今天雜誌尚未遞到。在這裏，先要請你代我向T·A君表示敬意。他在第九期談 *The Great Gatsby* 的翻譯那篇文章，讀後使我驚喜：這部方興未艾的美國「現代名著」，居然會有三個中譯本；也令我慚愧：他對「大亨小傳」很客氣，同時指出第一章譯文中「幾點小問題」，並提出「幾點小意見」。這都是很細心，很有幫助的意見（雖然我並不每一項都同意），再次證實了我自己一向對於翻譯工作的感想：（一）無論什麼樣的翻譯，經過第二副眼睛「過目」，總可以更好。（二）有時下筆過於倉促，或自信力太強，翻譯時原文詞句未經過「大腦」，會產生不自覺的訛錯，即使本人再三校對也是視而不見的。

「大亨小傳」初版頗多手民之誤，封內附上以前所作勘誤表一張，煩轉T·A君。日前本港今日世界社友人來電話說，這本書最近在臺灣賣光了，不知是「書評書目」之功，還是受了「新聞週刊」、「時代」等美國雜誌鼓吹 *Gatsby* 電影的影響；可是香港方面也存書無多，現在他們進行再版，所以以前發現排錯的字，快要有機會「改正」！

講到電影，派拉蒙公司兩年來大事宣傳與推廣，在出片之先搞了許多 tie-in（與其他商品發生連帶關係）的噱頭，未免玷污了原著。我是看過二十五年前海萊瑪曾經拍過的那部 Gatsby 片子的，不知這次用彩色重拍會有進步，還是會令人失望。不過我跟胡金銓兄提起了片名的中譯，問他能否運用他的「威力」，以便本片在香港上演時沿用「大亨小傳」的譯名。臺灣呢？你看也有這個可能麼？其實「大亨小傳」的譯名是翻譯老手和批評家林以亮最早定的。我在美國翻譯此書時樂於採用，一來全然不知國內已有兩種譯本（王譯「大哉！蓋世比」書名是很好的直譯），二來這四個字雖是意譯却能代表原書的精神，而又適合於中文（尤其是傳統電影）題名的規範！

這一年來我致力於編輯英文雜誌 Renditions 的工作。第二期（小說專號）大概四月底可以出版，相信內容更為精采一點。我自己也譯了一篇徐訏的短篇，叫做「私奔」。關於徐訏的作品，在「隱地看小說」一書已有公允而中肯的批評。徐訏是我三十多年的朋友。這次他鄉遇故知，能够把他的一篇小說介紹給英文讀者，也是一件快慰的事。在介紹西洋文學方面，我下次準備翻譯 Thomas Wolfe 的自傳小說 Look Homeward, Angel（暫譯「回頭望故鄉」）。我的興趣和能力似乎局限於一九二〇和三四年代幾個美國作家的幾部書當中了。假使這本長篇小說也已經有人翻譯過中文的話，請告訴我——但我不擔保就此不翻！此問

近好！

高克毅（喬志高） 三月十七日

關於紅樓夢原理由

(下)他其及

張 欣 伯

關於「作者」

杜先生既沿襲舊紅學派的研究方式，既主張此書宗旨爲「痛恨金人，哀悼亡明」，便須否認曹雪芹是

紅樓夢的作者，因爲，曹雪芹作者地位的確定，即胡適「自傳說」的確定，可使杜先生的全部觀點難以成立，關係至爲重大。杜先生於否認曹雪芹爲作者之後，又須另外物色一個人來，以權充作者，於是，選上了吳梅村，認爲「此書爲吳梅村所創始，並非濫觴於曹雪芹」，並認爲，此書由數人補續而成，且將曹雪芹列爲「第四接棒續書人」云云。

吳梅村生於明神宗三十七年，卒於康熙十年，如從吳之卒年算起，至程高刻本問世爲止，其間有一百二十年之久。在此漫長的時間內，無任何同時人的證見，亦無任何文人在其詩文中談及吳某寫紅樓夢事，更無任何類似胡適所舉「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那樣的證據，吳梅村從天而降，實在突如其來。在陳廷敬所撰的「吳梅村先生墓表」中，僅謂吳氏「閉戶著數千百言」，這「數千百言」，無非是一些詩和散文吧了，其與撰紅樓夢乃兩回事。杜先生對於有證據的曹雪芹，竟而否認；對於沒有證據的吳梅村，反而承認；我們無意責備杜先生顛倒黑白，實因杜先生走上舊紅學派錯誤的道路，爲強調「痛恨金人，哀悼亡明」的主旨，亦有不得已的苦衷，這一點，我們十分諒

解。

儘管缺乏證據，杜先生仍須找些理由來說，工作非常辛苦。杜君以為，第一回「作者自云」中所鈔「作者的身世」，「頗似吳梅村」云云，此說牽強之至。吳梅村出身崑山望族，祖上代代作官，其本人更是少年得志，二十歲便中了舉，接着「會試第一」，「殿試第二」，一帆風順的進入仕途。明亡，變節事仇，照常當官不誤。晚年則息隱泉林，詩酒自娛，可以說活了六十三歲，便享了六十三年之福，此與「作者自云」中所說「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以及「蓬牖茅椽，繩床瓦竈」的情形，全不相符。故「作者自云」這段文字，倒是一個反證，可證紅樓夢的作者不是吳梅村。

繼而，杜先生又以各種附會的方法，或從紅樓夢中尋出一些字句來，認與吳梅村有關係；或從吳梅村的詩文中尋出一些字句來，認與紅樓夢有關係；其實，皆牽強附會之談。例如，甲戌本第一回，有「吳玉峰題曰紅樓夢」一語，杜先生從「吳玉峰」名中抽出「吳」字來；此句之下，今本皆有「東魯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鑑」一語，杜先生又從「孔梅溪」名中抽出「

梅」字來；再從「賈雨村」名中抽出「村」字來；合成「吳梅村」，這就是「作者吳梅村的證據」。如在此書人名中找出「張欣伯」三字，我也是紅樓夢作者？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建議杜先生注意何者為證據，何者非證據的問題，當可減少誤會的發生。

紅樓夢作者之為曹雪芹，此時證據已遠較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時為多，且更為可靠。例如雪芹之友明義，於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左右，雪芹尚猶健在之時，曾作「題紅樓夢詩」二十首，這些詩，後來收在他的「綠煙瑣窗集」中。明義在詩題之下自註云：

「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句中的「出」字，乃「出以示人」之意，即曹雪芹當面將紅樓夢遞與明義的；明義閱後，便有「題紅樓夢詩」之作。像這樣的證據，較袁枚隨園詩話所說「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更為可靠，我們無從否認，不得不信。再如甲戌本第一回，即「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之處，有一眉批云：

「若云雪芹披閱增刪，然後開卷至此，這一篇楔子又係誰撰？足見作者之筆，狡猾之甚，後文如此處

者不少，這正是作者用畫家烟雲模糊處，觀者萬不可被作者瞞弊（蔽）了去，方是巨眼。」

此批明指「雪芹」爲「作者」，並謂作者是以「狡猾之筆」，「畫家烟雲模糊處」，謾稱「披閱增刪」的。杜先生視曹雪芹爲「續書人」，即批書人說的：「被作者瞞蔽了去」。而胡適懂得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却是批書人說的：「巨眼」。

上述兩點，可謂「考證」，個人直接從本書的鑑賞中，也發現曹雪芹並非「增刪者」，而是「作者」。前引脂批謂「作者之筆，狡猾之甚。」但究竟如何狡猾，批書人並不知道。我們先將第一回有關的一段文字抄錄如下：

「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即此便是石頭記的緣起，詩云：『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這段文字，從頭至尾，一氣呵成，是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是曹雪芹「纂成目錄，分出章回」的；是曹雪芹「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的；是曹雪芹在詩中寫下「都云作者癡」之句的。由

於句句皆指曹雪芹如何如何，其中便有一根無形的線，將前面的「曹雪芹」三字和後面的「作者」二字連繫起來，「曹雪芹」即「作者」，「作者」即「曹雪芹」。換言之，即曹雪芹在詩中自稱「作者」的。這種寫法，我稱爲「兩段式表現法」，書中不乏他例。雪芹不便在書上題署姓名，乃以「眞事隱」的方式表現，故「作者」問題，也是書中一件「隱去的眞事」。

作者是曹雪芹的證據甚多，我們不便一一列舉，僅僅根據上述三點，可知曹雪芹的作者地位，已屬無可置疑的事。而杜先生所提的「吳梅村」，並無半點憑證，自難取信於人。我們確定曹雪芹爲紅樓夢的作者之後，杜先生所認爲的「痛恨金人，哀悼亡明」的主旨，便面臨了重大的困難，此因雪芹乃是滿人，不可能產生這樣的思想。

關於「隱去的眞事」

紅樓夢的主要問題，在於書中「隱去的眞事」究竟是什麼。以前舊紅學派的各種看法，以及杜先生的「痛恨金人，哀悼亡明」之說，都是猜射「隱去的眞

事」的。以胡適爲首的新紅學派，認爲「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同樣的也是一種猜射，不過，新派較有根據，大家較爲信任吧了。我讀紅樓夢，發現作者所謂「將真事隱去」，是以特殊的寫法，將真事隱藏在書中的。這一發現，可知舊派的各種說法，皆屬子虛，而胡適所謂「隱去真事的自敘」，話是對的，却是一句空泛之言，因爲，胡氏不知「隱去的真事」是什麼，也許，他將「曹寅四次接駕」、「曹頌被抄」這些，看成「隱去的真事」，亦未可知。在下面，我們舉出兩件「隱去的真事」，以見其例，但因篇幅關係，只能作扼要的說明。

我們要談的第一件是：「晴雯乃曹雪芹的情人」。杜君以爲，賈寶玉影射「滿清之帝系」，我們則以爲，賈寶玉即曹雪芹。我在前文曾經提到賈寶玉的住處是「怡紅院」；曹雪芹的住處是「悼紅軒」；從「怡紅」、「悼紅」這兩個詞上，可看出一前一後、一盛一衰的關係來，從而可知賈寶玉即曹雪芹的化身。書中寫賈寶玉的情人是林黛玉，但不可認爲曹雪芹的情人便是林黛玉，另有一個丫頭，「削肩膀」，「水蛇腰」，人稱「病西施」的晴雯，那才是曹雪芹的真

正情人。作者爲了隱藏此事，也可以說是爲了表現此事，使用了他一貫使用的「真假兩面」的手法，遂成爲一件「隱去的真事」。

所謂「真假兩面」，即將原來的一個情人，一分爲二，一個是「真」的；一個是「假」的；然後，在真假兩個人物之間，加以連繫，又使之合而爲一。如此一分一合之下，讀者便能辨出真假來。讀者一定知道，書中寫晴雯「眉眼有類黛玉」，如再深入一點，可知這兩個入處處雷同，例如，晴雯是「病西施」，黛玉則是「病如西子勝三分」；晴雯爲芙蓉花神，黛玉亦以芙蓉花爲象徵；晴雯暈稱「寶玉」，黛玉也暈稱「寶玉」；晴雯出語尖刻，黛玉也出語尖刻；芙蓉誅本誅晴雯，却也兼輓黛玉；甚至於晴雯和寶玉握過手，黛玉也和寶玉握過手；晴雯今天有病吃藥，寶玉當天就在黛玉房內聞到藥香……這種雷同的寫法，即真假兩個人物之間的連繫工作，在暗示讀者她們是一個人，一個賈寶玉的情人。至於何人爲「真」，何人爲「假」，又是怎麼分辨的呢？寫在明處的是「假」，寫在暗處的是「真」。黛玉之爲寶玉情人，乃是寫在明處的，所以爲「假」；晴雯之爲寶玉情人，乃

是寫在暗處的，所以爲「眞」。由於是「眞」，我們因晴雯乃曹雪芹的情人。

我們要談的第二件事是：「王熙鳳曾遭休棄」。第五回王熙鳳的冊文中，有「一從二令三人木」之句，十分費解，胡適甚至絕望地說：「這個謎只好等上海靈學會把曹雪芹先生請來降壇時再來解決了！」讀者或許知道，古禮有所謂「七出」，亦即「出妻七事」，計有「無子」、「淫泆」、「不事舅姑」、「口舌」、「盜竊」、「妬忌」、「惡疾」等。舊時婦女觸犯其中之一者，即有遭致休棄的可能。我發現（爲「一從二令三人木」問題苦思兩年後發現的），曹雪芹筆下的王熙鳳，不但犯七出，而且七事樣樣都犯。此非巧合，作者顯然是以出妻七事來塑造王熙鳳這一人物，以暗示王熙鳳曾遭休棄。由於這一發現，我們確信「一從二令三人木」句中的「人木」二字，乃是「休」字。

懂得王熙鳳曾遭休棄以後，問題並未完全結束，我們尚須知道王熙鳳是在何種方式下被休掉的，因爲，曹雪芹提出了兩種可能的方式：一種是由「家族會議」決定；一種是由都察院下令爲之。六十八回「酸

鳳姐哭鬧寧國府」時，鳳姐曾向尤氏道：「給我休書我就走！」假如「家族會議」果真決定休王熙鳳，則王熙鳳的確是在尤氏那兒取休書，此因尤氏乃長房中的女主人之故。又同回中王熙鳳說：「連官場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可見，都察院也有下令休王熙鳳的可能。但究竟是哪一種方式呢？這問題的答案就在那句「一從二令三人木」上。我們肯定「人木爲休」之後，立刻了解「人木」上面的那個「三」字，乃是「襯字」，並無實際意義。連帶性的，句中的「一」和「二」字，也必然是「襯字」，皆無實際意義。我們剔除「一二三」三字後，便剩下「從令休」三字，此時即可了解王熙鳳是被都察院下令休掉的。

上述兩點，乃紅樓夢中許多「隱去的眞事」之二，如果不是我們的「牽強附會」，並能取得大眾認可的話，它們可將舊紅學派以及杜先生的看法，全部推翻。又因這些「眞事」，皆作者自身或自家的事，可使胡適的「自傳說」，愈加穩固，以至牢不可拔。而「眞事隱」的發現，也使得紅樓夢的研究，已經接近尾聲了。

結語

總括本文，總括我們對於杜著「紅樓夢原理」的觀感，只有一點，即出書的時間嫌晚了一點，假如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尚未發表，脂本尚未發現，屬於新紅學派各家的研究著作尚未問世，則杜著不失為索隱派的一種，應可備有一格，但因時至今日，「作者」及「真事隱」兩大問題，皆已獲得解決，而此時杜著的問世，便顯得與紅樓夢研究脫節，似乎沒有這個必要了。不過，我仍建議未讀過「紅樓夢索隱」、「石頭記索隱」這一類書的讀者，不妨一讀「紅樓夢原理」，你可以看到歷史上舊紅學派的研究，是怎樣的一種面貌。

本刊合訂本出版了！

本刊布面精裝合訂本第一卷早已銷售一空，現乘裝訂第三卷之便，重新裝訂一百套，售完已無存書可裝訂，欲購請至郵局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第一卷（一至四期） 特價70元

第二卷（五至八期） 特價70元

第三卷（九至十二期） 特價80元

三卷合購·優待價二〇〇元



序次劃筆名姓依後先列排



丁樹南

丁樹南，原名歐坦生，福州人，民國十二年八月七日生。國立暨南大學畢業，曾任編輯、國小校長、中學教員。

丁樹南最早發表作品的年代，已記不清楚了。大約在四十年左右，他曾以「江上秋」的筆名，為中華日報南部版副刊寫了一些短篇小說。其中一篇後來被收入「自由中國創作小說選集」（四十三年三月出版）。四十五年左右開始使用「丁樹南」這個筆名，作品散見於「華副」、「聯副」等處，多半是發表小小說。

他最難忘的一件事是四十八年間，有一篇題名「送禮」的小小說刊登於「華副」，頗獲當時該刊主編林適存先生的賞識，林先生除寫信鼓勵他之外，並代夏濟安先生主編的「文學雜誌」向他約稿。後來他寫了一篇一萬五千字的短篇，未料刊登出來時，發現不但題目更換了，內容也被刪改得面目全非，當時他對夏先生的作風頗起反感，他回憶說：「但事後有一次無意間讀及一篇美國作家談論有關小說寫作觀點的文字，才領悟到夏先生所以不憚其煩細加刪改的理由；因為原

作的表述觀點過於混亂，經修改後成爲「單一觀點」，效果乃能更見集中。」由於這次親身的體驗，他對文藝理論的興趣也因而開始。

四十九年，他爲「聯副」翻譯「寫作淺談」，發表還不到廿篇，當時該刊主編林海音女士便不斷爲他轉來讀者的信，希望他從速結集出版。他得到讀者的信箋，覺得是莫大的鼓勵。「寫作淺談」第一集於五十年五月出版後，更有不少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撰文加以評介，足證此書很適合當時讀書界及一些初學者的需要。此後，各雜誌報刊向他約稿也多半指定要這一類稿件。繼而他又爲「華副」譯「寫作談片」，爲「中副」譯「人物刻劃基本論」，爲「落花生」譯「寫作漫談」等，直到今天，他仍應「幼獅文藝」之約，陸續爲該刊譯「寫作之路」專欄。

這些年來，他的筆桿主要是朝這個方向推進，幾乎是欲罷不能之勢。雖然多半出於被動，但只要這類文章對初學者確有幫助，他仍樂意繼續從事譯介。至於文藝評論方面，是從五十一年開始的，他說：「不過一方面限於能力，一方面自感這份工作吃力不討好，所以僅偶一爲之。」

丁樹南的身體不太健康，從年輕時代，胃病和神經衰弱便與他結下不解之緣。三十年來，他一直和這兩種慢性病奮鬥不懈，却也形成他日常生活中的困擾，並且對於他的寫作更是嚴重的絆腳石。『疾使他不能久坐，往往一篇千字短文，都不能使他一席終篇。失眠症使他記憶力衰退，終日恍恍惚惚，有時甚至讀書都覺得困難。有許多朋友勸他從事小說創作，他覺得寫小說必須動真感情才寫得好，而他最怕動真感情，因爲感情一經激動，胃疾和失眠症勢必不招自來。他說：「西洋有一句諺語：『勿惹睡狗』(Let sleeping dogs lie)，對於我，這兩種疾病是兇猛的睡狗，惹不得！」



周伯乃

周伯乃，筆名帆影，廣東五華人，民國廿二年八月十四日生。空軍通信電子學校畢業，曾任空軍無線電、電傳打字機修理士，現任中央月刊社編輯。從民國四十六年開始寫作。

周伯乃的寫作範圍可分成三類，即文藝理論、批評、散文和詩；其中以評論的著作最多，包括「現代小說之研究」、「現代文藝論評」、「中國新詩之回顧」、「現代詩的欣賞」、「現代小說論」等。

他出生在一个以農為主的半農半商的家庭裏，那是一個大家庭，有兄弟姊妹十餘位，大概從他祖父郁文公生下就有四、五十人之多。他的父親曾創辦國民小學，他有兩位庶母，一位目前還和他父親住在香港。

他從小學到高中，都是在家鄉廣東五華縣水寨墟讀的。三十八年他隨軍到舟山羣島，不久轉來臺灣，在陸軍服役；四十二年考入空軍通信電子學校，四十四年畢業，派在新竹機場服務。從此，便開始接觸文藝作品，他常常在修理機器之暇，讀了一些文藝書籍。

四十六年開始學習寫詩、散文，後來他對文藝理論和文藝思潮特別有興趣，也開始寫文藝評論。四十六年到五十六年，這十年間，是他埋頭耕耘的年代，無論是創作和評論都很豐收。他曾在「自由青年」、「新文壇」、「國魂」、「文壇」、「青年戰士報」副刊執筆寫專欄，每月大約可以撰寫五、六萬言的文藝論評。

在他的論評中，比較偏重現代詩的批評，對現代詩的創作技巧原理有深入的研究，並且對實際作品也謹慎斟酌，以個案的方法一一討論，同時進一步引導讀者如何去欣賞現代詩。現代詩發展到現在，仍遭受到不少的誤解，他的工作便是致力於克服這些障礙，使現代詩能够普遍推廣，因此，他的批評實在很有意義，對現代詩的發展，可以說收到推波助瀾之功。

五十七年，他出任香港亞洲出版社駐臺執行編輯，到五十八年結束。

五十九年迄今，服務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擔任中央月刊社編輯。

五十九年曾榮獲中國文藝協會的文藝評論獎章，暨國軍文藝金像獎文藝評論獎。

六十二年他仍服務於中央黨部中央月刊，兼任廣聯電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健

張健，筆名汶津，浙江嘉善人，民國廿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生。國立臺灣大學文學碩士，現任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從民國四十三年開始寫作。

張健是一位年輕的作家，他的寫作範圍非常廣泛，並且又富於寫作的衝勁，有一段時期，「張健」和「汶津」這兩個名字往往在一天內的報刊雜誌上同時出現，而作品的內容却不盡相同。從他的文章，可以推知他讀書涉獵的領域相當龐雜，知識來源的不同，使他關心更多的事。

在高中時代，就已決定他日後寫作的興趣。民國四十三年，張健在師大附中首屆四二制實驗班文理分組時，就毫不猶豫的選擇了文組，同時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民國四十八年底，他出版了第一部詩集「鞞韜上的假期」，從此便很自然的成爲藍星詩社的一員；除了詩的創作外，他也寫詩論、詩評（「中國現代詩論評」即其總成績）。接著他又用「汶津」這個筆名發表現代小說，他的小說兼有婉約、陽剛之風，其中早期（一九六〇年）的「兩隻皮球」等，尤受文壇的注目。

在軍中服役的一年，他的詩、詩論、小說、散文產量甚豐，那是生活的轉變促成的。十多年來，他不斷地

寫作，但是竭力避免內容的重複。

五十七年一月開始，他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之邀，以汶津的舊筆名爲人間寫方塊文章，頗獲好評（至六十一年九月興盡而止）。此外他還經常爲「現代文學」、「純文學」、「幼獅文藝」及「藍星」諸雜誌詩刊撰稿；而在本行的文學理論及鑑賞方面，也已有九種著作（已出六種）。他是中文系出身的，對於中國古典文學自然非常重視，他的碩士畢業論文是「滄浪詩話研究」，這篇論文對宋人嚴羽的詩論有翔實的討論，除了揭示滄浪詩話的論旨，並綜論其得失，是研究嚴羽的批評學說不可多得的一本好書。他不僅對中國傳統詩論特別注重，同時也不忽視當代新詩的發展，他的「中國現代詩論評」，便是針對現代詩人作品所做的評論工作，他的批評中肯而精闢，頗受詩壇人士的重視，可惜近年已比較少寫，相信他那枝穩健有力的筆，當可爲現代詩提供諍諫的聲音。

在創作方面，他的詩取材極廣，小自身邊瑣事，大至海闊天空，無不熔鑄詩中。風格上或明快，或蘊蓄，或平易雋永，或出奇思。近作則更融入人道精神與時代生命，大多以長詩居多。最近兩年，他喜歡冷藏自己的作品，也就是說，他仍繼續不斷創作，只是發表較少罷了。他的散文產量亦豐，或抒情，或說理，或挹趣，時而三者並容於一篇中，兼蘊生命情調、個人風味、社會問題與人類襟懷。

此外，他仍積極從事翻譯，曾經譯出勞倫斯的小說「聖馬」、「少女與吉普賽人」，高爾斯華綏的「蘋果樹」，瑪拉穆的「畫家的奇遇」及奧斯本的戲劇「憤怒的回顧」等。但他個人最大的志趣還是創作史詩及長篇小說，前者在近幾年來已經開始了一些，後者已成「梅城之夏」一部（在「幼獅文藝」連載完畢），並有續作的計劃。

他習於早晨、上午讀書寫作，甚少熬夜。經過十餘年的耕耘累積，他已著作數百萬言，包括已出、未出的書計有三十八種，似乎與他的年齡不成比例，這個事實已充分證明他是充滿潛力的一位作家，他的成就我們是可以預見的。



葉石濤

葉石濤，臺灣臺南市人，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出生。省立臺南一中舊制五年畢業，省立臺南師專特師科畢業。曾任「文藝臺灣」編輯（日據時代），現任小學教員。從民國卅二年開始寫作。

葉石濤的生活背景跨越了兩個時代，在弱冠以前，他渡過了日據時代的生活；二十歲以後，臺灣光復，重回祖國的懷抱，他開始過著穩定而有根的生活。時代的劇變，影響他一生的創作和評論，由於親身體驗到民族的苦痛，因此，對自己的鄉土非常熱愛，他的小說都是以鄉土人物和背景為主要題材，他的評論也都以臺灣省籍作家的作品為主要的對象。

民國十四年冬天，他生在臺南市的一個舊世家。祖父是前清的秀才，以教書為業；叔公曾經擔任過臺南市的家庭墨守舊俗，從不肯和日本人妥協，因此，家道漸趨衰落。

他在民國三十年便以日文嘗試寫作，但沒有發表；民國三十二年，有兩篇短篇小說刊登在日人西川主編「文藝臺灣」。當時，這份刊物是兩種文藝性雜誌之一，另一本是本省籍張文環主編的「臺灣文學」，都是以日文發行。中學畢業之後，他就到「文藝臺灣」擔任編輯的工作。這份工作使他有許多機會，結交了當時不少的本省籍作家，也因此獲悉了本省鄉土文學，從萌芽到推展的一段苦難史。在這段時間，他深切體會到鄉土文學的重要性，他認為，如果要擺脫日本人的精神枷鎖，必須建立屬於中國文學之一環的鄉土文學，鄉土文學是既富鄉土色彩又具民族風格的文學。



蔡丹治

民國三十四年臺灣光復，他從日本軍營釋放出來，回鄉擔任小學教員。直到民國五十三年，在這漫長的二十年中，他不斷閱讀祖國的文字，並開始寫作；他最初只能用日文，不久就漸漸運用中文撰稿了，不過，那時作品很少發表。民國五十四年十月，本省同胞正熱烈慶祝臺灣光復二十年時，他的評論和小說作品逐漸得到發表的機會。

在這些年中，他大約寫了四十多萬字，其中短篇小說和論評大致各佔一半。「葉石濤評論集」是他的第一本論著，這本書除了「卡繆論」一文外，都是以臺灣籍作家為評論的對象；例如：「臺灣的鄉土文學」與「兩年來的省籍作家及其小說」，便是對本省鄉土文學做一般性的總論；而「鍾肇政論」和「林海音論」，則以個案研究的方法做深入的探討。在臺灣的文學批評界，他的批評別具特色，他曾嚴肅地指出：「鄉土色彩在本省人作品中猶如生活中的鹽，沒有這鹽就風味全失了。鄉土色彩的淡薄和作品的現代化是息息相關的；一個作家如果追索當代世界文學潮流，求形式的穎異，內容的豐饒，必然地去蕪存菁，而在這選擇的過程中，有些省籍作家不幸扔棄了傳統和鄉土觀念，結果顯而易見，某些作品便成爲空中樓閣，淪爲荒誕的幻想了。」足見他提倡鄉土文學，並非保守地逗留在狹窄的地域性觀念裏，他強調鄉土文學的價值應置在世界文學潮流中來衡量，不傾向偏狹的鄉土，也不淪於空泛的世界，這是他重視鄉土文學的主因。

葉石濤今年四十九歲，他是民國四十七年結婚的，現在有兩個孩子。

蔡丹治，原名蔡寄天，另有筆名凌羽陽，廣東澄海人，民國十四年五月五日生。國立北平大學國文學系畢業，曾任歷史教員、主任、副校長及軍職，現專事寫作。

蔡丹治從事文藝理論的工作，不僅注重當前國內的文壇的現象，同時也針對共匪的文藝理論予以批判；在今天，面對共產邪惡勢力的擴張，我們實有必要在文藝方面提出強有力的反擊，蔡丹治在這方面的努力，可以讓國內的讀者有一清楚的認識，並且積極地放射批判的光芒，確實具有不凡的意義。

他是國立北平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的，抗戰時期在桂林、柳州、貴陽、重慶等地從事教育工作。歷任公、私立中學的訓導主任、教務主任、副校長等職務。三十七年來臺灣，任臺中省立女子中學訓導主任，四十二年轉任軍職，六十二年退伍。現任「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研究委員、「中國文藝協會」理事（二十屆）、「大陸觀察月刊」總編輯等職務。

他在抗戰期間便開始寫作，在貴陽時，曾出版短篇小說集——「被洗劫的日子」，所收集的都是他早期發表在桂林「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和「貴州日報」副刊「新壘」，以及重慶「益世報」副刊「青光」上的作品。這些作品都是取材於作者家鄉抗日戰爭的故事，非常富於時代的色彩和鄉土意味。

蔡丹治來臺後，工作之餘，仍然從事文藝工作，較偏重於理論方面。很使人注目的一次批評，便是他和魏子雲先生往返討論朱西寧的短篇小說「狼」，那是民國五十二年的事，他首先寫了一篇短文「談『狼』」，發表在中央副刊，強調這篇小說「顯示了人性戰勝獸性的思想主題」；接著，魏子雲也發表一篇「評『狼』」，認為這篇小說「所歌頌的便是中國社會上的傳統思想」；此文又立刻引出蔡丹治的「再評『狼』」，魏子雲則以「爲『狼』作答」做爲辯護，蔡丹治也以「三評『狼』」答辯。現在再回頭看他們之間的討論，雙方的說理態度頗有「君子之風」，這是臺灣文壇的各場論戰中，難能可貴的一次討論，可以做爲後人討論問題的榜樣，既冷靜，又能觸到問題的核心。

他於五十五年曾獲「中國文藝協會」的文藝評論獎，五十六年曾獲「國軍文藝金像獎」的文藝理論銀像獎。他近年的著作有：「文藝評論」第一集、第二集，「西方文學家素描」，「淡淡集」（與王元、章江、張家友合集出版）等。他還有另一重要的專著，即「共匪文藝政策和文藝整風」，現正在「幼獅月刊」分篇連載中。

，計劃於今年內出版。

劉心皇



劉心皇，筆名星朗、夢若、安慰、覺堂，河南葉縣人，民國四年三月十八日生。革命實踐研究院畢業，曾任教育館長、報社社長、通訊社社長，現任國民大會代表。從民國二十年開始寫作。

劉心皇本身的歷史，就是一部現代中國文學史，從新文學運動以來，他親眼看到這段歷史的演變，並且也親自投身到這股歷史的洪流裏，把這段歷程紀錄下來，便是相當珍貴的歷史資料。所以，基於這樣的背景，他除了創作以外，他寫作的主题可以分成兩類：一是歷史類，包括文學史、傳記；一是評論類，就當代文壇的事實予以批評。

從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他便立志從事文藝寫作，致力「睡獅」、「麻木精神」之喚醒；二十六年「七七」事變，他參加了抗日，八年的時間始終置身於前線，使他在精神上有很大的轉變，對於現實的生活特別關心，並參與實際的工作。在文學方面，他做了不少的編輯工作，從民國二十三年三月開始，到現在為止已編有「藝秋」（月刊）、「中原文藝」（週刊）、「新詩世紀」（週刊）、「勁風」（月刊）、「幼獅文藝」、「六十年小說選」、「六十年散文選」、「六十年詩歌選」等三十五種書刊雜誌。

他很懷念編「幼獅文藝」的時期。當「幼獅文藝」創刊時，是由青年寫作協會創辦的，他當時是「作協」的總幹事，負責籌備這個刊物的出版。第一卷採輪流編輯制，由「作協」的常務理事及總幹事分別擔任編輯，第三期是他主編的。自第二卷起，決定由鳳兮主編，劉心皇約稿。自第三卷第三期起，由他接編，編至第五卷

第五期（四十五年十二月）爲止，這是他第二次主編這個刊物。第三次他主編的時間，是從第八卷第四期（四十七年五月）起，一直編到第十二卷第五期（四十九年五月）。從創刊號起，直到他卸任爲止，主編人的名字從沒有印在刊物上，到了林適存接編時，才印上編輯姓名。這份刊物已經成爲中國文藝界的重要刊物，當年他的耕耘實不可忽視。他辭去「幼獅文藝」主編之職後，也曾向有關方面建議，強調有目的的文化事業，必須不計成本，才能有成績，足證他對這份刊物非常偏愛。

另外，他主編的三部書：「六十年小說選」、「六十年散文選」、「六十年詩歌選」，極富史料的價值，從這本書可大略瞭解六十年來文學的流變。以這三本書去印證他的另一本著作「現代中國文學史話」，更可清楚地辨別當代文學的脈絡。由於政治的隔絕，年輕一代對現代文學史幾乎已都感到陌生，劉心皇努力撰寫文學史，便可以補足這方面的缺憾。

幼獅月刊

五月號
要目

余英時

史學史家與時代

唐端正

儒家的基本精神及其應有之發展

葉嘉瑩

從性格與時代論王國維治學途徑之轉變（上）

徐復觀

陳世驥先生手札書後

馮明惠

唐傳奇愛情故事之剖析（上）

劉惠林

英國重開共同市場談判原委及其在國際上的影響

呂正惠

元白諷諭詩的理論與創作態度

每冊18元，一年十二期一九五元

台北市漢中街51號郵政劃撥帳戶3336號

作家書目

作者	書名	類別	別出	出版者	出版年月	定價	開本	頁數	已印	存書	備註
丁樹南	寫作淺談一集	翻	譯	學生書局	五〇、五	一五	三二	一九〇	二	有	五十八年十月
丁樹南	寫作淺談二集	翻	譯	學生書局	五二、四	一二	三二	一七〇	一	有	二月由傳記文學社出版
丁樹南	人物刻劃基本論	翻	譯	文星書店	五六、四	一四	四〇	二一一	二	有	
丁樹南	小說的寫作與欣賞	翻	譯	純文學出版社	五六、六	一五	四〇	一七七	二	無	六十年十月由開山書店出版，更名「巧與效果」
丁樹南	作品的表現技巧與效果	論	著	純文學出版社	五九、七	一五	四〇	一四七	一	有	
周伯乃	論現實主義	文藝思潮		五洲出版社	五三、四	一六	三二	二〇九	二	有	
周伯乃	二十世紀的文藝思潮	文藝思潮		廣文書局	五三、十	一二	三二	一一二		有	
周伯乃	現代小說之研究	文藝理論		華聯出版社	五五、七	一二	三二	一八九			
周伯乃	現代文藝論評	文藝評論		五洲出版社	五七、四	二〇	三二	三二〇			
周伯乃	又是秋涼時節	散文		水牛出版社	五七、六	一五	四〇	二〇二	六	有	
周伯乃	孤寂的一代	文藝評論		水牛出版社	五七、十一	一五	四〇	二五四	五	有	

張健	朱熹的文學批評研究	文學理論	商務印書館	五八、十一	一五	四〇	一三一	二	有
張健	野鶴的白羽	散文集	白馬出版社	五八、十一	一五	四〇	一七〇	一	有
張健	憤怒的回顧	翻譯劇本	水牛出版社	六〇、二	二〇	四〇	二三六	一	有
張健	平鬼傳	改寫小說	幼獅月刊社	六一、十二	一五	四〇	一三〇	一	有
張健	讀書與品書	文學論評	國家出版社	六二、二	二〇	三二	一八五	一	有
張健	獨白與幽思	散文集	水牛出版社	六二、七	二〇	四〇	二一〇	一	有
張健	歐陽修之詩文與文學評論	文學理論	商務印書館	六二、十	一〇	四〇	九四	一	有
張健	少女與吉普賽人	翻譯小說	牧童出版社	六三、一	二〇	四〇	一五五	一	有
葉石濤	葫蘆巷春夢	中短篇小說	蘭開書局	五七、六	一六	四〇	一八四	一	無
葉石濤	葉石濤評論集	論評	蘭開書局	五七、九	一六	四〇	一六九	一	無
葉石濤	羅桑榮和四個女人	中短篇小說	林白出版社	五八、三	一五	四〇	二三六	一	有
葉石濤	晴天和陰天	中短篇小說	晚蟬書店	五八、十一	二二	三二	二三八	一	有
葉石濤	鸚鵡和豎琴	中短篇小說	三信出版社	六二、二	一八	二〇	一九八	一	有
葉石濤	葉石濤作家論集	論評	三信出版社	六二、三	二五	二〇	二八二	一	有
蔡丹治	被洗劫的日子	短篇小說	文光出版社	三四	三二	二〇	二〇〇	一	無
蔡丹治	新芽集	散文	文學出版社	三五年	三二	一八〇	一	無	35年重慶版
蔡丹治	文藝論評(第一集)	文藝論評	文學月刊社	五七、十	七	四八	一五四	三	有
蔡丹治	文藝論評(第二集)	文藝論評	黎明公司	五八、十	二五	二〇	三三〇	二	有
蔡丹治	文藝論評(第二集)	文藝論評	普天出版社	五八、十	二五	二〇	三三〇	二	有

34年貴陽版

蔡丹治 西方文學家素描傳 記 哲學出版社 五九、七 一七 四八 一七七 一有
 蔡丹治 淡 淡集 散 文 商務印書館 六〇、十 一二 四八 一七八 一有
 劉心皇 輝 河集 散 文 中原文藝社 二五、三 一 三三 一九四 三有

第二版收在「夢與現實」內。定價為法幣十五元。改為新臺幣現。

劉心皇 碧園裏 長篇小說 中原文藝社 二六、五 一 三三 二四〇 一無

現正增訂。定價為法幣。

劉心皇 抗建文學論 文 抗敵周刊社 二八、五 〇・八 三一 一〇〇 二無

定價為法幣

劉心皇 人間集 新詩 人間出版社 三二、十 二 三三 一〇〇 二無

〃

劉心皇 平原詩草 新詩 力行出版公司 三五、五 三 三三 八〇 一無

〃

劉心皇 讀書雜寫 批評 人間出版公司 三六、四 三 三三 二二〇 一無

黃紙線裝本定價為法幣

劉心皇 血印在雪地上 小說 羣力出版社 四〇、十二 五 三三 七二 二有

第二版收在「夢與現實」內。

劉心皇 赤魔羣像 人物評述 民主自由出版社 四〇、十二 三・五 三三 六九 一無

劉心皇 中俄血債 歷史 人間出版社 四一、三 八 三三 一三七 三無

劉心皇 揮不掉的影子 散文 人間出版社 四二、一 三 三三 三六一 一有

後收在「島上集」內

劉心皇	島上	集	散文	人間出版社	四三、三	一五	三一	九一	三有	後收在「夢與現實」內
劉心皇	蘭	娜小	說	中央文物供應社	四三、六	五	三一	八四	一有	
劉心皇	在烽火裏	小說	說	中央文物供應社	四三、九	一二	三一	一九六	一有	
劉心皇	生命的潛力	小說	說	中華書局	四四、三	八	三一	一五九	一有	
劉心皇	保護色	小說	說	慶芳書局	四五、十一	七	三一	八六	二無	
劉心皇	偉大的日子	新詩	詩	軍友報社	四六、十一	五	三一	四五	一有	
劉心皇	人間隨筆	雜文	文	反攻出版社	四七、十一	一〇	三一	一三九	一有	
劉心皇	夢與現實	實散	文	幼獅書店	四九、二	一〇〇	三一	一二一〇	一有	
劉心皇	郁達夫與王映霞	文藝家評傳	傳	暢流半月刊社	五一、七	一二	三一	二四二	一有	
劉心皇	文壇往事辨偽	批	評	自印	五二、五	一五	三一	一六三	一有	
劉心皇	從一個人看文壇	批	評	自印	五二、十二	二五	三一	三二二	一有	
劉心皇	說謊與登龍	批	評	自印	五二、十二	二五	三一	三二二	一有	
劉心皇	徐志摩與陸小曼	文藝家評傳	傳	暢流半月刊社	五四、四	一四	三一	一九二	一有	
劉心皇	弘一法師新傳	文藝家評傳	傳	人間書屋	五四、四	一二	三一	一〇六	一有	
劉心皇	春華秋實	散文	文	亞洲文學社	五五、十一	一五	三一	一六一	一有	
劉心皇	生之歌	散文	文	人間書屋	五七、十一	一五	三一	一九〇	二有	收在「夢與現實」內。
劉心皇	青春之獻	散文	文	人間書屋	五七、十一	一五	三一	一八〇	二有	同右

劉心皇	浮世繪散	文人間書屋	五七、十	一五	三三一	一七〇	二有	同右
劉心皇	生命的燈散	文人間書屋	五七、十	一五	三三一	一七〇	二有	同右
劉心皇	播種集散	文人間書屋	五七、十	一五	三三一	一八九	三有	同右
劉心皇	文化漢奸得獎案批	評陽明雜誌社	五七、十二	一五	三三二	三五六	一無	
劉心皇	陸小曼選集散	作品雜誌社	五八、九	一二	四〇	一八六	一無	
劉心皇	悟廬閒筆雜文	大立書店	五八、十	一八	四〇	二二四	一有	
劉心皇	郁達夫詩詞彙編詩詞	學術出版社	五九、九	二五	三三二	一九八	一有	
劉心皇	現代中國文學史話文學史	正中書局	六〇、八	五·三	二四	八三八	一有	基價
劉心皇	春風新曲長篇小說	臺灣省政府新聞處	六二、二	非賣品	三二	一九四	一有	

■書評書目雜誌或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之書籍，如有缺頁、破損、倒裝煩請寄回更換。

■長期訂戶要變更地址，請在每月二十日前來信通知本刊。信中請註明姓名舊地址和新地址，逾期請到原居住處收取。

■在每月十日後，仍未收到本刊之訂戶，請電話（臺北市三三三七六三）或寫信告訴我們，謝謝。



每月新書

三月新書

衛書

書名	作者(譯者)	開本	定價	出版者	頁數	郵撥
A字廿三號	朱星鶴等	卅二	三〇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二一五	一八〇六一
歌在田間	楊御龍	卅二	三五	水芙蓉出版社	二二二	一九二七三
小本生意經營法	許清梯	卅二	三〇	文化圖書公司	二二三	二七七七
薪水階級登龍術	許清梯	卅二	三〇	文化圖書公司	二一六	二七七七
性心理	許清梯	卅二	三〇	文化圖書公司	二一三	二七七七
一個讀書的故事	馬國光	卅二	三〇	書評書目出版社	一四六	一九二七四
尋找另一扇窗	呂秀蓮	卅二	四〇	書評書目出版社	二二一	一九二七四
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	林柏燕編	卅二	五〇	書評書目出版社	三二六	一九二七四
鑼	黃春明	卅二	四〇	遠景出版社	一九四	一〇一七九〇
莎喲娜拉·再見	黃春明	卅二	四〇	遠景出版社	二二〇	一〇一七九〇
生命之愛	康玲譯	卅二	四〇	遠景出版社	一九七	一〇一七九〇
魅力	朱佩蘭	卅二	五〇	新理想出版社	一七八	一〇〇六〇六

一〇八賺錢線	朱佩蘭等	卅二	四〇	新理想出版社	一六九	一〇〇六〇六
一萬元創業	朱佩蘭	卅二	四〇	新理想出版社	一四〇	一〇〇六〇六
苦澀的美感	何懷碩	卅二	六〇	大地出版社	三五二	一九二五二
壁報・慶典・設計	閔君平	廿四	五〇	文皇社	一七四	四一七〇七
毛共批孔揚秦陰謀的透視	梁光明	卅二	二〇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一三六	一八〇六一
古拉格羣島	翁廷樞等	廿四	二五	地球出版社	一三九	一〇一三二〇
看圖學吉他	許清梯	廿四	三〇	文化圖書公司	一四八	二七七七
圖解吉他入門	許清梯	廿四	三〇	文化圖書公司	一四七	二七七七
吉他十日通	許清梯	廿四	三〇	文化圖書公司	一三三	二七七七
吉他速成	許清梯	廿四	三〇	文化圖書公司	一三三	二七七七
爲人類而藝術	翁廷樞	廿四	二五	地球出版社	一一一	一〇一三二〇
開放的婚姻	鄭慧玲	卅二	四〇	遠景出版社	二六四	一〇一七九〇
看雲集	梁實秋	卅二	三五	志文出版社	一二二	六一六三
鄭愁予詩選集	鄭愁予	卅二	四〇	志文出版社	二四五	六一六三
鏡子和影子	陳芳明	卅二	五〇	志文出版社	三四四	六一六三
生命情調的抉擇	劉述先	卅二	三五	志文出版社	一五三	六一六三
傳統的與現代的	楊牧	卅二	四〇	志文出版社	二三九	六一六三
世界大老板發財秘史	錢美玉	卅二	三〇	志明出版社有限公司	三三八	六一三七
文藝論叢	洪士範等	卅二	三〇	福士出版社	二三六	一〇〇八四二
中國人生哲學概要	方東美	廿五	五〇	先知出版社	一〇〇	一八五一九

幽默與東西文學

林語堂等 卅二

四〇 先知出版社

一九七 一八五一九

二月新書補遺

書名	作者(譯者)	開本	定價	出版者	頁數	郵撥
公共關係學	祝振華	廿四	一〇〇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三五四	一八〇六一
企業怪相	盧勝彥	卅二	五〇	企業世界社	四二五	中二一八五七
長期受審審判的人	羅門	廿四	三五	環宇出版社	一八六	一四七一四
蠻牛	胥盛祥	四〇	二五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二〇八	一八〇六一

遠景出版社書目

社址：臺北市玉成街155巷7號
 通信處：臺北郵局36-105號信箱
 郵撥：第101790號沈登恩帳戶

書名	作者	特價
鐘	黃春明 著	40元
莎喲娜啦·再見	黃春明 著	40元
生命之愛	傑克倫敦 著 康玲 譯	40元
開放的婚姻	喬治·歐尼爾 著 鄭慧玲 譯	40元

評「變不出的掌聲」

陳鼎環

論筆風，不管散文小說，陳冷女士給我的感受是：犀利、明快、勁鍊、冷艷，乃至幾許沉狠，用以嘲諷社會、譏刺人生的反面，直如一把利刃，刷地一聲劃開了一道長長的

劈頭一段便是：「不知道這又叫什麼廳，摘星、摘月、還是雅典娜？廳不算挺大，裝璜却典雅秀媚；那一盞盞竹篾編成的燈罩，更使一屋子顯得古樸有致。

黑幕。儘管有時她的筆端掃過，也有幾抹彩霞似的光影，但握着那支筆的還是同一隻尖銳的玉爪。

鑽進靠背的大沙發裏，那被竹篾濾得昏昏黃黃、黝黝暗暗的燈光從天花板灑落下來，拂滿了我一

「迎着陽光」一文（原刊於中央日報副刊），

身。嗯！這兒我來過，是跟南南來的，只是南南呢

？不，我絕不嘆氣，我要偽裝得快樂樂的。失去愛情算什麼呢？誰能牢牢抓住愛神那亂射亂穿的箭呢？只是，南南——不，沒有什麼只是，南南也不過仍然是一個男人吧！男人，滿街那兒不是男人？天涯何處無男人？」

通篇文章左撲右閃，勁道十足，活像一隻胭脂虎，迎着陽光，跳出叢林，把世俗婆婆媽媽的愛情，乃至畫非畫、舞非舞式的愛情，通通吃個精光。撇開政治教條不談，單就筆鋒的潑勁，除了左字號的鐵沙掌魯迅外，似乎不作第二人想了。但魯迅體溫好像高達九十八度，而陳冷則是零下一百零一度呢。

「客人」一文（原刊中國時報副刊）描寫一個被環境壓迫到火坑的風塵女郎的內心——淒厲、哀絕、

冰冷、纏綿、變態，是摧心瀝血的一篇小說，刀筆之奇詭尖削，有裂人肝膽之痛。

陳冷的筆下，常有許多淚淋漓的小人物——跑碼頭的、變魔術的、唱歌仔戲的、哼流行歌的、耍流氓的、做私娼的，等等。「回家！回家」「另一站」「找麻將鬼去」「鳳錦姨、歌仔戲、我」「再見臺北」等篇，把他／她們的悲觀苦樂，刻劃得線條突出，乾淨俐落，當然總是苦多樂少，悲多歡少。使人與人世淒涼，不勝冷冽難安之感，筆墨酸楚，不忍引述原文。

又有諷刺過氣官僚，

落魄王孫之酸腐氣的，如「暖暖西風」，文字逗得人啼笑皆非。另有挖苦、揶揄留學生及其父母親人的心理，如「蝴蝶翩翩飛舞」，更有暴露譏嘲闊太太、官夫人生活庸俗腐爛，如「一陣淡淡的馨香」；此外，虛榮少女之繁華夢，鄉下小子之城市熱，都有栩栩如生的輪廓，而反映社會之浮邪一面。

陳冷似乎以一副冷眼冷心腸，來對待這一切浮邪，而且橫衝直撞，前撲後躍，把它砸個粉碎，極具警世醒俗的酸辣作用。

陳冷的筆最擅長烘托低層社會的小人物心理，她很少用平鋪直敘，而常

以明快簡捷的外境，配以直截了當的對話。她又擅長譏刺高層社會的腐蝕面，乃至社會上的浮表與虛偽，像抽一把劍一下子揮破五彩繽紛的肥皂泡。

她要逼退黑暗，迎着陽光。不過，在她的小說裏，却不會映現出陽光的下面，究竟該是些什麼什麼，那也許是她未來的第二階段的文學使命嗎？還是這隻胭脂虎的本性是只吃黑夜中的惡狼野狗，而擠不出一滴牛奶，生不下一粒雞蛋呢？

「變不出的掌聲」便是如此這般的一本短篇小說集，共收十四篇小說。「變不出的掌聲」一文則是描寫一個表演飛刀特技的江湖賣藝者及其家庭的哀樂年華，靠臺下的掌聲以維持其生存勇氣。我不知道這本小說集，何以用它來命名。是否影射人生只是一段江湖賣藝，渴望掌聲維持，而別無內在的意義呢？不管那掌聲是真正事換來的，還是變魔術似的騙來的。

當我讀完這本皇冠叢書第三八三種時，我既不迎着陽光走出去，也不準備向讀者們販賣掌聲，我只是喝了一口茶而陷入沉思，有一種無言獨上西樓的感觸，有一種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悲涼。

我譯「源氏物語」

左秀靈

——敬答壽余先生的短評

很高興拜讀了壽余先生在書評書目第十期評論拙譯

「源氏物語」的文章，我從頭到尾看了很多遍，因為在壽余先生的評論中有不少話正是原先我想寫入序中的。所以讀起來倍覺親切，竟至於不忍釋手，決不是想從壽余先生的大作中尋章摘句，蒐集反駁的資料。按理說沒有必要再寫這篇短文了，但是我怕「沉默」會讓人誤會是「無言的抗議」，有負壽

余先生對我的—番厚愛，所以覺得還是寫出來的好。

自從靠翻譯日文的稿費餬口起，便一直想把震爍古今文壇的日本古典文學名著「源氏物語」譯成中文，但是這本名著是用日本古文言文寫的、詩、典故極多，除了承接日本古典文學作品，如：「宇津保物語」、「催馬樂」的歌詞，「拾遺和歌集」等的餘韻之外，又受到中國的「飛燕外傳」、「漢

武內傳」、「霍小玉傳」、「遊仙窟」等小說的薰染，而且書中引用史記、文選、毛詩、老子、列子的文句亦復不少，尤其是白氏文集引用得最多，長恨歌、琵琶行更不在話下了。

因此想譯「源氏物語」，除了要具備相當的中、日文造詣之外，尚須在動筆之前，翻閱一下上列各書，當然還要熟諳日本平安朝時代的歷史、文學、風俗、典章

制度等，譯起來才能左右逢源。

當我正埋頭作準備工作——蒐集、研讀上列各書時，不料林文月教授竟在「中外文學」月刊上，每月譯出一卷、或兩月一卷（全書計五十四卷，若依林教授目前的速度，大約尚須三年，始克全部脫稿），拜讀林教授的譯文，確實令人興奮莫名，同時也令我震驚不已，因為我早已許下要譯「源氏物語」的心願，否則不是等於日語白學了嗎？繼又想到，如果我也譯「源氏物語」，豈不和大家跟着彭歌先生譯「天地一沙鷗」一樣，弄得「沙鷗滿天飛」，貽笑大方了嗎？如果就此罷手，又於

心不甘，想來想去，便決定改用濃縮的方式，把「源氏物語」節譯成迷你裙式，可以一口氣讀完的中文本，供一般不通日文的人士消遣，如此則不會和林教授的全譯本相衝突，而我的心願也算勉強達成了。

壽余先生「抱怨」我的「迷你裙」過短，害得我雙頰緋紅、一時羞態難掩，不過以後我想，短自有短的誘人處，「源氏物語」的日文白話全譯本（見「與謝野晶子」譯，分上、中、下三厚冊，角川文庫出版）約有一百萬字，就是日本人也有不少人沒時間全部看完。

工商業發達的今天，時間就是金錢，時間、原料皆

宜節約，所以書摘式的譯本及迷你裙便普受歡迎了。再者，壽余先生說：「……英譯之後，可能完全無法盡得其神髓，託人赴日購書的計劃因此作罷。」誠如斯言，「中」譯之後，亦甚少能例外。有人譬喻翻譯的文章，像是母親口中咀嚼過來餵小孩子的飯菜，雖然小孩子吃下去比較容易消化，但是味道却大不如前了。英美人士讀英譯本的唐詩，不管譯得多麼好，總不如先精通中文之後，再來搖頭晃腦地讀原文，來得有味。同理，真正想徹底欣賞「源氏物語」的人，也最好能讀原文。

經過上述的自我辯解之後，心中坦然多了，便着手

本刊過期雜誌價目表

第一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二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三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四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五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六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二元)
第七期	一四元 (原定價一二元)
第八期	一七元 (原定價一五元)
第九期	一七元 (原定價一五元)
第十期	一五元
第十一期	一五元
第十二期	二〇元

一至十二期合購優待價一四〇元

郵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郵票通用)

註：第一期，第三期，第七期剩書較少，部份封面稍有污損，惟如有缺頁，倒裝者，仍可寄回更換。

節譯本書。如前所述，我是採取濃縮的方式節譯的，有時數卷合為一卷、偶有一卷全部刪除，但注意到故事的連貫性，不使有支離割裂之感，有的保留日文的卷名，如：紅葉賀、花宴、葵、橘笛等，有時卷名是自己重起的，如：王子誕生、女人經……等。每譯一卷必參照兩本以上的日文白話譯本，遇到兩本的情節出入較大時，則以紫式部的古文原著為準，儘量做到「信」的要求，不過由於我個人的日文造詣不強、及誤譯的地方，尚祈讀者諸君不吝指正。譯文儘量脫除日本語法的結構及日式的中文詞彙，希望讀者諸君看起來不會覺得費力。

最後，中國古典文學的種籽漂流到櫻島之後，如何在異域生根發芽？開出怎樣艷麗的花朵？結成何等豐碩的果實？相信身為中國人都會有興趣關心的，這就是我不揣鄙陋，翻譯「源氏物語」的動機。

「兒童文學」周刊總目錄

下

五十五至一〇〇期

藍祥雲編

• 117 •

篇名	作者	刊期	出版日期	篇名	作者	刊期	出版日期
一、總論							
幼兒需要的讀物	蘇樺	第53期	62 4 8	談新語言	林良	第60期	62 5 27
外行人的意見	魯丁	第54期	62 4 15	科學童話的寫作	曾門	第61期	62 6 3
需要鼓勵的兒童作品	康子英	第55期	62 4 22	兒童戲劇的重要性	田富雄	第61期	62 6 3
一篇有問題的論文	鍾隆	第56期	62 4 29	爲編繪「連環圖畫」進一言	蘇樺	第62期	62 6 10
爲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會催生	曾金木	第57期	62 5 6	但開風氣不爲師	王勝仁	第64期	62 6 24
談「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會」的成立	林武憲	第57期	62 5 6	談兒童電視劇	知愚	第65期	62 7 1
問題	林良	第57期	62 5 6	兒童詩和兒童畫	林桐	第65期	62 7 1
談創作	徐紹林	第59期	62 5 20	兒童文學中的「啓發性」	逢嶽	第65期	62 7 1
開拓兒童文學	鄭石棟	第59期	62 5 20	童話的價值	徐正平	第66期	62 7 8
談兒童文學	林良	第59期	62 5 20	談民間故事	鄭盡雄	第66期	62 7 8
交代跟創作	徐正平	第60期	62 5 27	也談兒童書信	鄭石棟	第67期	62 7 15
談兒童書信				談辦兒童刊物	藍溪	第67期	62 7 15
				推展兒童戲劇芻談	曾門	第68期	62 7 22

國語課本和兒童文學	林 桐	第 69 期	62 7 29
談兒童文學的價值	小園丁	第 69 期	62 7 29
兒童文學的兩個面	林鍾隆	第 70 期	62 8 5
提倡兒童文學有賴大家的努力	德 仁	第 71 期	62 8 12
我看兒童文學	媛 媛	第 72 期	62 8 19
作家跟小孩	林 良	第 73 期	62 8 26
兒童詩歌的種種	小園丁	第 74 期	62 9 2
副刊裏的兒童文學	黎 亮	第 74 期	62 9 2
笑話在兒童文學上的價值	劉祿德	第 75 期	62 9 9
培養課外閱讀能力	巫仁和	第 76 期	62 9 16
書的世界	知 愚	第 76 期	62 9 16
丹麥的兒童讀物	知 愚	第 78 期	62 9 30
為兒童期刊催生	藍 溪	第 79 期	62 10 7
充實兒童文學淺談	金澤潛	第 81 期	62 10 21
誰願意接這一棒？	藍 溪	第 81 期	62 10 21
兒童文學的特徵	黃 明	第 82 期	62 10 28
作家與童年	知 愚	第 84 期	62 11 11
少年小說的任務	林 桐	第 85 期	62 11 18
談批評的原則	知 愚	第 85 期	62 11 18
美國哥德克獎得獎書	許義宗	第 86 期	62 11 25
論寓言	黃 明	第 87 期	62 12 2
播下了種子	馮俊明	第 87 期	62 12 2

美感經驗與童話寫作	獨孤怨龍	第 88 期	62 12 9
談童話的創作	林武憲	第 90 期	62 12 23
請指導兒童作詩	林 前	第 91 期	62 12 30
兒童小說	黃 明	第 92 期	63 1 6
如何培養兒童閱讀	小園丁	第 93 期	63 1 13
從現實中發掘兒童文學的資源	黎 亮	第 93 期	63 1 13
輔導兒童閱讀課外讀物	康子英	第 94 期	63 1 20
關於童詩的材料	曾妙容	第 97 期	63 2 17
談輔導兒童閱讀	小園丁	第 98 期	63 2 24
二、寫作經驗			
經驗淺談	巫仁和	第 52 期	62 4 1
怎樣指導兒童讀詩	林 桐	第 53 期	62 4 8
我怎樣寫「糖果」	陳正治	第 58 期	62 5 13
兒童生活故事分析	徐紹林	第 63 期	62 6 17
「最美的花朵」	林鍾隆	第 64 期	62 6 24
兒童文學試作甘苦談	金澤潛	第 70 期	62 8 5
兒童故事的分析	徐紹林	第 72 期	62 8 19
兒童批改研究	徐紹林	第 72 期	62 8 19
兒童期刊編輯經驗談	黃基博	第 73 期	62 8 26
兒童化的心理描寫	許義宗	第 77 期	62 9 23
我與「桃縣兒童」	林鍾隆	第 79 期	62 10 7
	林 桐	第 80 期	62 10 14

童詩與我	會妙榕	第86期	62	11	25
隱喻故事的分析	徐紹林	第91期	62	12	30
教兒童寫童話	曾信雄	第92期	63	1	6
談「寫」兒童故事	謝錫謀	第93期	63	1	13
神話故事的分析	徐紹林	第96期	63	2	10
談兒童文學寫作	林鍾隆	第98期	63	2	24
我們的希望——一百期的話——	知愚	第100期	63	3	10
三、評 介					
兒童詩的創作問題	林 外	第52期	62	4	1
我讀「小蝌蚪找媽媽」	曾 門	第53期	62	4	8
「傻鵝皮杜妮」的研究	陳正治	第54期	62	4	15
兒童詩的欣賞	林煥彰	第54期	62	4	15
「泡泡兒飄了」的含義	林 桐	第55期	62	4	22
「雪中鹿」的研究	陳正治	第56期	62	4	29
兒童詩的欣賞	林煥彰	第56期	62	4	29
「小麻雀的眼淚」的創作效果	林 前	第57期	62	5	6
讀「冒氣的元寶」	林鍾隆	第58期	62	5	13
「小白楊」讀後	藍 溪	第58期	62	5	13
詹冰的兒童詩	許 蘭	第59期	62	5	20
「最美的花朵」讀後	曾 行	第60期	62	5	27
兒童詩的欣賞	林煥彰	第61期	62	6	3
評「送給母親的禮物」	心 薇	第63期	62	6	17
介紹「兒童文摘」	媛 媛	第63期	62	6	17
日本小學的寫詩教材	林 桐	第64期	62	6	41
從「象寶寶的鼻子」談起	曾信雄	第64期	62	6	24
我讀「老頭兒上樹」	陳正治	第66期	62	7	8
又看「兒童讀物研究」	黎 亮	第68期	62	7	22
「兒童文學創作選評」自序	曾信雄	第71期	62	8	12
「六十年詩歌選」中的兒童詩	許 蘭	第73期	62	8	26
評「小糊塗」	林鍾隆	第73期	62	8	26
關於「龍之子太郎」	曾 門	第74期	62	9	2
日本兒童的寫詩簿	林 桐	第75期	62	9	9
我讀「怪東西」的感想	則 正	第75期	62	9	9
急口令舉隅	高 敦	第76期	62	9	16
耕耘者的果樹園	林 良	第77期	62	9	23
談三國、水滸的改寫	黎 亮	第77期	62	9	23
劉延湘的詩	林煥彰	第78期	62	9	30
談聊齋等四部書的改寫	黎 亮	第78期	62	9	30
談西遊記紅樓夢等的改寫	黎 亮	第79期	62	10	7
王夢子的「世外桃源」	玗 玗	第80期	62	10	14
山海經	蘇 樺	第81期	62	10	21
談封神傳的改寫	黎 亮	第81期	62	10	21
讀「湯姆歷險記」有感	曾信雄	第82期	62	10	28

- 卡爾孫作品的特色
- 兒童劇本教材的分析
- 兩本新書
- 評「象寶寶的鼻子」
- 山海經裏的神話
- 山海經裏的神蒂
- 我國童話的改寫
- 談「轉學」的難題
- 兒童詩的欣賞
- 兩首童話詩的欣賞
- 評「花神」
- 兩本故事書
- 談「穆天子傳」
- 「兒童文學創作選集」介紹之一
- 吳夙欽的日記
- 「兒童文學創作選集」介紹之二
- 談「奇妙的故事——植物人」
- 「兒童文學創作選集」介紹之三
- 介紹「徐紹林童話」
- 「兒童文學創作選集」介紹之三
- 關於楊喚的「夏夜」
- 「兩根草」評介

唐潤鈿	第83期	62	11	4
羅枝士	第83期	62	11	4
小雲	第83期	62	11	4
林前	第84期	62	11	11
蘇樺	第85期	62	11	18
蘇樺	第87期	62	12	2
林武憲	第89期	62	12	16
會門	第89期	62	12	16
林煥彰	第89期	62	12	16
則正	第90期	62	12	23
會門	第94期	63	1	20
小雲	第94期	63	1	20
蘇樺	第95期	63	2	3
小雲	第95期	63	2	3
羅欽城	第95期	63	2	3
小雲	第96期	63	2	10
則正	第97期	63	2	17
小雲	第97期	63	2	17
羅枝士	第98期	63	2	24
小雲	第99期	63	3	3
張孟三	第99期	63	3	3
林桐	第100期	63	3	10

介紹「苦狗流浪記」

謝錫謀 第100期 63 3 (

四、作家介紹

拖船小哪哪的作者：哈地·格藍馬

奇

知愚 第68期 62 7 22

櫻鵝皮杜妮的作者：羅傑·杜沃森
兒童讀物插畫家：費多·洛詹可斯

知愚 第69期 62 7 29

奇

知愚 第71期 62 8 12

愛畫馬的作家：安德遜

知愚 第72期 62 8 19

五、作家介紹（我國部份）

媽媽作家：楊素絹

會信雄 第55期 62 4 22

「生命」的信徒：康子瑛

會信雄 第62期 62 6 10

文思敏捷的：徐紹林

會信雄 第67期 62 7 15

愛心不衰的：蔡雅琳

會信雄 第70期 62 8 5

啊！楊喚

欣原 第99期 63 3 2

六、資料及其他

「兒童文學周刊」一至五十年總目錄

錄

藍祥雲 第51期 62 3 25

賀「兒童書城」成立

會信雄 第52期 62 4 1

研究兒童文學

青 第57期 62 5 6

兒童劇籌備演出

湘人 第60期 62 5 27

給鄭先生的信
 僑居美國的「寂寞的一行」
 小啓
 一年來的「兒童文學」選修
 消息報導
 「快樂公主」演出記
 孩子們的詩
 訪編譯館、談連環畫
 關於「兒童月刊」
 日本小學圖書館的發展
 「小讀者」和「好學生」
 兒童的福音
 拋磚引玉
 戰後初期日本兒童文學
 兒童詩集
 憶臺灣兒童月刊
 消息報導

編者	蘇椿	編者	行泉	藍溪	徐紹林	王勝仁	衍泉	曾信雄	張學喜	知愚	王勝仁	編者	曾妙裕	編者	編者	知	藍祥雲
第97期	第96期	第95期	第92期	第91期	第90期	第88期	第88期	第86期	第84期	第82期	第80期	第78期	第75期	第74期	第68期	第65期	第62期
63 6 17	63 6 10	63 2 3	63 1 6	62 12 30	62 12 23	62 12 9	62 12 9	62 11 25	62 11 11	62 10 28	62 10 14	62 9 30	62 9 9	62 9 2	62 7 22	62 7 1	62 6 10

本刊四月號要目

老農 評 The Lessons of History
 的兩個中譯本
 孫璋芒 論司馬中原「青春行」
 陳香 雜誌校對與錯字
 陳祚龍 合力擴展書刊外流
 覃雲生 談臺灣的雜誌
 林良 談「兒童文學」周刊
 水晶 「才盡」江郎言
 李子俊 評「旅人的故事」
 林同森 評「高更傳」
 覃雲生 全國雜誌目錄
 羅蘭 我的讀與寫

每册20元（郵票通用）
 台北39—33號信箱

尼采小傳

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一八四四年生於德國烈肯，父親是牧師。他五歲喪父。先在波昂大學，嗣於萊比錫大學從李久爾學古典文獻學。二十四歲任瑞士巴塞爾大學教授，但不久受叔本華與華格納的影響，寫「由音樂的精神導致悲劇的誕生」，詩味太濃，便告別嚴密的文獻學者生涯。一八七四年志願從軍，參加普法戰爭，見血暈倒，患偏頭痛與眼疾退役。一八七九年，辭去教職，到義大利與瑞士休養地，過着孤獨的漂泊生活。這其間，克服了叔本華·華格納否定生命的思想，而達到肯定生命的思想，寫成「人底，太過人底」、「喜悅的知識」、「道德系譜」、「善惡的彼岸」及本書。他創作這一些深刻的反基督教的著作的直接動機，據說是受修比特拉的「普羅米修士與埃比美修士」的影響。一八八九年寫「反基督」，再寫「瞧這個人」，把自己造成取代基督的歷史性人物。這恐非人力所及，於同年底發狂。以後由母親及胞妹悉心照料，渡過癡呆的餘生，卒於一九〇〇年。

有人說「查拉杜斯屈拉如是說」是用詩寫成的哲學書。我們也許更可以說，尼采借着拜火教教祖查拉杜斯屈拉的名，用來闡釋自己的思想的這本書，正如他想以本書來取代的基督教「聖經

尼采

「說是如拉屈斯杜拉查」

年一九——三八八一

譯園莊 作猛原梅



」，是用罕見的高超格調，寫出來的深奧生命的韻律。言語像山脈的高峯巍然聳起，而在言語與言語之間，有千仞的深谷。要理解這一本書，必須要有高貴的精神，要有精細的感覺力來把握潛伏在文章的山谷間的微妙神韻。

生命之海——芸芸衆生在那裏出生並死去的廣渺的海，尼采深窺着這海的深奧。生命是深邃的。它的意味，有無限的深邃。曾看到這生命之海的深邃處的人，在那裏呼喚着諸神的名字。人們想着，神建造了這世界。但尼采和弗埃兒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却一同說——諸神是一種臆測。所有上天的事物，都是人間的，雖然否定其屬於人間，而又隱蔽其爲人間所有。神的謎就是人的謎。

人爲什麼造了神？尼采一邊發問，同時闡釋他的生命的哲學，意志的哲學。他說生命的本質，是「對權力的意志」。就是說，不斷擴大自己，生產自己，因此，也就是支配一切，使其服從的意志。有生命的地方，便有對權力的意志。尼采認爲，肯定並增大這種對權力的意志才是最大的善，否定並減少這種對權力的意志便是最大的惡。

這種對權力的意志，是存在於所有有生命之物。但，有些人，生命已衰竭，對大地已感到厭倦。這種人早已沒有健康的權力意志。但他們的無力與苦惱，却在這人世背後，建造了天國，用以救濟無力而苦惱着的人們。天國是病人所空想的產物，精神的國土不外是絕望的肉體所幻想的結果。而且，在這空想、幻想之中，甚至還摻有生命已病弱的人對生命強盛者的隱秘的怨恨。天國是苦惱的人、病弱的人所有，而你強者，就下地獄去吧！從這一些話，不是可以聞到那弱者既巧妙又陰險的復仇慾嗎？弱者用道德來向強者復仇。神與天國，是用復仇的道德建造起來的呀。像尼采這一種心靈，自然會敏銳的覺察到這種

病態的權力意志所遵循的所有逃避之路，並毫不留情的揭發它的卑劣。

權力的意志呀，走向直而平坦的路吧。人必須要崇拜巨大的人的生命力，並能捨棄現代的人的卑小。這個牧師的兒子對頹廢道德的元兇耶穌基督還抱有多少同情——耶穌呀，你不終天年而死，啊，如你能活到我的年紀，你一定學會發笑和舞蹈吧——而你的教義却隱藏着小伙子的厭世感呀。

能避免前人的這種厭世觀和卑小，而充滿着新時代的生命的人，尼采稱之為「超人」。但超人却還沒有出現。查拉杜斯屈拉也只是超人的先兆。現代的人，要以現代的人沒落下去，而為超人鋪路呀。尼采稱超人的時代為「偉大的正午」。在此，人的生命如太陽燃燒，而生命配合着自己的舞步高唱出歡樂之歌。

「啊，人呀，要小心呀，深夜所言之說的是什麼？」我睡着了，我睡着了。我從深夢中醒來。世界是深邃的。世界比白天所想的更為深邃。那嘆息之聲是深邃的。快樂，比心的苦惱更為深邃。嘆息說，過去吧。而所有的快樂要永恆，要深邃，深邃而永遠。』」

那著名的永遠回歸 (ewige wiederkunft) 的思想，不也可用這個肯定生命的比喻來理解嗎。所有的事物都要回歸到永遠。這人生，這月亮，這蜘蛛，所有的事物以完全相同的形態，有朝一日運輪轉而來，逝去，再輪轉而來，而回歸到永遠。這種思想，好像是人最難以忍受的思想吧。到底，如回歸到完全相同的事物，人的努力又有什麼意義呢？所有的都是完全相同，所有的都是枉費。但尼采說，必須自己擔載着這種虛無的思想，而且加以克服，把最大的否定的思想轉化為最大的肯定的思想。活在沒有希望的人生的勇氣，正是最大的肯定人生的勇氣。

但，如把本書內的尼采的思想這樣子綜合起來，他那輝煌的無限豐富的生命之海的思想，不就減失了不少光彩嗎？我們不能忽略在本書內，無限地閃耀着不可言喻的誠實與諷諷的生之知慧。

譬如說，你無法忍受自己。你就誘惑你的鄰居，使看到你好的一面。鄰居認為你好。而你也認為你好——隱藏在鄰人之愛的名義下，多麼微妙的心的虛偽。了不起的揭發。

又，強盜殺人的罪犯——法官指着他說「他爲什麼殺人？他只想搶奪而已。」但，尼采說那是謊言。他追求血的快樂，因爲他缺乏是非之心，就順便加了竊偷這種犯罪。犯罪者自己騙自己的心。他說在犯罪者之中，或者在我人之中，潛伏着血的快樂的願望。

又如，有教養的人——他是化粧的天才。他用所有過去的衣裳裝飾自己，但如剝落他的衣裳和化粧，所剩的不是只有光裸的骸骨？

對以上這一些話，我們要是沒有一點良心上的痛苦還能讀下去嗎？對這一些話，仍能沒有任何感覺而讀去的人，神經實在太粗，不是尼采的好讀者。這一些話，不就是尼采認爲最新的道德「誠實」挖入生命的傷痕嗎？在「誠實」兩字之前，所有的事物，可用定義它的言語來加以否定。英雄、天才、教會、國家，都屬空洞，而且從那空洞的廢墟，只可以聽到對未來的人「超人」所抱有的希望之歌。

對這種思想，我們應該如何去理解呢？尼采那充滿着預言與謎的思想，使以後的諸多思想家，分別塑造了尼采的肖像——貝爾托拉姆的尼采，雅士培 (Karl Jaspers) 的尼采，海特格 (Martin Heidegger) 的尼采。但比起所有以後的思想家的解釋，尼采的原著本身，含有更深的生命的智慧，啓示更多的思想。

希特拉曾經解釋超人是日耳曼民族，頹廢者是猶太民族，並依據尼采的想法，實行殺害猶太人的歷史性暴行。即使尼采與希特拉有相通的一面，也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他的思想吧。路卡蚩 (György Lukács) 把尼采的思想發展三階段比對着帝國主義發展的三階段，但尼采思想的微妙處和深遠處，却是路卡蚩的總體性思想史所容易掛一漏萬的吧。

如說尼采在現在依然是一個謎，那麼如何揭開謎底呢？我們如能像湯瑪斯曼 (Thomas Mann) 說尼采雖然有腦梅毒，却依然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並試圖把尼采的微細的心理分析以及銳利的洞察人生的眼力，從他與希特拉有一味相通的破壞性思想拯救出來，也許可以找到新的解答。

評短



電影藝術·黑澤明的世界

林同森

唐納·瑞奇著·曹永洋譯

志文出版社印行

實在很難令人想像：怎麼以一個美國人的身份，能寫出這樣一部對於異國導演的剖析？而且能從電影本身直透到作者的製作背景？甚至連「生命底難以忍受被稱為是一種懲罰」的規律也能體會出「是非常日本味的倫理」。我深深以為：這本書應該能為中國一向把把持的電影圈圈帶來某種突破的，結果沒有。別的暫且不提，單指部頭甚大的「中國電影史」的編纂來說，雖然杜雲之先生寫過唯一的一部「中國電影史」（商務印書館印行），但是我們從書中得不到任何一點「以古為鑑」的「教訓」，有的只不過是一條條的新聞紀要，如果一部史書是這樣容易編纂的話，那麼有這樣的一部電影史，應該是足夠且無庸再有人另作史選的了。可是依據我手邊的一份資料，在一九六六、六七兩年之間，世界上有書目可查的電影史就達二百六十四冊，佔各類電影書籍中的第一位。

我們覺得很難過，倒不是因為我們迄今都沒有「世界電影史」（雖然電影係純粹的外來藝術），或者我們沒有第二部「中國電影史」來爭爭頭角，而是因為我們的影評人們沒有做出一番事蹟（除了每年評選中外十大影片），不然怎麼當我們看到了唐納·瑞奇這個美國人寫的這部日本導演的研究集子，並且又寫得那樣深入得體之際，我們竟拿不出一本中國人自己作的中國電影導演的研究集子以為拮抗一番，只能在這裏寫像這樣的一篇書評呢？

編輯先生：

在一片紙價暴漲聲中，「書評書目」改為月刊並能順利出刊，確令我對諸君的工作感到欽佩。讀貴刊十一期李家祺君的「評介書評要門」一文，覺得有些意見想向李君與讀者談談：

①李君認為「從原作有那麼多缺點來看，這並不是一本高水準的讀物。」

首先，我不明白李君所指「高水準讀物」的定義如何，更不明白他這句話是指原著抑或譯著？

李君指出「書評要門」的十二項缺點包括：(一)錯字太多，(二)漏字、衍字，(三)重覆，(四)體例不一（此指譯著），(五)譯者喜好創詞，(六)音譯，(七)譯名不統一，(八)譯名標新立異，(九)添注與增列的不當（這是譯著的問題），(十)售價太貴，(十一)原作選例不佳，(十二)作者似乎頗為推崇偵探小說。

在我看來，李君所列舉的缺點大多不能說明「這並不是一本高水準的讀物」。

「書評要門」(*Writing Book Reviews*) 這本書的目的，可說是「為任何希望評介書籍的朋友所寫的一本明白，實用而又合乎常識的指南」(引原書中大西洋憲政報發行人 Ralph McGill 的序文)。換言之，這本書的目的是在教授如何寫一篇書評文章。事實上，我們在讀這本書時也能體會得到作者的苦心。

李君所謂錯字太多、漏字、衍字、體例不一等缺點，只是這本書的編輯與校對疏忽（任何書都免不了校對上的疏忽和作者的筆誤，而這本譯著的錯誤還不至於錯到讀來吃力的地步）。所謂譯名不統一、譯名標新立異、售價太貴、音譯等缺點，也只是譯者與出版商的問題。譯名不能統一，很可能只是譯者



一時疏忽；除非一本書中譯名錯誤極多，通常寫作書評是不去注意的。

我同意李君所說譯作部分添注及增列不當，原作的選例也有問題。但如果就一本說明如何去寫書評的書來說，這些似乎不至影響原作的是否「高水準」罷？

②李君於(內)中提出「商籟」音譯的問題，稱「爲何不譯成十四行詩」，並謂「此名詞譯者獨創」，似待斟酌。國內目前的文學受西洋影響頗深，似已無容諱言；許多讀者已接受的譯名，並不能再稱它是一種錯誤。「商籟(Sonnet)」一詞絕非該書譯者所獨創。即以錢歌川先生於若干年前所寫「英詩研讀」一書所指爲例，錢氏稱：「十四行詩……就是我們譯作「商籟體」的一種詩體。可見「商籟」一詞已經譯出很久了。至於「辛迪加」(Syndicate 資料供應社)一詞，記得也有人譯過，但目前手邊無資料可查，暫且不談。

③目前國內常看見一些吹毛求疵的書評，藉以表示作者不寫應酬及諛頌文字。這種現象很可悲。我覺得壞作品固應力加貶斥，好作品也應加以「頌」(但非「諛」)。希望李君並非持這種態度而寫這篇評介。

④我一向覺得書評文字應就其結構、內容做深度的探索。尤其譯著，我們既不能就原著文字論述，更應將評論重心置於內容(當然，若就譯者態度加以評論，可以算是另一類型的評介)。

最後，我想向貴刊做一個小建議。我覺得一份有水準的刊物，應仔細選擇自己的宗旨而就某幾個方向強調。譬如對於書評文字刊載的標準，若能劃定一個尺度，認爲怎樣去評述一部作品才能合乎標準，使這份刊物能在紛紜中理出一個頭緒，對讀者或更有利。倘若一篇書評僅就書籍的裝訂、印刷、文字是否够典雅來談，就未免失却評價的真意，而流於支離了。

這個意見可能許多人不同意，但我覺得有必要說出來，供貴刊參考。

十一期以來，「書評書目」我從未放過。我覺得貴刊似乎正走向「無所不包」的目標。就讀者而言，這或許不無好處；但就一份每期出版百餘頁的雜誌而言，不嫌負擔太重嗎？

李師鄭 六十三年三月廿一日夜

敬愛的書評書目編輯委員們：

頃閱「書評書目」第十一期，第三十六頁有一預告，謂貴刊下期（十二）將發表「談臺灣的雜誌」和「全國雜誌目錄」。

茲因吾人與數十位友人已向政府當局登記了一本綜合性但以文藝性爲主要內容的雜誌，名稱爲「歷程雜誌社」，新址爲彰化市中山路一四六巷九十六號，北部聯絡處爲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一二三巷四弄十四號，電話七一六五八四，發行人爲潘榮禮，主編謝淑媛，三十二開本，定價二十元，創刊年月爲六十三年四月……

讀者 楊德勝 三月四日

××先生：

星期一發出一封長信，想已遞達。今天收到三月一日出版的「書評書目」十一期，拜讀了「題內題外談『譯叢』」的鴻文，給我以莫大的鼓勵！我要將它影印出來，分寄贊助這份雜誌的各位，使大家可以欣賞而獲益。請代向作者景翔先生致意，並轉達我的欽佩！

高克毅 三月廿一日夜

編輯先生：

看了水晶先生的「才盡」江郎言，忍不住有些感想要說。

第十期「書評書目」有封讀者投書，說出幾點對水晶先生的小說集「鐘」的讀後感，而後水晶先生在十一期寫了「才盡江郎言」，現身說法對自己的作品提出解說詮釋。

我要說的是，不論面對批評家嚴厲的批評，或者讀者業餘式的感言，每一個作者都有充分的權利提出自辯。這樣做，不僅表示出作者對自己的作品負責，也表示出他對批評家和讀者的尊重，同時，更表現出作者本身非常的胸襟及器度。當任何作者在作這類自辯的時候，讀者希望作者的態度是坦白的、是懇摯的；那麼，嘻笑怒罵式的文字是否合宜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不論臺灣的文風是否真是如此不堪，不論某位批評家是否真「品斯濫矣」，某名作家是否真「下流」，做爲一個讀者，仍希望多看到一些就事論事，就文論文的道地文章，也願意看到一些「愈辯愈明」的精彩筆戰，可不樂意看到滿紙「混帳」「撒爛污」之類作人身攻擊的文字。

爲此，我實在覺得遺憾，因爲水晶先生在「才盡江郎言」一文中所表現的，實在有失風度。

我相信，水晶先生對他的作品作了相當精闢的詮釋，但對於他的謾罵，頗不以爲然。（此外我要說明，這裏所寫的，是我個人的感想，沒有人「捉刀」，我對我的投書負全責。）

編輯先生：

讀者 藍玉人 六十三年四月十一日

拜讀貴刊第九期「書評信箱」胡坤仲君指責水芙蓉出版之「一頁一小品」之事，我願在此做一小小的說明（我非水芙蓉出版社的關係人，他們也沒有指使我發表這篇文章的意思），根據撫萱閣主的說明，乃入選作者之中有一部份住址不詳，故未及時通知作者，目前他們正設法解決這些問題。盼胡君能與水芙蓉聯絡。

陌上塵 六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

謝謝您寄來的「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我們正在看，而且我們發現有些新人很厲害，如：「彩虹的變貌」那位江彤睇，他能把一個老掉牙的通俗故事表現得如此出色，如此現代，怪不得司徒們遠在馬祖時就向我們特別推介，（我也看了邊疆先生發表於十一期書評書目的評介）我感到寫文章的人真是有可愛的地方，並非如以前人所說的「文人相輕」。如果誰發現一篇好文章，發現的人就會真誠地叫好，並讓他的友人們分享。因而，我們深深地分享到您和司徒們的喜悅。

趙雲

四月十四日

××兄：

今天在書店看到這一期「書評書目」介紹全國的雜誌，「文季」主編誤刊爲王拓，事實上本人並非「文季」主編，「文季」也沒有主編，不過有幾位朋友共同負責拉稿看稿，而最後仍由何欣先生全部再審閱一次，如果「文季」要有主編，也應是何先生而不是我，不知貴刊資料從何處來，因爲是錯誤的資料，所以請貴刊更正。謝謝。

第五 拓 四月十四日

編者先生：

很早就聽說貴刊的暢行，但是因爲住在鄉下中文書籍不易讀到，一直到最近才從友人處借來第八，第十兩期，讀完後覺得真是不錯，恭賀您們！

從這兩期的英文名稱 Criticism and Catalogue 到 Book Review and Bibliography 看，足見貴刊一直在求進步之中，後者要比前者妥貼多了。不過我個人以爲 bibliography 一字似有商榷的地方。它在「權威」的牛津大字典上的主要解釋是：「書籍及其作者，印刷，出版，版本等有系統的描述及歷史」(The systematic description and history of books, their authorship, printing, publication, editions, etc.)，「某一特別作者，印書館(人)，或某一國家，或任一特別主題之書目」(A list of the books of a particular author, printer, or country, or of those dealing with any particular theme) 以及「一種科目之文獻」(the literature of a subject)。在較新之英語字典中，列舉之解釋多從這兩個意義引伸出來的。從貴刊的性質看，似乎並不是「完全」且「專門」地做這兩方面的工作。我個人以爲用 booklist 一字比較好些。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出版的一種和貴刊性質相近的刊物就叫 Booklist。同時，貴刊的「書評」已擴展到文學評論，所以建議兩個名字在下面，請參考：

1. Book Review and Booklist (就字面而言)

1) Critique and Booklist (就貴刊性質而言)

另外，貴刊第十期中刊有思兼先生的「讀『文學批評入門』」，介紹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一書。該文是據此書「序言」而寫的，其中有一二翻譯的問題，特提出來就教。

思兼先生文中的談到「批評方法」那一段（貴刊第十期第三十四頁八至十二行）原文如下……

“To illuminate both the nature of literature and the nature of criticism, this book presents some of the more important ways in which literature has been discussed. It is neither a history of criticism nor an annotated anthology of significant critical works. The critical pieces quoted and discussed represent examples of a method and a point of view—and their implications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思兼先生譯爲……

「在文學討論上，本書提出了一些更重要的方法，以說明文學與批評的性質。他既非文學批評史，也不是文學批評論文選集。關於批評都（部）分，我們對於代表一種觀點或一種方法的例子，加以引證和討論，並闡明理論與實際批評之間的關係」。

這是原作者的「開宗明義」章——「序言」的第一段。個人以爲應該譯爲……

「本書提出文學討論上的一些比較重要的方法以說明文學和批評兩者的性質。它既不是一部批評史也不是一本重要的批評論文的集註。本書所舉出和討論的批評文字都是一種方法和看法——以及它們在理論和實用兩方面的關係的例子」。

在討論「批評範疇」的一段（同頁第十七行起）原文是……

“Clear conceptions concerning the different things the literary critic can do and has done seem to me the primary requisite for a serious interest in literary criticism

It is little use stuffing one's head with ideas of what this critic said or that critic believed if one cannot see clearly in what area of critical activity each critic is operating. Or, to put it another way, it is no use learning a series of answers if one does not know what the questions were."

思兼先生譯爲：

「在文學批評上，我最感興趣的基本原則是，有關文學批評者所能做的幾種事情的清晰觀念。如果一個人弄不清楚批評家批評活動的領域，只是滿腦子這個批評家的理論，那個批評家的說法，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中原文略）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不知道問題所在，而只是空記了一大串答案，那又有何用？」

「對於文學批評家可做的和所做的種種事情的清晰觀念，對我來說是要對文學批評真有興趣的主要條件。如果一個人不能夠看清楚每一個批評家批評行爲運用的範圍。而只塞了滿腦袋的這個批評家說的或者那個批評家講的，那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不知道問題是些什麼而光記了一大堆答案是毫無用處的。」

其實原作者僅僅只強調批評「方法」(methodology)而沒言及範疇。在這篇「序言」中原作者用「斜體字」說明了這本書的寫作宗旨是：「我只管方法，以及文學作爲藝術和文學作品的能够在其中有效討論的種種方式；在此我不管批評家是如何如何，批評史是如何如何」。(見原書 Introduction, p. x)這一段似乎不應該忽略。另外思兼先生前兩段所引原文都是斬頭去尾只有一截，使人有摸不着頭腦之感，其實可以不引的，引了反而叫人糊塗。

介紹一本書從序言着手是一個非常好的辦法，因爲序言多半是提綱挈領把全書大要旨先行說明，所以讀懂序文不但是寫書評而且也是閱讀的必要。當然翻譯是件難事，誰都難免會有疏忽的地方。

這本書是對文學批評門外漢和文學系學生都同樣有所幫助的，雖然原作者偏重古典及英語文學系統的方法，而忽略歐陸批評（更不用提其他各國了），以及對克羅齊的批評有所誤解，但仍然不失為一本好書，真感謝思兼先生推介。

以上只是個人的一點陋見，盼望編者，思兼先生，及讀者指教！

許國衡 四月十日

本社代購以下各書

作者	書名	定價	作者	書名	定價
黃春明	莎啞娜啦·再見	40	歐尼爾	開放的婚姻	40
黃春明	鐸	40	余光中等	中國現代詩評論	90
傑克倫敦	生命之愛	40	鍾龍	人生日知錄	50
楊青矗	心病	30	蘇玄玄	愛的變貌	18
楊青矗	在室男	35	陳芳明	含憂草	18
楊青矗	妻與妻	30	琦君	烟愁	20
陳克環	陳克環小說集	16	隱地	一個里程	16
陳克環	陳克環散文集	16	隱地	隱地看小說（舊書）	25

本刊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請至郵局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編後

• 上月份本刊發表了水晶「才盡」江郎言一文，引起了讀者和朋友們絕對相反的兩種意見，有的讚美我們的胸襟和氣度，說我們的確確是在辦一份評論性的雜誌，敢於批評別人，也接受別人的批評；另有一些讀者，則認為我們違反了自己的原則，也傷害了別人，他們善意的說：你們千萬不要又走上了某某雜誌當年的老路，人身攻擊一旦有了開頭，是很難收場的，因為你可以攻擊別人，別人一樣也可以還擊你……

感謝所有這些朋友們對我們的關懷，不管持何種意見，我們都願意深思反省，編好一本刊物極不容易，我們將永不自滿，如果我們的編輯方針，有何差錯，隨時請讀者諸君來信指正，當然，我們自己更應謹慎選稿，以遵守客觀、公正、不作人身攻擊的基本原則。

• 不過，有一點我們必須向想像力特別豐富的水晶先生聲明，書評書目的「老編」沒有冒充「投書人」，這篇投書背後也沒有「捉刀人」，胡何禎先生，原名胡坤仲，我們認為胡先生寫這份短篇給我們，也沒有什麼特別惡意，作為一個讀者，他買了書，也讀了書，寫幾句讀後感言，總是可以的，當讀者和作者間，因意見相左而誤解發生時，藉「批評」的園地，把彼此的意見溝通，是本刊所歡迎的，但，請大家都能以「不涉及人身攻擊」而共勉。

• 記得在本刊第五期（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一日出版）的「編後」中，我們曾寫過這樣一段話：

「誰都知道，批評，是一件很容易得罪人的事情。或許是我們在這個島上住得太久了，大家的心胸愈來愈狹窄，逐漸染上了島國民族的特性，也因此，本刊在稿約中，早有聲明：「批評，請就書論書，不要涉及人身攻擊。」然而書是人寫出來的，對某一本書有微詞，寫書的人很可能會從幕後跳到前臺，替自己的作品辯護（如果是心平氣和的說道理並沒有什麼不對，但我們這裏的很多論戰到後來都演變成潑婦罵街甚至

互揭陰私）在大多數人都缺乏接受批評的雅量之前，我們認為批評暫時還是以委婉、溫和為佳，因為批評的目的並非爲了扇起一場戰火，我們似乎每一個人應從己身檢討，是否我們都太小器，太近視，尤其是眼睛和耳朵，老早都被寵壞了，容不得一絲一毫我們認爲不對的事物、不同的聲音，有人說：「一個人成名的那一天，就是他完蛋的那一天！」我們並不如此偏激，但成名之後就自以爲是，擺出一代宗師、文壇盟主的姿態，把所有別人的批評都認爲是惡意的，這種現象不太好，却普遍的存在於我們四週。難道我們真的不能接受批評嗎？

• 難道我們真的不能接受批評嗎？當然，答案是「不能一概而論」的，也許「心平氣和」、「痛定思痛」就是批評者和被評者最起碼的修養。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們的園地是公開的，願「批評」的幼苗，在衆人的耕耘下茁壯成長，我們的雜誌才有繼續存在的價值。

• 如果從創刊號起就讀我們的雜誌，會發現「書評書目」始終朝着兩個方向齊頭並進，一是建立批評的觀念，一是資料的蒐集和整理，前者我們提供的可能只是從多角度的去觀看作品，瞭解作品，我們本身很少下定論，後者，更是千頭萬緒，從紊亂中蒐集和整理各類闕失的資料，常有「自找苦吃」、「自作自受」的感覺，但是，我們仍然覺得，資料或許無甚可讀性，却是必須整理的，這就是爲什麼繼「全國中文雜誌目錄」之後，又做了「內銷中文雜誌目錄」，下（十四）期如果時間趕得及，我們將再做「停刊中文雜誌目錄」。

• 「作家書目」也是一項資料性的整理，我們認爲，一旦每一位作家，都有一張完整的書目，那麼，一冊完備的全國書目也就無形中整理出來了，到了那一天，本社可能會出版單行本，供讀者及專家學者參考使用。

• 我們深知很多朋友對「書評書目」寄望甚殷，有的希望我們調查全國的暢銷書目，有的希望每月舉出好書十數冊，有的希望我們開出一張作爲一個現代人必讀的書目，以及一張現代家庭應具備的圖書書目……開書目的工作，目前我們已逐漸在展開，但願專家們將自己所學的一行所必讀的書目一張張開出來，相信這也是一件極有意義的工作。

• 朱西寧「讓真情感自然流洩」誤排爲「讓真情感自然流露」，因係付印時始發現，未能及時更正，敬請

作者和讀者原有。

• 年輕的詩人和批評家陳芳明，先後在本刊發表過『論「燈船」時期的葉珊』（第四期）。『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部份評議』（第五期），『評葉維廉「秩序的成長」』（第七期）等文，以上諸篇均已收入他最近由志文出版社印行的「鏡子和影子」一書中。本期他又寫了一篇長達近二萬字的「細讀顏元叔的詩評」，陳芳明認為：「……所謂批評，往往只是對文學作品做一番『測航』的工作，每一種批評見解都不能當做最後的定論，如果下判斷時都是以『我認為』做出發點，便難以使人信服，自我中心太強，易流於剛愎自用，這是批評的一大忌諱。」

• 本期的「筆談」，是以呂秀蓮的近著「新女性主義」（幼獅月刊社）為討論的主題。原來我們邀請了幾位作家和學者撰稿，截稿時，只收到徐佳士先生和丹犀女士的文章。徐佳士先生是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丹犀女士是知名的專欄作家，這兩篇文章可以代表國內部份人士對新女性主義的看法，讀者一定會發覺，他們的觀點有不謀而合之處，相信他們的見解能夠幫助讀者認識新女性主義的真貌。

• 本刊下期的「筆談」，準備討論小說家黃春明先生的兩冊新著：「鑼」與「莎喲娜啦·再見」（遠景出版社），這兩本書都是他的短篇小說選集，在翻譯書籍泛濫，而國內創作遭到忽視的今天，這兩冊小說集的出版是值得注意的。本刊非常歡迎讀者來稿，希望從各個角度探討黃春明小說的主題和精神，無論是正面或反面的論點，本刊都樂意接納，來稿請於五月十日前寄來本社。

•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和本社舉辦的「兒童文學創作獎徵稿」，於上期公佈辦法之後，立刻收到各地踴躍來稿，足證社會人士對於兒童文學非常關心，我們很高興看到這樣熱烈的情形，也很感謝各方給我們的支持。徵稿的詳細辦法請參閱「書評書目」第十二期，來稿請裝訂成冊，在九月底前寄來本社即可。

批評索引

方 邁

民國六十三年三月

壹、雜誌部份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次	年月
請記者們照照這面鏡子(讀林莉倫著醜陋的新聞界)	王	平		大學雜誌	71	31	63.2
評海耶克的自由學說(自由之構成)	黃	展	驥	大學雜誌	71	47—49	63.2
李查·巴哈突破了人類超限(天地一沙鷗)	易	變	生	大學雜誌	71	53—56	63.2
我讀「牧羊女」(張秀亞)	羅	傳	輝	文壇	165	90—92	63.3
索忍尼辛與古拉格羣島	黃	文	範	中央月刊	6:5	86—91	63.3
「野叟曝言」的變態心理(夏敬渠)	侯	健		中外文學	2:10	8—23	63.3
翻譯的語言基礎——兼評梁實秋等著「翻譯的藝術」	黃	宣	範	中外文學	2:10	62—78	63.3
評顏元叔的「談民族文學」	朱	炎		中外文學	2:10	130—153	63.3
漫說「西廂」(王實甫)	林	葉		中國地方自治	26:10	23	63.2
「快樂」在鏡子裏——評阿大找快樂	林	良		中國語文	34:2	23—29	63.2
談周憲文先生的工作及其「稻梁集」	胡	秋	原	中華雜誌	12:2	52—54	63.2
淺談「虬髯客傳」	國	梁		今日中國	35	141—145	63.3
知識與美趣的和諧——讀「春滿北國」(Edwin Way Teale)	司	馬	長風	今日世界	517	62	63.3
「有效的經營者」之啓示(Peter F. Drucker)	李	紹	盛	民主憲政	535—536	17	63.2
費著「中國紳士」評介(Hsiao-t'ung Fei)	杜	念	中	幼獅	39:3	38—41	63.3
論「冷月葬花魂」(紅樓夢)	林	以	亮	幼獅文藝	39:2	18	63.2
關於華振之「故國神遊」	高	全	之	幼獅文藝	39:2	97—99	63.2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 次	年 月
初詳紅樓夢全抄本(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本)	張 愛 玲	幼獅文藝	39 : 3	147—160	63. 3
論大觀園(紅樓夢)	林 以 亮	幼獅文藝	39 : 3	169—192	63. 3
岑參的邊塞詩(岑嘉州集)	譚 雅 倫	幼獅文藝	39 : 3	234—245	63. 3
讀「徬徨少年時」有感 (Hermann Hesse)	旖 曜	自由青年	51 : 2	98	63. 2
民主與自由的命運——兼論 「和平談判」問題(讀 H. Hamilton Fish 著民主自 由被出賣的歷史悲劇)	王 漢 國	自由青年	51 : 3	50—51	63. 3
併讀「梁氏三姝」(賽珍珠)	覃 思 青 溪		81	100—105	63. 3
詹冰的「綠血球」	李 溟 青 溪		81	106—109	63. 3
問題與研究(中文版)月刊 讀後	陳 祚 龍	政治評論	31 : 12	16—17	63. 2
林著「三民主義精論」讀後 (林桂圃)	劉 高 棟	革命思想	36 : 2	18—21	63. 2
巴爾扎克傳(V. S. Pritchett)	Duffy, Martha	拾 穗	287	180—182	63. 3
打開天窗說亮話(Harry Truman)	拾 穗	拾 穗	287	182—186	63. 3
威爾羅吉斯傳(Richard M. Ketchum)	Clark, Champ	拾 穗	287	186—188	63. 3
格林童話新輯(Grimm Brothers)	Clemons, Walter	拾 穗	287	189—191	63. 3
精神的裸體(讀楊子專欄第 二集)	桂 文 亞	皇 冠	241	188—191	63. 3
「名人的愛情故事」顯現出 不平常的風風雨雨(Andrew Ewart)	桂 文 亞	皇 冠	241	192—193	63. 3
評介鄭良樹博士著的：「戰 國策研究」	蘇 瑩 輝	書目季刊	7 : 4	75—77	63. 3
知識內流·學術生根集體智 慧·貢獻國人——介紹十四位 旅美學人的巨著「現代美國 行為及社會科學論文集」(高 希均等)	吳 雪 雪	書目季刊	7 : 4	82	63. 3
使知識內流使學術生根——十 四位海外學人以中文撰寫論 文集「現代美國行為及社會 科學論文集」	青年戰士報	書目季刊	7 : 4	83—84	63. 3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次	年月			
評高陽著「明代的皇帝」	謝	英	書目季刊	7:4	85—86	63.3				
論「彩虹的變貌」(江彤晞)	邊	疆	書評書目	11	20—29	63.3				
讀「西洋文學批評史」(William K. Wimsatt, Jr. & Cleanth Brooks)	思	兼	書評書目	11	37—44	63.8				
題內題外談「譯叢」(高克毅等編)	景	翔	書評書目	11	53—58	63.3				
「自我的存在」之回響(梅遜)	趙	雲	書評書目	11	82—86	63.3				
「自我的存在」讀後(梅遜)	李	牧	書評書目	11	87—89	63.3				
長門賦(許家石)	林	柏	書評書目	11	114—115	63.3				
香蕉船(張系國)	林	柏	書評書目	11	115—116	63.3				
評介「書評要門」(約翰杜瑞)	李	家	書評書目	11	117—121	63.3				
青年與學問(唐君毅)	袁	保	現代學苑	11:3	74	63.3				
現代美國行為及社會科學論文集(高希均等)	潔		現代學苑	11:3	74—76	63.3				
讀「戰時教育行政回憶」後(陳立夫)	姜	增	發	教育與文化	412	41—43	63.2			
對於吳怡博士「誠可以針砭佛學思想的空虛」之商榷(上)——其所著博士論文「中庸誠字的研究」第八章	南	亭	菩	提	樹	256	8—10	63.3		
管艇書室學術論叢(顧翊羣)	金	忠	烈	華學月刊	24	14—21	62.12			
中國之科學與文明(Joseph Needham)	李	喬	萃	華學月刊	24	22—31	62.12			
沙靈的「風吟」	楚	笛	新	文	藝	216	13—65	63.3		
福樓拜及其「包法利夫人」	朱	西	寧	新	文	藝	216	130—134	63.3	
維里雅默(Adrian Hastings)	翁	長	福	新	聞	天	地	1359	18	63.3
我聽到貓頭鷹呼喚我的名字(Margaret Craven)	翁	長	福	新	聞	天	地	1359	18—19	63.3
王實甫的西廂記	杜	若	臺	肥	月	刊	15:2	34—40	63.2	
「當代政治分析理論」評介(James C. Charlesworth)	徐	唯	中	憲	政	思	潮	25	199—212	63.1
為主受苦讀後(魏恩)	自	強	勵	進	336	60—61	63.3			
評英文本「臺北市警政問答」(黃克東)	楊	壽	山	警	學	叢	刊	4:2	119	63.2

貳、報紙部份

篇 名	評 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我讀「小明的天地」(王明書)	重 提	中央日報	12 63. 3. 1
介紹「愛書的人」(彭歌)	編 者	中央日報	9 63. 3. 3
「邱吉爾全集」出版(英國倫敦帝國歷史圖書館)	劉 渭 平	中央日報	9 63. 3. 3
勝呂終當選我有一三句不離本『杭』讀後(阮毅成)	周 冠 華	中央日報	9 63. 3. 12
我讀「爺爺」(林雪)	任 真	中央日報	10 63. 3. 16
澀澀回甘味諫果——評介何懷碩「苦澀的美感」	余 光 中	中央日報	9 63. 3. 17
共產思想之禍——評介羅著中共企圖滅亡中華民國與中華民族的鐵證(羅剛)	錢 穆	中央日報	9 63. 3. 18
誰是勝利者——讀中副三月三、四日連載「代價」有感(瓔珞)	憶 萍	中央日報	9 63. 3. 19—20
評介「苦澀的美感」(何懷碩)	梁 實 秋	中央日報	10 63. 3. 23
讀「怎樣用二十億？」有感(沈君山)	竹 莊	中央日報	10 63. 3. 27
索忍尼辛的信所啓示的(索忍尼辛致蘇俄領袖們的一封信)	馬 起 華	中央日報	10 63. 3. 28
評介「實力主義論」(盛田昭夫)	鄭 清 魁	中華日報	5 63. 3. 11
評「移愛記」(蔡文甫)	林 柏 燕	中華日報	9 63. 3. 12—13
新葡萄牙書信之訴(瑪麗亞·芭瑞諾等)	朱 約 農	中華日報	9 63. 3. 15
評介「神奇的復仇」(蕭伯納)	宣 和	中華日報	5 63. 3. 18
威廉·史泰隆及其「躺在黑暗中」	陳 蒼 多	中華日報	9 63. 3. 20
我看「書評書目」(月刊)	魯 丁	中華日報	5 63. 3. 25
請看西方(錢震著我看西方)	王 鼎 鈞	中華日報	9 63. 3. 25—26
真假「家變」(評赫塞作品)	陳 克 環	中華日報	10 63. 3. 31
讀「日本人的『德性』」(馬場康彥)	寒 爵	中國時報	12 63. 3. 11
三句不離「杭」(阮毅成)	方 豪	中國時報	12 63. 3. 13
西遊記的金魚事件(吳承恩)	姚 詠 蓁	中國時報	12 63. 3. 23
中國人留給日本人的最貴重的遺產——讀戴季陶「日本論」	荻原延壽作 李 嘉 譯	中國時報	3 63. 3. 25

篇	名	評	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白手起家奔向成功的人(新生報輯)	楊	軍		新生報	10	63.	3.	23
模型與極限(讀羅馬俱樂部等編的成長的極限)	彭	歌		聯合報	12	63.	3.	11
反極限論(讀成長的極限)	彭	歌		聯合報	12	63.	3.	2
關於「白宮軼聞」(J. B. West)	黃	文	範	聯合報	12	63.	3.	12
「新女性主義」觀(呂秀蓮)	楊	子		聯合報	12	63.	3.	18
「出版家雜誌」的魄力	薇薇	夫人		聯合報	6	63.	3.	23
青年的書(Archibald J. Cronin 著一個美的故事)	彭	歌		聯合報	12	63.	3.	29
關於楊喚的「夏夜」	張	孟	三	國語日報	3	63.	3.	3
介紹「苦狗流浪記」(托瑪斯·C. 亨克爾)	謝	錫	謀	國語日報	3	63.	3.	10
「兩根草」(張彥勳)	林	桐		國語日報	3	63.	3.	10
讀曾國藩「聖哲畫像記」之心得	邱	明	義	國語日報	6	63.	3.	10
我讀「汪洋中的破船」(鄭豐喜)	莊	正	一	國語日報	6	63.	3.	31
劉銘傳及其詩	磊	庵		大華晚報	10	63.	3.	11
淺析「十五歲的遺書」(愛麗絲)	駱	惠	光	大華晚報	10	63.	3.	18
百花詩及其作者(彭仲謀)	鍾	鼎	叢	大華晚報	10	63.	3.	25
試就日本文學看「家變」的風格(王文興)	莊	金	松	自立晚報	8	63.	3.	17
我看高更(讀 Charles Gorham 著高更傳)	鳳	嘯		臺灣日報	10	63.	3.	23
葉慈及其作品	羅	沙		臺灣時報	9	63.	3.	15—18
政治·宗教與遠藤周作的「沉默」	李	鳴	光	臺灣時報	9	63.	3.	31
劉刻本章氏遺言介紹	高	逸	塵	青年戰士報	8	63.	3.	1
頑直流浪記——一部偉大的世界性小說(上)(中)(馬克吐溫)	Lanf, Lauriat, Jr.			青年戰士報	8	63.	3.	1, 8, 1 ⁵
	徐進	夫	譯					
介紹呂秀蓮的新女性主義	現	代	人	青年戰士報	8	63.	3.	8
「愛的變貌」鑑賞(蘇玄玄)	林	青		青年戰士報	8	63.	3.	15
索忍尼辛與「第一層」(地獄第一層)	林	柏	燕	青年戰士報	8	63.	3.	22

附註：1 雜誌部份依雜誌名稱筆劃先後排列。

2 報紙部份共收十三種報紙，依紙報名稱及日期排列。

■王永慶著 ■書評書目社新書

談經營管理

每冊40元

□這是一本人生哲學，不是專門性的論述。

台灣最成功的企業——台塑關係企業的董事長王永慶先生，把他生活和工作的體驗，誠懇而坦率地在這本書上提出來。

■對一個希望待遇高而工作少的大學畢業生，作者的忠告是：「勤勞有益於人的體力和腦力。」「做事情，要有正確的觀念，要由勞動中磨練出來。」

■作者對台灣的工人讚揚備至，認為是全世界素質最好的。「今天落伍的是企業家或經營者，不是勞工。」

■作者對競爭有精闢的見解：「競爭難免會傷腦筋，不傷腦筋絕不會做好事情，腦筋緊張，人的潛力就可以激發出來。」

■作者對忙有不同的看法，他說：「忙，是什麼意思呢？我以為這是諷刺罵人的話。忙是表示沒有計劃，忙，就是盲。」

■在本書上，作者一再強調：成功，或者說賺錢，不要依靠低工資、保護及其他不正當的手段，而要靠經營者堅強的競爭意志，完善的工作計劃和經營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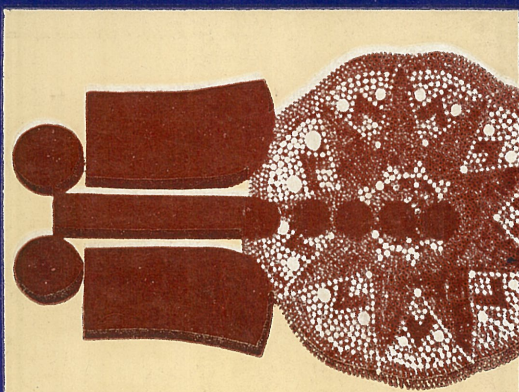
每冊40元，書評書目社出版，全省各大書店均售，直接郵購，請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凡本刊長期訂戶，八折優待，一般讀者，一律九折。

總經銷：遠景出版社 台北市玉成街一五五巷七號

另找尋 窗扇一 話的荒拓

著蓮秀呂

報時圖中在名筆的風畔池，者荒拓以蓮秀呂
「關開誌雜女婦在名本以，塊方寫刊副聞人
她是「窗扇一另找尋」，欄專的「你與律法
倡提本一。作著新最的後「義主性女新」繼
版出目書評書。集文散的想思代現、念觀新
。元40册每價定，行印社



書讀個一 事故的

著軒亮

中在會，家作欄專位一是，光國馬名原軒亮
「。欄專寫誌雜家數在前目，塊方寫報時圖
大兩分共。書本一第他是「事故的書讀個一
評書。『筆隨書讀』與「記散林書」：份部
。元30册每價定，行印社版出目書



年二十六 說小篇短 選

編燕柏林

小的來出登誌雜紙報在，達發業事版出代現
收篇幾的好最中當年「把說小度年，多很說
成印樣然，意同的者作位一每得取，來起集
華精的作創說小篇短年全到讀您使，書本一
。元50册每價定，行印社版出目書評書。

台國楊 / 計設面封

